

經方實驗錄

第一集卷首

曹穎甫先生醫案

門人姜佐景編按

經方實驗錄

第一集

穎甫題



經方實驗錄第一集總目錄

卷首

共二十八篇

上卷

共三十五案

中卷

共四十案

下卷

共二十五案

附錄

共一十四篇

經方實驗錄第二集卷首

經方實驗錄第一集卷首目錄

曹穎甫先生序.....一

章次公先生序.....八

邵餐芝先生序.....九

葉橘泉先生序.....一

熊世琳先生序.....一五

殷子正先生序.....一六

楊志一先生序.....二二

尹逸夫先生序.....二四

張洽河先生序.....二六

吳凝軒先生序.....二八

姚世琛先生序·····	三一
中華國醫學會題辭·····	三八
朝鮮桂山醫學研究所題辭·····	三八
張懷霖先生題辭·····	三九
范靈昭先生題辭·····	三九
楊醫亞先生題辭·····	四〇
宋永祥先生題辭·····	四〇
汪劍嵩先生題辭·····	四〇
本書讀者評語之一斑·····	四一
張仲景事狀考 章太炎撰·····	四九
醫聖張仲景贊 曹穎甫撰·····	五四
曹穎甫先生小傳 姜佐景撰·····	五五

曹穎甫先生近影·····	五九
曹穎甫先生方牋·····	六〇
中醫中藥治愈盲腸炎之鐵證·····	六六
編按者自序·····	六七
凡例·····	六八
致謝·····	七三

經方實驗錄序

予自髫年即喜讀張隱庵傷寒論注
先君子見而慰之以為讀書之暇倘得取
通醫理是亦濟世之一術也年十六會
先君子病洞泄之中醫共用苓連子餘
劑病益不支汗凝若膏雷冷若在
魂恍而欲死狀探之而若階土一夕而愈
去死其善愈幾矣最念趙而云白先生
來投以之劑附子理中加吳萸丁香之屬

甫進一劑汗欲射溫止神定果進
之病乃告痊雲泉之書曰今年七歲在
辰為濕土司天又當長夏之令果日陰雨
天人交困證多宜濕時醫不讀傷
寒太陰篇何足為論活人方法或予
自謂此法然必知仲景方治果是脫
人於險也願承子治舉子業輟而弗理
光緒中赴試金陵途中卧病偕行
其晚知醫方日以藥香佩蘭進之

汗出而熱不除抵金陵病益殆適先
表伯陳葆厚先生來同寓診予脈
曰病當速愈但累經發汗津液
已耗因向藥肆中購荷葉露三大
瓶及皂方梨十餘枚曰渴即飲之
飢即啖之予從之言半日而熱抵
暮投藥及煎熟之葱及米炭棗子
睡方醒聞藥香在伯令侍者進一甌
自觉滿身沾漬中夜衣被俱濕

羅伯予易衣被問方則曰杖
白布湯也予正是金體舒暢呼
於二碗安眠達旦亦復病夫之
放態矣予正是益信行方然以
家君子形此予擬取科名未暇
於痺痺研究自甲辰於南心
詔罷科舉家君子亦於是年
棄養然以流覽傷心金匱
全文予年已三十有八矣
嗣是以來慨然與救世之志

先生端實起於家庭用六劑附子

汗中則自先為邪太安人病河溼胎

用皂莢丸則自為氏病但小不眠時

偶痰胎用十棗湯則自為氏病痰飲

胎用甘竹粉蜜湯則自家婢病枕

厥胎用大黃牡丹湯則自若華也

潘氏病腸癰胎莫不隨時取效

在如鄉音然則仲景之書豈全元四

家所能窺見第一哉所謂仁人之

一言以利溥也予年已五十始來上
海其間用經方取效者十常九
於性疎懶耽吟誦於活人方法瑣
乏情遜略不措意故存稿絕少即
偶于錄存後乃從遊者携去甲戌
年姜生佐景來擬拾方案佐
以解說名之曰經方實驗錄其
載之中惠先生成集行將刊布

尚且以序於予，笑謂姜生曰：此
書一出，生於予傷心，全匿崇微
有先矣。爰本平素趨重，終方
顏末，拉襍書之。丙子立秋，小日江
陰曹家達序於上海厲齋。



章序

成之從曹師遊也於今十七年矣師以經方治病幾於數見不鮮成之心好之故每遇重證往往以師爲法卽當時有曹派醫生之目予亦弗之辯也蓋觀師方治往往如己所欲出故於師之驗案亦若不甚珍惜竊謂取法其意足矣安用此瑣瑣者爲若必彙而錄之仲景原書固自在也姜君佐景自近三年中始遊師門下乃輯師驗案及己所效用之經方解說而詳述之名曰經方實驗錄其意適與成之相反此何說歟成之所以不錄驗案而但師其意者爲一身之學術計也今姜君廣搜驗案使天下人知經方之有實用者爲全國之學術計也然則獨善其身何如兼善天下之爲廣博哉然後歎予向日之所見爲拘墟不免對姜君而益滋慚慙也

丙子重九日同學章成之序

邵序

復古不已終必達於本凡事盡然今夫長沙之術體實而用玄事有徵
驗乃時師倒植轉尊葉吳新學無識猥邵歐美盜憎主人雜然同辭夏
璜楚玉視同糞土此所謂以二缶鍾惑也可不大哀乎予自辛未先人
患痰飲輾轉誤治以至不起恨市醫害道始閉戶單精博究傷寒大論
發憤寢饋搜購注疏殆遍旁及諸家醫案密粟比勘稍稍出所學爲人
診病時獲奇效嘗治壯夫痰厥半夏重用至二兩治小兒吐衄赭石重
用至二兩四錢又治小兒頭面如焚而下利不止用金匱麥門冬湯治
婦人血瘀脈伏如狂用傷寒論桃核承氣湯治婦人崩漏師內經茹蘆
烏鰂丸意用張氏固衝湯出入損益陽明燥結兼結胸則任大承氣合
大陷胸湯痰飲則用苓桂朮甘湯苓甘五味薑辛半夏湯小青龍加石
膏湯瘧則用白虎湯加半夏婦人病後脈弱則用真武湯加薯蕷其茯
苓半夏皆重至二兩石膏薯蕷皆重至四兩附子重至五錢服後瞑眩

者達半日許每任重劑見者咋舌然皆覆盃取效余乃亟歎經方功用之神奇豈金元諸家與夫吳下派所能夢見萬一者今年春以文字因緣得交姜子佐景而經方大家曹公穎甫者姜子問業師也二人者曾爲拙著傷寒論新詮損序茲經方實驗錄將行世則師案而弟子編者載之空言固不如見諸行事之爲深切著明矣間如神志恍惚以闕上蒸熱用大承氣小兒脈微細但欲寐舍四逆而取麻附甘草幾於入甕望色神妙欲到秋毫之顛矣又如腸癰病數千年所不經見西方醫所無奈何大陷胸證憚鐵樵疑莫能明葶藶瀉肺湯張錫純希見箸錄此書皆歷歷詳之非夫黃中通理獨造幽奧者能乎斟其淑靜味其奇佻可以遣東西下士之鄙執而尋仲師墜緒於微茫雖達於本不難矣其視東洞丹波湯本何如哉彼徒掇拾歐美皮毛與夫冀得爲葉吳之後世者將皆奪魄焉所愧者郢人能墜其鼻端若蠅翼吾斲之未能運斤成風佛頭着糞餘數有譏矣柔兆困敦辜月浙婺邵餐芝序

葉序

中醫存廢問題，在目下確尙未能解決。中醫改進方針，現在可謂主張紛歧。主廢棄者謂中醫說理太荒謬，不合實際，此言確屬實情。主保存者謂中醫治療有不可思議之實效，能補科學方法之不及，此亦不可磨滅之事實。前者謂中醫治療的功效在藥而不在醫，故中醫當廢而中藥不可廢。後者謂中醫之學理是哲學，無在不合於科學，中西學說只須加以匯通，即是中醫科學化。於是編刊物，印專著，紛紛出版，幾如雨後春筍。然而一檢其內容，非摭拾陳言，即妄逞臆說，或獵取一二科學名辭，硬湊五行氣化經絡運氣等腐說，如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以及中西溝通等，連篇累牘，汗牛充棟之作，殊少見能差強人意者。鄙人以爲中醫之治療功效，雖在於藥物，然決不是各個藥物單獨所發揮之效力，而方劑之配合大有研究之價值。以臨床之經驗言，知整個之經方每能起沉疴大疾，若雜湊藥物以成方劑，則治效即大減。後人

妄謂古方不宜於今病，而臆造時方，此中國醫學所以至元明而退化也。蓋古人由體驗得來之整個經方，其組織自成爲一種混合的藥效，故某方有某方的主治症候。如麻黃湯主治太陽病——脈浮，頭項強痛而惡寒——之無汗脈浮緊，桂枝湯主治同類症候之有汗脈浮緩等是也。治中醫者除深究藥物之外，尤須注意經方方劑及主治症候之研究。證候者，人體因病理的變化而所顯的徵象也。古醫之無病理學固不可諱，而證候之認識爲方藥治療之相對的憑藉。若廢棄中醫而專研藥物，則試問拋棄數千年經驗之憑藉——根據證候而投方藥（經方）——而另起爐灶，迂迂遠遠的化驗藥物，那不但捨近就遠，而且不易得到效果，此所以主廢棄者未免流於偏激也。至於主保存者，於中西絕不可通之中，硬求匯通，牽強附會，以圖整理改進，竊以爲亦徒勞而少功，此所以主保存改進者之方針亟宜瞄準也。醫學重實驗，欲求治驗之效速而確，舍經方莫屬。方劑治療之對象是證候，欲

究證候之所由來，則細胞病理之機變不可不知。推而至於生理、組織、解剖、病理、藥理……等，均爲必修之科。鄙人承海內同志不棄，僉以識途老馬相視，紛紛來函，詢以中醫改進之方針，及所應讀之醫藥書籍。或以新出醫書之良劣爲詢，或要求介紹最精良之近代作品，書函疊積，苦不勝答。因藉報端刊啓事，介紹同志所應讀者，以科學的生理、解剖、病理、藥理等外，中醫書籍惟藥物、方劑、傷寒、金匱、千金、外臺等經驗的古方，證候治療的學術而已。

神交姜君佐景所編之經方實驗錄，適已殺青，馳書索序。喜其以忠實之筆，述經方大家曹穎甫先生之治驗，周密翔實，得未曾有。姜君更闡發其病理藥理，治案有姓名與住址，復影印曹先生之原方，以真確之事實報告，最有實用之經方治驗於醫界。使人對於經方減去畏蕙過慮之觀念，其功實不在仲景下也。此書出而果子藥敷衍塞責之時風，或可稍殺，其對於改進中醫前途，寧不大哉！爰書所感以應之。

時民國二十五年蔣委員長蒙難出險之翌日葉橘泉書於蘇州
存濟醫廬

熊序

近世俗醫於仲景之學入之不深對經方輒多畏避創爲辛涼輕劑以欺世盜名乃使仲景之道鬱而不彰今佐景先生以其縱橫矯健之筆將其師曹穎甫先生平日歷奏奇效諸經方爲之闡幽抉奧疏通證明哀成一帙顏曰經方實驗錄以大聲疾呼於醫界吾知是書一出不惟可以醫病亦且可以醫醫誠足以振聾發聵羽翼仲景矣凡治醫者倘能將是書精究而熟玩之更進而與曹氏傷寒發微及金匱發微二書相互印證則於治病立方必有左右逢源之樂其津逮後學沾溉醫林夫豈淺鮮哉予受讀旣竟特勉綴數語弁諸簡端非敢云序亦聊以贊揚於萬一云爾

歲在丙子仲夏南昌熊世琳繹言拜撰於種杏醫廬

殷序

昔人有言曰：「良醫之功，等於良相。」此褒醫之語也。而又有言曰：「學書費紙，學醫費人。」此貶醫之詞也。褒之貶之，孰言足信？余今敢立於現代醫界之基石而宣告於衆曰：褒之殊未必當，而貶之則近乎是也！世之人有疑吾言傾於偏激者乎？然余固濫竽醫界中之一人也！且請一聲余言何如？

余自肄習醫學，以至開業問世，迄今凡十數寒暑。醫風腐化，習俗卑趨，瓦釜雷鳴，黃鍾塵覆。不學無術者，固無足論矣。即有一二高明之士，亦常爲環境所困，未敢輕用大方，啓人疑畏。而社會間好事者，復多一知半解之流，甚至醫界中人亦復助長其風，遂致一方既出，衆議紛紜。不曰若者寒若者熱，即曰斯者輕斯者重，而對於方之意義，藥之組合，既無整個之認識，復乏深層之研究，而輒信信狂吠，沾沾驕喜，以致形成社會間一種「避重就輕」「習非成是」之風氣，醫道遂於以

大難學術乃不復可問！明末大賢顧亭林氏所著之日知錄中曾有論醫一則曰：『古之時庸醫殺人，今之時庸醫不殺人亦不活人，使其人在不死不活之間，其病日深而卒至於死……今之用藥者大抵泛雜而均停，既見之不明，而又治之不勇，病所以不能愈也。而世但以不殺人爲賢……易曰：裕父之蠱，往見吝。奈何獨取夫裕蠱者以爲其人雖死，而不出於我之爲。嗚呼！此張禹之所以亡漢，李林甫之所以亡唐也！』於此足徵醫多庸材，或意存躲避責任者，固自古已然，第於今益烈耳！所謂『學醫費人』之語，寧不可信？而其欺世之深，爲禍之久，可勝慨哉！可勝慨哉！余既不幸置身斯境，臨症疏方，輕則恨無以驅病毒，重則惜無以祛人疑，其精神之痛苦，幾欲棄醫而更他業。嘗聞余師有一詩句曰：『深悔當年誤學醫！』余初過耳若忘，何期今日身歷其境，始知此語固大堪玩味者乎？

吾兄舊曾告余一聯云：『兒女性情，英雄肝膽；神仙手眼，菩薩心

腸。』余一聞而善之，且甚覺若用此語以繩醫爲最切。醫界先哲孫思邈先生亦有言以勗醫者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余何人斯，詎敢妄以道義自詡？惟念醫家動作，輒與病家之幸福在在攸關，稍一不慎，非徒個人之精神、物質、生命均將感受犧牲，甚至大家庭全民族亦或蒙受相當之損害。吾人倘稍具良知，又安敢輕忽？余自秉茲旨趣，獻身社會以來，雖日處惡劣環境之中，固未敢一日忘其責任，以自欺欺人也！對於臨床施治，輒不禁戰戰兢兢，時以『小心辨症，大膽處方』八字懸爲座右銘。蓋以小心辨症，庶可期其毋失，大膽處方，始可責其必效耳！以歷年之經驗言之，殊覺經方之效能，常具神妙之功績。方既精純，藥亦銳利，倘果投之得宜，無不有絕大之收穫。以個人之方案言之，例如前五年間曾以大青龍湯一藥而愈病經兩旬，醫更三四之所謂「冬溫」症；前年秋又以桂枝加大黃湯治愈病八九月日二三行之「腸澼」症；去夏間又曾以附子湯合桂枝人參湯（

桂用桂心一治愈時逾一載日輒兩次之「滑泄」症；又以桃核承氣湯合排膿散治愈當臍劇痛每便下血之「腸風」症；其餘如疊以大柴胡合調胃承氣湯治愈身熱腕痞脇滿腹痛之「胃實」症；小建中湯合四逆散治愈中焦膈雜四末清冷之「脾虛」症；其類甚多，不遑縷舉。凡此所述，僅就一時記憶所及而語，非敢妄以治績自炫，蓋難在用方中肯，尤難在投藥負責，姑略舉數例如是耳！友好中常有以勿用重藥以致驚世駭俗，而或影響業務相勸者，余曰：『盛意良感！惟君非醫者，似不知箇中真理之所在。蓋疾病之發生，乃生理之反常，藥物之矯治，係利用其偏性質言之，則病與藥之關連，正相反相成者耳！故方藥之運用，無所謂輕重，醫者之膽量，亦無所謂大小，用之當，則附桂正所以生人，用之非，則參苓適用以禍世。藥之功罪，固用者之功罪，何預於輕重大小之本身哉？倘明致謹慎之名，陰成委責之實，則恐惡斯甚矣，過莫大焉！君果知其中之因素乎？余今之所為，亦但行其心之所』

安而已！非然者，縱可徇俗求榮，盜名欺世，君又奚取？諸友聞言，輒憬然若悟，無以難而退。

惟自顧學識淺薄，技術平庸，縱稍具韞線之長，詎敢效器小之量？既慄於「醫司人命」之責，復味於「學無止境」之艱，爰自忘其愚陋，對於醫學之進修，時未敢忽。最近疊於各醫刊中獲見 穎甫大師所歷試，佐景先生所編述之「經方實驗錄」多則，雖僅一鱗半爪，已徵良將宏韜。拜讀之餘，不禁作「曠世一有」「人間那得幾回聞」之想，而自慚所學有若小巫也。

余景仰 穎甫大師之德望，固非自今日始，而於讀此書後則尤甚。蓋所記述之方案，無一非卓識負責，精詣獨到之結晶品。以此而知大師拯救疾苦，造福病黎之靈且確，偉且著也。昔賢有言曰：「獨善何如兼善？」今 大師不私平日寶貴之心得，而慨然由 佐景先生搜集編按，著之簡素，貢之社會，是則願移獨善其身之行，而擴為兼善天

下之舉也。大師之德，固足麟炳千秋，昭垂萬世，而佐景先生贊襄發皇之力，更安得以常功衡計耶？余至願此書一出寰宇，風行一藥，「正虛邪實」之醫林，與夫「輿論殺人」之社會也。敢秉心香一瓣，昕夕禱之。

今全書出版有期矣。輒不避「辭費」之嫌，而據其所懷，抒其所感如是，其亦能免夫「着糞佛頭」之譏乎？

民國二十六年元旦殷子正序於安慶

楊序

自輕可去實之說興經方遂不爲人所重視醫者但求無過避重就輕卽偶有用之者病家亦顧而却步競相效尤風靡一時而仲景之方幾成寡和之曲矣噫時方流行去實驗益遠欲求中醫之振興進而與西醫抗衡安可得乎民國十一年志一負笈上海中醫專校時曹師穎甫講授醫經興味盎然次年秋志一以飲食不慎身染霍亂吐瀉肢冷勢瀕於危同學章君次公邀師來診投以大劑四逆湯二劑而安經方之神效固早已嘗試之矣問世以來服膺師訓悉心體驗深知功效宏而應用廣者固舍經方莫屬除四逆湯之於霍亂（虎列拉）外如麻杏石甘湯之治喉痧（猩紅熱）小青龍湯之治肺風（急性肺炎）梔子厚朴湯之治濕溫（腸室扶斯）大黃牡丹湯之治腸癰（盲腸炎）十棗湯之治懸飲（肋膜炎）等苟對證施用靡不立竿見影化險爲夷此其彰明較著者也師著行傷寒發微金匱發微二書後同學姜君

佐景編師醫案成經方實驗錄一書復加按以伸其義痛砭時弊獨標
真諦俾世之以玄學相視者亦知吾國醫學確有實驗可據絕非空言
所能左右挽醫林頽風新世人耳目然則本書之作其價值寧可以道
里計哉丙子十二月一日拙師門下同門吉安楊志一謹序

尹序

曩者肄業醫校與秦子伯未張子雄飛許子半龍以詩請業於穎師門下師邃於醫而嫻於詩詩源漢魏而醫宗長沙無如當時諸子皆舍醫論詩故得力於詩者多而致力於醫者少也蓋學者有大患二急於行道者棄經方而不敢用好臆斷者非不知經方可貴輒隨繙數章若有所悟尋以卷目浩繁難撮綱要輟而弗讀此醫道之所以常不明也醫籍最古者莫如傷寒金匱而諸家箋註者又不能澈其底蘊而改其譌誤令讀者多明昧參半之處吾師乃不畏艱深獨殫思竭慮潛志闡揚治蹟多以經方奏功蓋仲聖有嗣音矣迹其心力所萃已梓行者有傷寒發微金匱發微其餘師說驗案二十年來頗多散失逸夫衣食奔走久違師訓輒用愧慙乃姜君佐景受師親炙不過在三數年間慨然以搜集散佚諸什爲責積案若干都爲一集附以按語成經方實驗錄壽之梨棗聞者壯之語云學於古訓乃有獲發仲聖之秘者吾師也公吾

師不傳之秘者姜君也問世有期用綴小言而予年未四十頽狀都陳
倫吾師仍以不屑教誨也而教誨之乎

二十五年雲南起義紀念日上虞尹逸夫識於題鳳廬

張序

姜君佐景余千里外志同道合之文字交也上年初翻閱各刊拜讀其『經方實驗錄』三復之下覺有羽翼傷寒金匱之價值因欲窺其全豹俾開茅塞故不揣冒昧上書姜君旋蒙惠賜醫案多篇徵余評語余感姜君垂青之盛意故亦不辭譎陋貢獻芻言復蒙錄登各刊由此益加接近遂成契友最近姜君應各地學者之請將成書付梓向余索序余思姜君此舉不獨加惠於醫林抑可發揚國粹推行國藥誠有益於民生之事也現在吾國醫藥日見衰頹西洋醫藥大有取而代之之勢外溢之金錢不計其數考吾國醫藥非不良也其發明之早成績之優藥物出產之豐富方劑組織之精密允稱世界之冠軍特因漢唐以降五行之玄說盛行學者競尚空談憑幻想而用藥謂之『時方』古人確具科學性質之經驗良方反棄而不用造成近代中衰之現象良可慨也此時若不急起復古提倡經方使收偉大之治績以挽回民衆之

信仰則中醫必陷滅亡民生更不堪設想當知中醫所以得長存至今者不賴虛玄之學理而在靈異之藥效爲其能起沉疴比比也試問起沉疴者果係桑菊平肝銀翹清肺木蝴蝶路路通絲瓜絡荷葉筋等輕描淡寫之果子藥耶抑係麻桂硝黃等之仲景方耶將不辨而自明矣今姜君抱濟世之宏旨述實驗之經方余知長沙絕學自此復興民生受益將永永無窮匱矣爰不揣固陋而爲之序

益林張洽河序

吳序

拙巢夫子少事舉業精詩古文辭中年治仲景書批卻導窹精審絕倫所處醫案泰半直錄經方絕鮮損益以其見之真辨之審故方無不用投無不中視危難險證蔑如也居嘗喟然歎曰予之治醫豈故好古而遠俗哉徒以江南無正傷寒之謬說行仲景活人之道湮而生民之厄運至勉挽狂瀾不得已也顧老夫耄矣不能復有進益爾曹英年尙其勉旃凝軒聞命之下竊凜然有所懼焉退思我國醫學以漢代爲鼎盛唐孫思邈有千金方傳世猶爲近古自宋以迄明清諸家挾其偏見各樹一幟競以虛無渺茫之論測臟腑實質之病馴至說理以玄妙爲尙用藥主輕靈爲巧以是求愈人疾豈不難哉間有一二傑出之士能秉筆註傷寒金匱觀其文標新立異非不動人也無如臨診處方又悉平淡下品意若著書爲一事臨診又一事不啻陽尊仲景若天人陰畏經方若蛇蝎自爲矛盾曷勝浩歎降至近年西學東漸又有人焉不自

量力謬以陳腐不經之說與西醫相搏其被摧殘拉朽固在意中猶曰我能斬將搃旗是亦覲顏而已曷足貴乎蓋中醫之長不在乎理論而重在辨證果能憑證用方已可生死人而肉白骨夫醫以愈病爲職者也得此尙何他求哉獨怪仲聖以後之人捨本逐末渾渾噩噩以迄今日舉目中流求一砥柱而不易覲有之其惟拙巢夫子乎夫子臨診四十年著有傷寒發微金匱發微二書至所處方案率多散佚其中大案險證不可勝數學者惜之學長姜君佐景乃奮起以表揚師道爲己任窮數載之心力搜集編纂卓然成經方實驗錄凡二集集中逐案附以按語如抽絲如剝蕉大能啓發閱者之巧思間亦附以己之治驗其精湛幾與夫子相埒蓋君之治醫一以夫子爲法同以實驗爲依歸者也夫子嘗稱之曰能得我真傳者丹徒章次公之後佐景一人而已其能得師心有如此者是書在各醫藥雜誌中發表未久而讀者贊許之函已紛至沓來君乃徇衆請先刊首集行見問世之後不脛而走於是乎

經方之價值彰而醫界之頹風掃蘇子不云乎言有大而非夸者達者
信之衆人疑焉世有能讀此編者當不以斯言爲阿好也

民國二十五年冬月

拙師門下學弟吳凝軒拜序

姚序

在醫學前進的史上，演到了清朝的一頁，已將古方漸漸地推翻，而遞嬗到「輕靈派」了；因為這時有葉天士先生創「溫邪上受，首先犯肺，逆傳心包」的學說，於是他一輩子是「輕描淡寫」這在他的大著臨證指南上儘可看到的。

後來吳先生鞠通出世，因為崇拜葉氏的緣故，將聖人張仲景的「六經學說」暫且撇開，並很巧妙地主張利用那「三焦論治」而成立了一部溫病條辨；於是，中國如江浙皖閩以至邊遠的各省，就相率地引用這些成方，師傅其徒，父詔其子，因此形成一個「薄荷牛蒡」的世界！

然而這些都是葉吳的罪戾麼？近今很有一部份人是這樣抽象地固執地批評說；但是這些批評都已錯誤了！我們過去的一些詛咒和嘲罵，終究是太虧負了他們了！這是什麼原故呢？因為那時葉先生正生長在鼓舞喧闐的姑蘇，吳先生亦懸壺於南方偏中的淮陰，所診

皆王公貴人，富賈大商；這些人却因爲平時的養尊處優，貪腹縱色，稍有不適，也不過是偶然的感冒，輕微的疲勞罷了。所以風寒不需要麻桂，至多不過荆防羌獨，不汗出而煩躁，用不着大青龍，僅以普通療法取勝；遇着胸痞，正如葉氏所說：「如近俗之杏薏橘桔，具流通之品可耳。」諸如此類，不勝枚舉；這全是環境關係，往往自然而然。

可是，從此我們大部份神經過敏的同志，既把這個主觀看得非常錯誤，而又養成一個顛撲不破的慣例了。積日愈久，也好像只知道有這樣兩部「金科玉律」，而將那「寶藏待發」的聖經——傷寒論——竟就束諸高閣！（或許沒有看見）這他們的觀念有五：（一）師徒互相傳授，習慣使然。（二）傷寒論係屬漢文，詞簡義奧，不如指南條辨比較容易批讀，淺學者流，因此不願寓目。（三）誤解葉吳學說，一意孤行，迷惘日深。（四）固執傷寒論原爲古來學說，不能適合現實，避之如虎狼不啻。（五）現在病家心理，大都喜輕避重，一班狡黠的醫師，因此乘機取悅；就是一兩個明達之士，心欲發揮傷寒效能，又恐遭人忌諱，相率裹足不前。此外，加之那些所謂「時方派」的大吹大擂，社會心理的逐日積壓，所以，遂使一部

仲聖精英的讀本，因此奚落得不堪聞問！我想，這倒不是葉吳的作俑，好像還是我們誤解了罷！

至於追究前人之著溫病書者，也未嘗把傷寒論丟在眼外。例如吳氏曾這樣說過：「是書雖爲溫病而設，實能羽翼傷寒；若真能識得傷寒，斷不至疑麻桂之法不可用……」且開篇卽以桂枝論治。周禹載氏著溫熱暑疫全書也說：「仲景於傷寒論中，溫熱森森具載，黃芩白虎等湯，是其治也。後之學者，苟能引伸此意，便可變化不窮，神明千載，不能細察其理，反執以爲治傷寒之法，蓋思本湯旣無外解之功，又無內奪之力，聖人立法，果何謂乎……」其卷一、卷二、卷三，並首述仲景正文。吳又可在其瘟疫論自述之中，又有下列記載：「仲景以傷寒爲急病，倉卒失治，多致傷生，因立論以濟天下後世，用心可謂仁矣……」所以由此種種看來，他們雖然把傷寒與溫病分成一條鴻溝，但其理論基礎，大都仍建築在聖人身上。其他如金元四家，以及清之論溫熱病者如王孟英、陳平伯、凌嘉六、薛生白、澹然子、戴麟郊、柳寶詒輩，（以上諸公，限於筆者曾經見其作品而言）雖然思想各有所偏，或自狹於一家，然而他們

的著眼立足之點，也可說從來沒有違背傷寒。

再進一步說：金匱（前人與傷寒論並稱；因仲聖原著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金匱方論悉在其中，自王叔和編次，始分而爲二。）確是一部主治雜症的矩矱；翻開了一本普遍通行的醫方集解，所記載的傷寒金匱的方子，幾乎佔了整個的十分之四。這不是聖人偉大的一個證明嗎？又如自魏晉以後雖然名賢輩出，但他們對於雜病的理論學說，實質能超出仲聖的遺訓，究竟有幾個呢？白虎黃芩承氣瀉心等湯應用於我們的臨牀，似乎不見的時候還很少罷？周揚俊二註玉函自序所謂：「……其間推測病由，如六淫之氣，七情之感，臟腑之傷，及湯丸之補泄，氣味之緩急，罔不畢備……」這真是一個確切不磨的定評啊。

我們總括來說：全是我們自己錯誤了！我們既不得踏進仲聖的堂奧，又不能步趨前賢的天才，百餘年來因襲着上述的因素，誤解了一切的事實；因此，具有真正價值的許多寶貴的經方，也就這樣輕輕地放過了！這是多麼可惜的事情呢？

但是，我們就這樣任意地因循麼？筆者以爲這是絕對不能的；因爲柯先生韻伯曾那樣

憤慨地表示過：「仲景之道，至平至易；仲景之門，人人可入……」這樣一個強有力的遺訓，總要使無負於這個先賢的深心，這才是我們後人應盡的義務呢！所以我們應該上追聖人的典模，下盡各個的苦心，將傷寒整理成一有系統而具有科學化的學說，使整個有一個共同進取的標的。一方面要發揮經方的效能，使前面所說的那些人知道經方的功用，因而引起了他們研究經方的興趣；使他們漸漸步入聖人的階梯，造成了「家絃戶誦」的習慣，革除了從前一切的積弊，俾人人知道麻黃桂枝之不宜避忌，青龍白虎之亟應取用，慢慢地走入「改進」的道路上來，這的確是未來的中醫界一件唯一而偉大的工作呀！

江陰曹穎甫先生是海上的名醫，這是誰都知道的。他生平工詩詞，而又長於丹青。對於醫學的研究，則一宗聖人的遺法，一往直前，絕無旁顧；四十年來，以經方治癒的病人，我們正不知如何可以勝數！真可說是近代一個純粹的「經方家」了。他先後有傷寒發微、金匱發微兩書問世，前者是演述傷寒論深層的意義，可以看作整理完成的某一部份；後者迺參入了他的治驗，並附列了許多新的收獲。例如申明「一物瓜蒂湯的所以療治太陽中暈，瓜蒂絕

不具有吐下的力量，不過使病者微汗即瘳；別懷深識，誠能一掃前人的陳說。（筆者按：本經與心典均言能吐能下；衍義雖明知水行皮中，而皮中者屬表，惜仍隨文敷義，而含糊曲解者正復如此。）他如言甘草粉蜜湯之粉爲鉛粉，不落趙以德註胡粉之窠臼；蒲灰散之蒲爲大葉菖蒲，一改尤在涇言香蒲之舊例；蜘蛛散之蜘蛛並無毒，（諸家大都謂有毒）可以治狐疝之如神；蛇床子散本治陰中痒，（蛇床子原具殺菌之功效，所以筆者常疑蛇床子散條的「寒」字或爲「痒」字所錯誤，而「溫」字作一「薰」字或「洗」字解，庶幾於症方皆符合。）而溫陰寒之坐藥，當是吳茱萸蜀椒丸等等。這樣在發揮經方的功效外，實在又具有一些深切的創造工夫了。

不過先生爲性很孤僻，往往視記錄學驗爲不屑爲；是以除這兩部「前倅古人，後啓來茲」的著述外，要求先生實錄的人，這就很是難能的事情了。所好現在先生的高足姜先生佐景氏，以數年來侍診餘閑的光陰，把先生平日的方案和學驗，陸續地裒成了一帙，名之爲經方實驗錄；於是，從前大家所希冀所仰望的問題，將給我們一個圓滿的解決！

但是，這其間決不是曹先生單純的學驗和方案；因為除曹先生的學說將永遠留給後人仰慕外，姜君曾鼓起了他的「縱橫矯健」之大筆，那樣很詳確地敏捷地加入他的「按語」了。而這「按語」也決不是膚淺平凡的「附作」，試看在本書未出版前發表於各大刊物的一部，是怎樣的令人欽佩呢？例如桂枝湯證其四按內，他對於桂枝湯之研究，解釋桂枝湯和他條白虎湯、桂枝白虎湯、大陷胸湯等的實際之藥理，是多麼的簡括而透澈，多麼的耐人尋味啊！他如詳述服藥後之反應，使讀者見之可獲知「左右逢源，觸類旁通」之妙處，以及對事實能旁敲而側擊，對說理能反覆以推詳，這樣使曹先生的深理與奧義，益發躍然於吾人之目前，其功豈下於柯氏之闡發聖意而成爲蘇集、尤氏之註疏、金匱而作成心典嗎？

總之，我們對於本書要有深層之認識，進而精究於曹氏之前著。我們要無負於古人之廟心，要無負於曹先生之淵博，要無負於姜君之精探，希望繼本書而行世的關於進窺經方之醫籍，要不斷地表見着；這是有期於現在和未來的同志的！

一九三六年歲暮，東臯後學姚世琛於病中敘。

意
淪
功
深

題為

姜佐景先生編纂

曹穎甫經方實驗錄

中華國醫學會

真
理
不
滅

朝鮮
桂山醫學研究所

留神醫藥精究方術上以療君親
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身
長全乃勤求古訓博采衆方并平
脈辨證盡愈諸病自非才高識妙
豈能探其理致哉

丙子冬月集 仲聖句奉題

佐景道長編按

曹穎甫夫子臨證醫案

吳門後學張懷霖

軒岐嗟不作吾道日以差僞醫充
市井居然多名家出入富貴門鮮
衣乘高車發汗輒豆卷驅風惟菊
花治病若兒戲誤人寧有涯目擊
滋心傷無計克羣邪拙巢曹夫子
詞章有聲華餘事及乃圭宗法張
長沙傷寒金匱書鑽研興偏賒大
劑起沉疴美譽羸交加名作登梨
棗精嚴無疵瑕一編堪壽世獨以
經方誇

歲在丙子十二月

常熟晚學范麟靈昭未是稿

闡發秘奧

穎甫先生雅鑒

楊醫亞題

證治模範

佐景先生偉輯

如皋宋永祥拜題

事實勝於雄辯

經方實驗錄出版

汪劍嵩題贈

本書讀者評語之一斑

▲曹炳章先生自紹城來函云「令業師曹穎甫先生經方醫案經先生條註發明曹公學說博古通今弟甚欽佩再加先生新的理解更增色彩際此國醫改進時期此書一出定卜不脛而走全國歡迎弟雖老眼昏花亦欲一新耳目」

▲田載五先生自南通來函云「經方實驗錄一書各方同仁咸稱其能開茅塞其內容之可觀定當如韶樂之盡美又盡善而欲登長沙之室者猶慮無階梯乎不佞竟不覺悠然神往欲此大作到手幾同朝聞道夕死可之慨焉」

▲言金聲先生自吳縣來函云「穎大師誠今世之國手仲聖之功臣也一生驗案不可勝數先生詳細論注使閱者於臨證得莫大利益一似面受師訓而病者少冤屈之事挽頽風於既倒發古今之奇觀……」

▲劉康甯先生自四川廣安縣來函云「僕最喜讀傷寒金匱以故備其註釋不同者無慮十

數部然皆對於經方無詳明確切之正解其他醫案方書又非採用經方何由闡明本論前於光華誌獲見大著極爲欽佩曾託該社代購苦不得擬逐案抄錄又苦殘缺不全今聞發行之訊不禁歡喜欲狂」

▲吳弼方先生自江西景德鎮來函云「尊錄出版在即不勝欣盼欲窺全豹已形夢寐」

▲涂用之先生自四川樂至縣來函云「貴錄用方神妙非常人所及向欲讀此書而不可得」

▲張惠臣先生自無錫來函云「佈刻醫書不可有錯字一字之誤性命係之××醫書竟不可讀此不僅張之洞呵爲靡費已也」(佐景按謹拜命)

▲李翰卿先生自太原來函云「本書須力求普及庶於中醫前途有莫大之希望」

▲孟聘卿先生自山東長山來函云「傑作啓迪後學嘉惠來茲實非淺鮮」

▲秦紹先先生自山西甯武來函云「讀經方實驗錄欽佩之至其中片玉零珠殊切實用」

▲顧也白先生自嘉興來函云「僕在各誌拜讀大作誠覺各案絲絲入扣打破蘇派醫生輕淡之惡習然僅窺一麟半爪未獲全豹爲憾今悉問世不勝雀躍此後醫界皆可斗膽使用經

方 拙巢先生不啻今之仲聖豈過譽哉」

▲王聚璠先生自龍游來函云「尊編按經方實驗錄確甚佳良弟喜研讀至希印行俾經方大著於世幸孰甚耶」

▲楊正新先生自太原來函云「尊錄乃空前絕後之巨作」

▲姜白鷗先生自金山來函云「拜讀 拙巢大師醫案恆令人攸然神往而恨不能一覲芝顏得列門牆……大論之與大著不啻鎖之與鑰也」

▲陳澤東先生自天津來函云「貴師曹穎甫先生大作甚高佩服之至」

▲熊世琳先生自南昌來函云「發微二書以至犀利之筆達至幽隱之理讀之有并剪哀梨之爽誠足使人歎羨於無已也……經方實驗錄如有餘冊希貺我全份以開茅塞」

▲呂圖南先生自廣州來函云「嘗讀先生驗案及穎甫先生之發微醫論宏深發前人之所未發」

▲黃申如先生自福州來函云「聞貴籍出版不勝歡喜夫經方為諸方之祖並於案後作按

尤爲難得」

▲柳劍冰先生自如皋來函云「閱經方實驗錄桂枝湯證及 道長偉論足使後學欣羨無已 家師黃星樓先生亦極贊揚大著能闡發仲聖精義使後之學者能信用古方有功醫林實非淺鮮後學亟欲窺其全豹」

▲王聘賢先生自貴陽來函云「曹師二書發古人所未發昌明仲聖心法不勝紉服茲承先生收集曹師醫案嘉惠醫林」

▲林竹亭先生自山東文登來函云「各醫誌載有盛譽多日各地渴望出版之貴錄」

▲張照麟先生自山西平遙來函云「鄙人對經方主張尤力希望貴錄以便利經濟爲主旨」

▲丁滌煩先生自奉賢來函云「曹老先生醫案前曾於舍表妹曹三省處抄得王慎軒先生當時侍診所錄各案讀之更曉經方效驗之神且嚮往曹先生無限也茲聞閣下加按詮釋俾同嗜者得窺全豹無任欣幸式樣宜保存古色古香」

▲王學海先生自廣州來函云「每閱曹公經方大著茅塞頓開獲益良多」

▲劉俊英先生自廣東興甯來函云「年來遍觀各誌多見先生之創作相信可爲拙老之亞」
▲許壽平先生自青浦章練塘來函云「弟之願任經方實驗錄校勘實爲欽仰 穎老先生
暨閣下之學問文章並欲爲我國醫界盡一分義務」(佐景謹按 許先生精研小學且邃
於醫理本書承寵賜校勘實大幸也謹先謝謝)

▲邵餐芝先生自蘭溪來函云「細讀經方實驗錄案案名貴如此名著請早日刊出海內講
經方者不過數人兄能如此爲吾黨放異彩快慰之至」

▲汪劍嵩先生自杭州來函云「見經方實驗錄雖經方是舊貨而能引入入勝證以事實殊
足可貴吾讀傷寒金匱千金外臺心雖有得終不若如此豐富俗謂「做到老學不了」則吾
儕對於此類刊物益當重視」

▲姜白鷗先生自金山來函云「僕讀經方實驗錄雖所見不過一二則已使僕愛不忍釋
大師宗師仲景此編一出並世醫案將有愧色」

▲黎天如先生自星加坡來函云「弟爲南洋華僑素喜研究中醫中藥惜無善本參考以償

素願偶閱經方實驗錄懸飲一案內容豐富述病之情如畫如繪論證之確水淺沙明洵後學之良規亦醫學中之暗室明燈也」

▲林民治先生自檀香山來函云「讀穎甫先生之傷寒金匱發微發揮精義詞簡意賅捧誦之下獲益殊多而先生新發表之經方實驗錄貢獻醫林誠非淺鮮確爲醫者臨證之導師」

▲王一如先生自汕頭蓮陽來函云「接讀樣本深佩先生心存醫世不以師傳驗法私自珍祕爲之演繹注釋其嘉惠來學誠非鮮尠僕於斯道研求頗酷綜覽近賢著作如 曹先生之膽識湛深學驗豐足者殊不多觀而 先生復以新知溝通雖樣本寥寥數則深知全書價值之偉大當世莫及」

▲楊卓寅先生自南昌羅家塘來函云「先生此次彙集 拙師醫案公諸於世其嘉惠於醫林殊非淺尠豈僅經方之效驗得以永存而不墮卽我國醫之學術亦得從斯而光輝先生固拙師之高足亦 仲師之功臣而實爲吾道復興之健將也鄙人自束髮受書以來卽有志於斯道平日對於經方頗生興趣每欲將師友所用經方治驗彙而錄之以資揣摩今先生先我

而行之其節我腦力者良多雀躍何似」

▲吳作元先生自江西大庾來函云「奉讀合按 拙巢先生經方實驗錄增益我之雄心不少向來不敢輕用之方今屢次依證用去覺收效之速有難言喻之妙初集若已出版希將後集趕即付印以滿足所望」集如已出版勿俟延至月底因弟現在立候書到以免時時形諸夢寐」

▲宋希仁先生自建甌來函云「昨接讀尊編 穎甫先生經方實驗錄樣本具見大家風範卓然不羣而先生又不欲私其所好將其學揚諸海內以堅後學對於經方之信用仁心仁德至爲欽佩」

▲胡健公先生自北平來函云「從各醫學雜誌上得窺 尊師曹穎甫先生之醫案覺啓發我人之智慧不少如去秋曾治一盲腸炎而效亦得之於經方實驗錄請早日將該書由郵寄下俾得窺全豹不勝盼禱之至」

▲李奇山先生自甬紹線來函云「經方實驗錄內容佳極出刊後必可風行一世價目亦必

須減輕至最少限度庶貧寒者亦可勉力購買」

▲王世雄先生自武昌來函云「醫道賤微經方日晦先生從事於經方實驗錄之編著將來出版允爲時醫之迷津一筏暗室一燈價重千金可預卜也既承徵求印刷設計敢陳敝意如下1.價廉2.質樸3.序文明晰4.校訂精確能備此四者足已」

▲汪浩權先生自上海西南鄉來函云「尊著經方實驗錄一稿引用古說說理詳明確爲中醫臨床實驗最完善之本」

▲李春熙先生自淮陰來函云「尊輯經方實驗錄允稱佳作近世不講傷寒者多矣此集之出詢爲仲景功臣將使傷寒經方人人得放膽用之但得脈證相合方方皆有起死回生之效其功可不偉哉」

▲扈大中先生自廣州來函云「經方實驗錄另有新發明實于醫學大放光明望先生能出二集三集以導後學」(佐景按 疊奉各地讀者惠函數百通謬承 獎飾愧不敢當略揭於此藉示全國同人對於經方之旨趣云爾)

張仲景事狀考

章太炎

林億傷寒論序引甘伯宗名醫錄。張仲景。名機。南陽人。舉孝廉。官至長沙太守。始受術於同郡張伯祖。時人言識用精微過其師。太平御覽七百二十二引何顥別傳。同郡張仲景總角造顥。顥謂曰。君用思精而韻不高。後將爲良醫。卒如其言。顥先識獨覺。言無虛發。王仲宣年十七。嘗遇仲景。仲景曰。君有病。宜服五石湯。不治且成。後年三十。當眉落。仲宣以其貫長也。遠不治也。後至三十。病果成。竟眉落。其精如此。仲景之方術。今傳於世。

皇甫謐甲乙經序。仲景見侍中王仲宣時。年二十餘。謂曰。君有病。四十當眉落。眉落半年而死。令服五石湯可免。仲宣嫌其言忤。受湯勿服。居三日。見仲宣。謂曰。服湯否。仲宣曰。已服。仲景曰。色候固非服湯之診。君何輕命也。仲宣猶不言。後二十年。果眉落。後一百八十七日而死。終如其言。此事雖扁鵲倉公無以加也。仲景論廣伊尹湯液爲數十卷。用之

多驗。

抱朴子至理篇。仲景穿胸以納赤餅。
案何顥在後漢書黨錮傳。南陽襄鄉人。別傳言同郡張仲景。則名醫錄
稱仲景南陽人信矣。顥於郭泰賈彪爲後進。而能先識曹操荀彧。仲景
與操或殆行輩相若者也。顥別傳載王仲宣年與甲乙經序不同。尋魏
志王粲傳。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道病卒。時年四十一。然則
甲乙經序稱年四十眉落。後一百八十七日而死。視何顥別傳爲得實。
仲宣終於建安二十二年。前二十年遇仲景。時建安二年也。魏志粲年
十七。以西京擾亂。乃之荊州依劉表。仲景生南陽。仕爲長沙太守。南陽
長沙。皆荊州部。故得與仲宣相遇。然據劉表傳及英雄記。長沙太守南
陽張羨叛表。表圍之。連年不下。羨病死。長沙復立其子懌。表遂攻并懌。
桓階傳。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表舉州以應紹。長沙太守張羨舉長
沙及旁三郡拒表。則建安四五年間事也。羨父子相繼據長沙。仲景不

得爲其太守。意者先在荊州。與仲宣遇。表旣并憚。仲景始以表命官其地。則宜在建安七年後矣。南陽張氏。自廷尉釋之以來。世爲甲族。故廣韻列張氏十四望。南陽次於清河。仲景自序。亦稱宗族素多。其與羨憚。或爲一宗。表亦無所忌。觀桓階說羨拒表。城陷自匿。表尙辟爲從事祭酒。則於張氏同族。愈無嫌恨可知也。何顥嘗與王允謀誅董卓。未遂而卒。計卒時未篤老。仲景則爲其所獎進者。自序稱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是在建安七八年中。傷寒論於是始作。上與何顥相校。其時不過中身也。抱朴稱仲景穿胸以納赤餅。其絕技乃與元化相類。而法不傳。魏晉間人。多以元化仲景並稱。其術之工相似也。計元化長於仲景。蓋數十歲。何以明之。魏志華佗傳。時人以爲年且百歲。而貌有壯容。爲太祖所收。荀彧請舍宥之。太祖曰。不憂天下當無此鼠輩邪。遂考竟佗。或以建安十七年死。元化死復在其前。而年且近百歲。其視仲景。蓋三四十。十年以長。然兩人始終無會聚事。穿胸之術。亦不自元化得之。抱朴至

理篇。淳于能解顛以理腦。元化能剗腹以澣胃。此則倉公已有剗治之術。仲景元化蓋並得其傳者也。元化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孫奇以爲卽金匱要略。亦無據。尋抱朴雜應篇。余見戴霸華佗所集金匱綠囊。崔中書黃素方。及百家雜方。五百許卷。明元化書亦稱金匱。奇乃誤以仲景相傳耳。仲景處荊州。元化譙人。蹤迹多在彭城廣陵間。故兩人終身不相遇。且甲乙經序稱華佗性惡矜技。焉肯謂他人書能活人也。仲景在後漢書三國志皆無傳。史通人物篇曰。當三國異朝。兩晉殊宅。若元化仲景。時才重於許洛。何楨許詢。文雅高於揚豫。而陳壽國志。王隱晉書。廣列諸傳。遺此不編。今謂仲景事何顛。依劉表。交王粲。所與游皆名士。疑其言行可稱者衆。不徒以醫術著也。

佐景按

今日我國有醫學足言者以存傷寒論及金匱要略故也二書元或合爲一編

名曰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爲東漢長沙太守張氏仲景撰述經晉太醫令王叔和編次自晉下迄隋唐或顯或晦其傳不一又有合二書改稱金匱玉函經者其中條目較今世

所傳二書爲多其爲後人增益或傳寫遺脫皆不可知唐真人孫思邈謂江南諸師祕仲景傷寒方法不傳及其晚年著千金翼方時始獲見傷寒論至金匱要略傳爲宋翰林學士王洙從館閣蠹簡中錄出二書先後獲顯醫道賴以不墜蓋張氏工於治療尤精經方所著論若干篇其文辭簡古奧雅古今治醫者未有能出其右者也宋臣林億等本晉皇甫謐序甲乙鍼經之旨稱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農之經得不謂祖述大聖人之意乎故歷代尊張氏爲醫中之聖惜後漢書無張氏傳隋元和陸氏九芝博采羣籍爲之補作近賢黃氏竹齋又撰醫聖張仲景傳悉當參讀而章氏所撰本篇尤精故特錄於此以樹楷模而資景仰云

醫聖張仲景贊

漢傳靈素 紹述軒岐 書雖非古 結精覃思
強合五行 實惟駢枝 張氏有作 辨析純疵
責實道明 無取玄之 十有六卷 方案昭垂
以決死生 若著與龜 以濟生命 化險而夷
卓哉南陽 爲萬世師

後學曹家達撰

曹穎甫先生小傳

姜佐景

先生江陰人，名家達，字穎甫，別號拙巢老人。擅文學，工詩詞，各種著作頗多。其已出版者，有漢樂府評註，諸子精華錄，梅花詩集各若干卷。然先生篤好醫學，著有傷寒發微，金匱發微兩書，尤爲平生精心絕詣之作。足以長留天地間，而千古不朽者也。方先生十二齡時，讀張隱庵註傷寒論，覺其文字奧衍，攸然神往。越年，研習陽明一篇。適隣有老嫗，臥病纏綿，更醫者屢，久不得效。先生試診之，脈實，大便多日未行，腹脹而拒按。曰：此大承氣湯證也。斗膽投之，功如桴鼓。乃歎曰：仲聖之方，若是其神哉！越二年，先生之尊人病下利，勢幾殆矣。延老醫趙雲泉先生投四逆理中輩起之。後十一年，先生赴南京應秋試，病寒熱瀕於危。幸遇姻丈陳葆厚先生，用白虎加桂枝湯，獲慶更生。自是先生於仲景書，識解益深，信仰益堅，而寢饋不釋卷矣。嗣丁甘仁先生創中醫專門學校於滬上，又廣設施，診給藥之善堂於城內外，乃聘先生主教務，兼主同

仁輔元堂醫務。一時四方學子負笈來歸者，濟濟如也。而貧病者皆慶幸歌頌。歲月不居，時先生年近六十矣。課餘診暇，二老乃互研醫學之奧旨，闡揚歷聖之功績，而技以益精。其時從先生遊者，多能以經方大劑起沉疴，愈廢疾。時人有曹派之目，章氏次公則其尤著者也。自丁翁作古，先生眷念故人，鬱鬱寡歡，乃專志閉戶著書，講經授徒。或以詩請益，或以醫求教，先後出先生門下者，毋慮數百人，今皆爲超羣拔俗之士。夫懸壺海上，豈易事哉？以海上之人好浮誇而無定識，畏瞑眩而喜淡藥。見有醫者焉，居高堂華屋，御輕裘汽車，聲價之高，非質不允命駕，執業之繁，雖昏不臨病家。衆曰：此名醫也。羣聚而歸之，不遑計其診費之昂焉。及名醫至，則曰：我虛不勝攻，請用補。名醫不獲已，疎淡藥以與之，衆譽爲穩妥，而病之遷移轉變，不知也。若先生則儉樸自安，恬淡自守，急人之急，憂人之憂。有來乞診者，不爲風雪阻。及臨診，則曰：此易耳，一劑而愈之。而其人以爲病本輕，初可勿藥矣。於是先生之道不盛行。

不第是也。海上之人好尤人。及病之不起，乃延諳律法者訟醫於官。官轉詢於醫會。醫會曰：此藥不能傷生，傷其生者病也。於是醫無罪。嗚呼！醫乃仁人之術，原具割股之心。設天不延其人之壽，醫復有何力以勝天耶？與其求勝天以受謗，毋寧但順天以保身。卒也。時尙所趨，淡藥風行。伊誰之過？吾不暇細辨，吾但知先生則不肯隨俗俯仰也。蓋先生之臨險證也，明知其難治，猶必殫精竭慮，爲之立方而後安。曰：毋有方而不用，寧不效而受謗。又曰：必求其生而不可得，則死者與我皆無遺憾也。卒也。賴以生者多，而出怨謗者鮮。然而先生之道不盛行也。如故，抑亦奇矣！儻所謂陽春白雪，曲高和寡者耶？昔柯氏韻伯在世之日，絕無籍籍大名。後人讀來蘇集一書，方知其爲仲聖功臣。近賢章氏太炎在日，且欲搜集其遺著，以傳來茲。然則當日之卑論儕俗者，何損柯氏毫末哉？故吾於先生亦云。今歲丙子，適值先生七秩誕辰。諸弟子假廣益中醫院，爲先生稱觴。王氏一亭致賀聯云：『廣惻隱心仁者壽，有布施』

德福無疆。』信乎哉。先生哲嗣湘人，能傳衣鉢，女公子昭華若華，均深
精醫理云。



曹穎甫先生近影

曹穎甫先生親筆方牋之一

吳心札

三月廿一日

新

地一 針對 尹

震

平 針對 坤

圖

肺癆已行匝月之秋救時
 痰腥臭，夜中熱度甚高
 內已成膿，當以排膿為主
 桂枝湯中全草並二湯主法
 杏仁子丹 桃仁 炙乳 沒藥
 桑寄生 益母草 牛膝 打汁 沖服
 用是東山 桑寄生 乳 沒藥

史左

方科由甫尹

癰腫屢經攻下病根未拔
 姜君用大黃牡丹湯服
 張略減以澄信論仍宜攻下
 仍用原法加減
 生肌軍醫 杏仁 桃仁 牛膝
 牡丹皮 芍藥 歸身 耳

三月廿五日

杜赤豆 通淋 桑寄生 乳 沒藥

曹穎甫先生親筆方牋之二

曹穎甫先生親筆方牋之五

鄭

左河東人

六月二十四日

新到五部書二部
自製一部海內交我

新

曹尹甫內科方牋

吐血時常時止而血色多見紫黑
者時心煩食入胸膈能滿大
便艱結、兩日行脈左三部弱
右三部滑大有力此陽燥氣
灼傷陽絡使然也心主脈陽絡傷
故心氣不足陰伸景天黃、連瀉心法
抑心陽熱吐血乃止
生錦紋軍公 細川連五 淡卷云

上海江西路小所

曹穎甫書

二卷

唐德生以藏

曹

曹尹甫內科方牋

肝下心腎燥火未行在中位轉火
氣心腹極多中腹中大實脹滿
傷中滿去時未愈身可下大承
氣湯云云大實滿痛者可下之
大便氣陽此候也

生心軍三

枳實二兩

厚朴五

芒硝五

上海江西路小所

曹穎甫先生親筆方牋之六

曹穎甫先生親筆方牋之九

祝左

曹尹甫內科方牋

二月十日

水氣流積脇下吐逆小柴胡湯
愈效遲夜重脈沈沉宜十

棗湯

芫花 制甘遂 大戟

右三味研細末稱半錢

服

用大棗十枚濃煎化去陸

將藥末調入服之當下水

上海江西路四小號

祝左

曹尹甫

三月廿五日

渴瘵欬吐未瘳 欬吐未瘳
右脇微痛脈大而芤大便燥
枯宜且去陷胸湯以泄上痛
疾而通大腸

制甘遂 生白朮 三

以上三味

上海江西路三二號

曹穎甫先生親筆方牋之十

曹穎甫先生親筆方牋之十一

史右

曹尹甫 內科方牋

十月十四日

沈病為六病下之不行宜烏梅

湯 醋浸炒去核

烏梅

川連 長

炮附子 四

黃柏 二

細辛 三

香附 五

枳殼 四

滋陰 四

乾薑 五

川椒 四

枳殼 四

滋陰 四

曹穎甫先生親筆方牋之十一

史右

曹尹甫 內科方牋

正月十七日

忽我傾吐黃色，苦水以為
胃底胆汁不和也中脘痛
梅之不見以為肝乘脾
宜小建中湯

枳殼 二 白芍 四

歸脾丸

生薑 四
紅棗 七枚

曹穎甫先生親筆方牋之十二

曹穎甫先生親筆方牋之十二

中醫中藥治愈盲腸炎之鐵證

佐景先生道鑒 冬 二小兒 國楨患病小腹

右角疼痛不堪當經天樞醫院院長陳天

樞西醫師詠察指係盲腸炎症病勢頗急

幸賴

先生悉心診治投以中藥未及旬日竟告霍

然五甲感激莫可言宣為特奉頌一方

文曰恩同再造聊表謝忱而揚

仁術尚請

察存順頌

診祺

弟 陳

浩

謹上

專送 城內陶沙路口

姜 佐 景 先生 台 啓

上海大南門寶隆里六號陳浩

上函具名者陳浩先生供職

上海楓林橋市政府地政局

函內所述其三公子國楨曾

一度患盲腸炎者現肄業於

上海城內一粟街尚文小學

六年級病情及方藥悉詳載

本書第七九案按語中觀此

足證中醫中藥能治本病姑

表出之以供病家之參考至

肋膜炎肺炎等種種病症本

書中悉有治驗希

閱者察之

佐景誌 二十六年三月

編按者自序

佐景既稍稍知醫目覩世人疾苦輾轉牀席世之醫者曾莫能識有大醫焉隱於市能愈廢疾起沉痾而人反莫之知又因中西醫論戰之亟而中醫學之真髓竟莫能道之不禁心懷悲憤作經方實驗錄以告當代之治醫者併以告當代之延醫者丁丑孟春瑞安姜佐景誌

凡例

- 一 本書以吾師 曹穎甫先生之醫案醫話爲主此乃吾師四十年治醫之結晶附以 編按者 之醫案筆記爲輔雖細流莫益大海而吾師弟之學一脈相承兩可貫通儻免續貂之譏乎
- 一 本書將醫案醫話混合編制在體裁上別樹一格但兩者均以不離經方之實驗爲主
- 一 本書以經方爲經以實驗爲緯以理論爲花紋經方求其純實驗求其真而理論求其新
- 一 吾師弟二人對於醫學理論之見解間有不同之處例如吾師主不棄營衛而 編按者 則主不戀營衛是也好在經緯不改縱花紋稍異不妨任之
- 一 本書中每案之成必請吾師批閱一過師直書批語於其後凡起首見「曹穎甫曰」四字者卽是

案後間見「拙巢註」三字者乃當日臨牀時吾師之自註也

一 本書首揭「融溫熱於傷寒」之旗幟冀自此了却傷寒溫熱之紛爭知我罪我在所不計

一 本書每案按語內容竊不喜重複或述服後之瞑眩或敘證情之傳變或釋解經文奧旨或檢討煎服古法或發爲疑問以闢鑽研之途或略道笑語用舒沈悶之思錯綜陸離似無定局還盼讀者觸類旁伸別求會意慎毋拘泥於此可也

一 仲聖原書間言服藥暝眩之象如「覆取微似汗」「服湯已渴者」「得快利」「新血下如豚肝」「有膿當下」「大便當如漆」「當大便出宿食惡物」「黃從小便去」之類均是惟文簡而約後人每不經意本書於此種反應現象記載獨詳使醫者知所預防病家免却驚疑

一 本書關於病情之記載力求詳盡真切使讀者恍如身臨其境逢

險證死證之終於不治者亦悉從實寫出一洗前人著書恆喜粉飾之陋習

一 本書對於「證」字極爲着重惟當知仲聖之所謂證並非如一般中醫誤解之所謂證更非西醫所謂對症療法之症

一 本書對於「方」同樣重視每一主方之前身後影旁形側觀必詳盡描寫俾學者知方與方間之連鎖關係於是進則能攻退則能守

一 本書對於藥量之重輕不遺纖微使醫者臨診有所依據不似前賢之醫案每有方而無量或竟有法而無方徒令後人多揣測之苦

一 本書本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之義述其所知表其所不知故鮮摸稜兩可之語更無顛預自欺之句

一 本書爲求趨重通俗使一般病家可以閱讀參考起見故對於中

醫學中之玄說類多避免非謂其盡屬不經之談也

一 本書之講解由淺入深由簡而繁俾學者易於領會時或用歸納法時或用演繹法俾學者易於推尋故本書之論述乃有系統中無系統無系統中有系統

一 前賢著書傳後啓迪來者厥功無窮吾人絕對敬仰惟爲討論學術研求真理起見乃不能不略辨其是非彰其功過所敢自信者此中毫無對人之私見也

一 編按者 對於西醫及中醫之時方派敬抱他山攻錯之旨決不效兄弟鬩牆之爭故本書逢關於西醫及時方派之記載絕對根據事實毫無歧視之意

一 日本皇漢醫家研究仲聖之學成績卓爾堪作借鏡而說解之未盡善處間亦有之本書所載一切病理藥理悉重自力探討不敢掠美以爲榮也

一 同仁臨診可攜帶本書以便檢示病家作爲佐證而堅信仰故本書版本特求玲瓏

一 讀者如未有用方之經驗但欲效法本書用藥者請先閱本書附錄中之『大膽和細心』一篇

一 本書中各案病者住址就現在所知者列於姓名之下以示真實其遷居無定或日久不明者任缺之

一 本書勉應各方讀者之請匆促間分卷出版謬誤必多還祈賢達諸公不吝匡教

編按者謹誌

致謝

曹師穎甫慨然授以數十年實驗醫案寵命編按行世佐景無似仰見吾師濟世心切活人願宏謹獻無上之敬意

海內外諸名家及醫藥團體惠賜序文題辭多篇謹伸謝悃

上海醫界春秋光華醫藥現代中醫諸雜誌及蘇州國醫雜誌北平文醫半月刊等惠允轉載名貴作品特誌謝忱

讀者諸公會賜本書印刷設計並惠子指導宣傳無任感荷

許壽平顧伯壖二先生賜爲本書義務校勘精審非凡厚費清神感激之至

吳凝軒師兄時出高見增光篇幅益我良多

童公窳內兄唐培生仁弟先後助理繕寫均謝謝

姜佐景謹誌

經方實驗錄第一集上卷

經方實驗錄第一集上卷目錄

第一案	桂枝湯證	其一	一
第二案	桂枝湯證	其二	五
第三案	桂枝湯證	其三	八
第四案	桂枝湯證	其四	一〇
第五案	桂枝湯證	其五	二〇
第六案	桂枝湯證	其六	二三
第七案	麻黃湯證	其一	二九
第八案	麻黃湯證	其二	三二
第九案	麻黃湯證	其三	三四
第一〇案	麻黃湯證	其四	三八

第一一案	麻黃湯證	其五	四〇
第一二案	葛根湯證	其一	四七
第一三案	葛根湯證	其二	五三
第一四案	葛根湯證	其三	五七
第一五案	葛根湯證	其四	六五
第一六案	葛根湯證	其五	六八
第一七案	白虎湯證	其一	七三
第一八案	白虎湯證	其二	七七
第一九案	白虎湯證	其三	八一
第二〇案	白虎湯證	其四	八三
第二一案	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證	其一	八五
第二二案	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證	其二	八七

第二三案 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證 其三……………八九

第二四案 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證 其四……………九四

第二五案 葛根黃連黃芩湯證 其一……………一〇一

第二六案 葛根黃連黃芩湯證 其二……………一〇四

第二七案 葛根黃連黃芩湯證 其三……………一〇七

第二八案 葛根黃連黃芩湯證 其四……………一一四

第二九案 大承氣湯證 其一……………一一七

第三〇案 大承氣湯證 其二……………一二〇

第三一案 大承氣湯證 其三……………一二三

第三二案 大承氣湯證 其四……………一二七

第三三案 大承氣湯證 其五……………一三三

第三四案 小承氣湯證……………一三七

第三五案 調胃承氣湯證

調胃承氣湯證
一、腹中脹滿
二、大便燥結
三、口苦咽乾
四、潮熱
五、脈滑而數
六、舌黃
七、煩渴
八、汗多
九、小便不利
十、身重
十一、目赤
十二、鼻衄
十三、牙關緊閉
十四、口鼻生瘡
十五、口臭
十六、舌燥
十七、唇焦
十八、面赤
十九、身熱
二十、脈洪

經方實驗錄第一集上卷

江陰曹穎甫先生醫案

門人瑞安姜佐景編按

第一案 桂枝湯證其一 穎師醫案

湯左 二月十八日

太陽中風，發熱，有汗，惡風，頭痛，鼻塞，脈浮而緩，桂枝湯主之。

川桂枝 三錢

生白芍 三錢

生甘草 錢半

生薑 三片

紅棗 六枚

佐景按 明窗淨几，焚香盥手，恭展傷寒論疑神細讀，恍然見標題曰：『辨太陽病脈

證并治上』數大字竊謂在此寥寥數字中，仲聖垂教之精義，彷彿盡之矣。何謂脈，人誰而知之。何謂證，人誰而勿知之。何者，證其所謂證，非仲聖之所謂證也。人以發熱為一證，有汗為一證，惡風為一證，頭痛為一證，等而推之。仲聖則統發熱，有汗，惡風，頭痛，等等，合

稱曰證。是猶合桂，芍，薑，甘，棗五味爲一方，而不可稱獨桂也，獨芍也，皆方也。是爲證之真義。何謂治，與病人以方，去其邪，助其正，一劑知，二劑已，不待其傳，必免其危之謂也。故仲聖之學，可以簡稱曰：『脈證治法。』仲聖在千百年前之昔日，以此法治病，『既至京師，爲名醫，於當時稱上手。』吾人在千百年後之今日，以此法治病，亦『用之多驗。』與昔幾無以異。推而廣之，後人在千百年後之他日，以此法治病，亦必效如桴鼓，與今日無殊。夫醫，求其效而已矣，孰能效者，是卽爲新，故竊謂仲聖之書，歷萬古而常新者，義在此也。若眩於機械之新奇繁縟，震於解剖之精微細緻，惑於提煉之纖巧玲瓏，而治效却渺如者，猶曰：此新醫藥也，竊有疑焉！

大論曰：『太陽病，發熱，汗出，惡風，脈緩者，名曰中風。』又曰：『太陽病，頭痛，發熱，汗出，惡風，桂枝湯主之。』觀此二條，知桂枝湯證又名曰中風。所謂『名曰』者，知前人本有此名，仲聖不過沿而用之。惟嚴格言之，桂枝湯證四字，其義較廣，中風二字，其義較狹。易言之，中風特桂枝湯證之一耳。又此中風非雜病中之中風，卽非西醫所謂腦溢血，腦

充血之中風。中醫病證名稱每多重複，有待整理，此其一斑耳。至考此所以異證同名之理，蓋爲其均屬風也。中之者淺，則僅在肌肉，此爲傷寒論之中風。中之者深，則內及經絡，甚至內及五藏，此爲雜病之中風，所謂風爲百病之長也。

仲聖方之藥量，以斤兩計，驟觀之，似甚重。實則古今權衡不同，未許齊觀。歷來學者考證，達數十家，比例各異，莫知適從。且古今煎法服法懸殊。古者若桂枝湯，但取初煎之汁，分之爲三，曰一服，二服，三服。今則取初煎爲一服，次煎爲二服，是其間不無逕庭。姑擗此種種勿論，簡言之，吾師之用量，大抵爲原方之什一，例如桂枝，芍藥原作三兩者，師常用三錢是也。佐景視證之較輕者，病之可疑者，更減半用之，例如桂，芍各用錢半是也。以此爲準，利多弊少。

曹穎甫曰 桂枝湯一方，予用之而取效者屢矣。嘗於高長順先生家，治其子女，一方治三人，皆愈。大約夏令汗液大泄，毛孔大開，開窗而臥，外風中其毛孔，卽病中風，於是有發熱自汗之證。故近日桂枝湯方獨於夏令爲宜也。

又接近世章太炎以漢五銖錢考證，每兩約當今三錢，則原方三兩，一劑當得九錢，再以分溫三服折之，每服亦僅得三錢耳。由是觀之，原方三兩，今用三錢，於古法正無不合也。

渴之療難

虞洸。字少卿。五代時。初佐蜀。董璋久患渴疾。遣押衙李彥求醫於孟蜀。蜀遣虞往。既至。董曰。璋之所患。經百名醫。而無微瘥者何也。對曰。君之疾。非惟渴漿。而似渴士。得其多士。不勞藥石而自愈矣。董公大悅。時董公有南面之志。故以此言譏矣。洸又曰。大凡視聽至煩。皆有所損。心煩則亂。事煩則變。機煩則失。兵煩則反。五音煩則損耳。五色煩則損目。滋味煩則生疾。男女煩則減壽。古人於煩。莫不戒之。公今日有萬思。時有萬機。樂淫於外。女淫於內。渴之難療。其在此乎。

第二案 桂枝湯證其二 穎師講授 佐景筆記

師曰

余嘗於某年夏，治一同鄉楊兆彭病。先其人畏熱，啓窗而臥，周身熱汗淋漓，風來適體，乃即睡去。夜半，覺冷，覆被再睡，其冷不減，反加甚。次日，診之，病者頭有汗，手足心有汗，背汗不多，周身汗亦不多，當予桂枝湯原方。

桂

枝三錢

白

芍三錢

甘

草一錢

生

薑三片

大

棗三枚

又次日，未請覆診。後以他病來乞治，曰：『前次服藥後，汗出不少，病遂告瘥。藥力何其峻也？』然安知此方乃吾之輕劑乎？

佐景按

仲聖之『脈證治法』似置病因，病原，病理等於不問，非不問也，第不詳言

耳。惟以其脈證治法之完備，吾人但循其道以治病，卽已綽有餘裕。故常有病已愈，而吾人尙莫明其所以愈者，或竟有尙不知其病之何名者。此非荒唐欺人之語，凡屬仲聖信徒，皆當默許也。然則仲聖何以不詳言病因，病原，病理乎？曰：殆仲聖以爲果言之，將不饜後人之望，反令傷寒論不能成萬世之新書乎？然乎否乎？我不敢必，惟竊以今日之中醫，亦當就病因，病原，病理種種方面，略事研究，以補不足，則中醫藥之進步，方無艾乎。

病有病原，西醫所謂細菌。原蟲是也。一旦蟲菌侵犯人體，則病，此通例也。顧歷觀下級社會之土人，蓬頭垢首，赤體跣足，居常伍犬豕，食不避蚊蠅，此其受蟲菌侵襲之機緣爲如何？乃彼輩壯碩長壽，不減都會人士。然則病原尙非疾病之惟一主因，彰彰明甚。故中醫不重病原，但重病因，西醫所謂誘因是也。

本案示桂枝湯證病因之一，所謂『風』是也。方人醒時，風來適體，不致爲病。及其入睡，體溫降低，防禦驟弛，而清風之徐來也依舊，於是病原得隨以長驅直入，比醒，病矣！曹穎甫曰：仲景非不言病因病理也。夫邪風外乘，乃病中風，欲救邪風者，宜桂枝湯，此

非病因乎衛不與營和，乃自汗出。風中肌肉，著於營分，而衛氣不傷，故衛強而營弱。行水之衛氣不傷，故毛孔自能出汗，行血之營氣受困，故肌腠不能作汗，致皮毛與腠理顯分兩概，而不能相合，故曰不和，不和者，不合也。用桂枝湯以發肌理之汗，而營衛自和矣。此非病理乎？讀書能觀其通，則思過半矣。

一 舌 千 金

王貺。字子亨。遊京師。會鹽法更變。有大賈親揭示。失驚吐舌。不能復入。經旬食不下咽。尫羸日甚。醫不能療。其家憂懼。榜於市曰。有治之者。當以千金爲謝。貺應其求。既見賈之狀。忽發笑不能制。其家人怪而詰之。貺謬爲大言曰。所笑者。輦轂之大。乃無人治此疾耳。語主人曰。試取鍼經來。貺謾檢之。偶有穴與其疾似者。急鍼舌底。抽鍼之際。其人若委頓狀。頃刻舌遂伸縮如平時矣。自是翕然名動京師。

第三案 桂枝湯證其三 穎師講授 佐景筆記

師曰

我治一湖北人葉君，住霞飛路霞飛坊。大暑之夜，遊大世界屋頂花園，披襟當風，兼進冷飲。當時甚為愉快，覺南面王不易也。頃之，覺惡寒，頭痛，急急回家，伏枕而睡。適有友人來訪，乃強起坐中庭，相與周旋。夜闌客去，背益寒，頭痛更甚，自作紫蘇生薑服之，得微汗，但不解。次早乞診，病者被扶至樓下，即急呼閉戶，且吐綠色痰濁甚多，蓋係冰飲釀成也，兩手臂出汗，撫之潮，隨疏方用：

桂

枝四錢

白芍三錢

甘草錢半

生薑五片

大棗七枚

浮

萍二錢

加浮萍者，因其身無汗，頭汗不多故也。次日，未請覆診。某夕，值於途，葉君拱手謝曰：前病承一診而愈，先生之術，可謂神矣！

佐景按

「病一證之成，其病因每不一而足。本案示『風』之外，更有『冷飲』是也。外爲風襲，內爲飲遏，所謂表裏兩病。是猶國家不幸，外有強鄰之侵，內有異黨之擾，兩相牽制，證情雜矣。

本案見證較前多一『吐』字，可見病人之證隨時變化，決不就吾醫書之軌範。而用藥可加減，又豈非吾醫者之權衡，觀本方用生薑五片可知矣。

曹穎甫曰

此公係同鄉高長佑先生之友。予因治其妻神經病，始識之。蓋其妻飲食如故，但終日歌唱，或達旦不寐。診其脈滑疾，因用丁甘仁先生法，用猪心一枚剖開，內藏辰砂二錢，甘遂二錢，扎住，向炭爐煨枯，將甘遂硃砂研成細末。一服而大下，下後安眠，不復歌唱矣。後以十全大補湯收膏調之，精神勝於未病時。附錄之，以資談助。後遷古拔路，今則四五年不見矣。

第四案 桂枝湯證其四 佐景醫案

謝先生

三伏之天，盛暑迫人，平人汗流浹背，頻頻呼熱，今先生重棉疊衾，尙覺凜然形寒，不吐而下利，日十數度行，腹痛而後重，小便短赤，獨其脈不沈而浮。大論曰：太陰病，脈浮者，可發汗，宜桂枝湯。本證似之。

川桂枝

錢半

大白芍

錢半

炙甘草

錢半

生薑

二片

紅棗

四枚

六神麩

三錢

穀麥芽

炒各三錢

赤茯苓

三錢

佐景按

本案乃余所親歷，附麗於此者也。謝君先是應友人宴，享西餐，冰淋汽水，暢飲鼓腹。及歸，夜即病下利。三日不解，反增劇。曾投輕劑，乏效。愚則依證治之，雖三伏之天，不避桂枝。服後果表解利稀，調理而瘥。

本案不吐而下利，又異於前案，所謂證有變化是也。吐者為胃不和，利者為腸不和。

然而能吐能利，胃腸尙有抗毒逐邪之機能，病未得爲進也。

大論太陰篇云：「太陰病，脈浮者，可發汗，宜桂枝湯。」舒氏疑本條有誤，當以理中爲主，內加桂枝云云。說似有見。然而理中加桂枝爲偏裏，桂枝湯爲偏表，今脈浮，表證重，故宜桂枝湯。况曰「宜」而不曰「主之」，其賓主層次之分瞭然矣。

曹穎甫曰：本案桂枝湯證其四實爲太陰病，蓋桂枝湯爲證見脈浮之本方，雖重棉疊衾，尙覺惡寒，有似麻黃湯證，不知桂枝湯證原自有嗇嗇惡寒者，况脈浮而不緊，其不爲麻黃湯證明矣。因下利之爲食滯也，加六神麩炒穀麥芽，因小便短赤也，加赤茯苓，可以悟隨證加減之法矣。

佐景又按：本年（二十五年）六月二十四日起，天時突轉炎熱，友人沈君瘦鶴於其夜進冰淇淋一客，兼受微風。次日，卽病。頭脹，惡風，汗出，撫其額，微冷，大便溏泄，復發心悸宿恙，脈遂有結代意。與桂枝、白芍、炙草各錢半，生薑一片，紅棗六枚切。夜服此，又次早醒來，諸恙悉平。惟心悸未愈，乃以炙甘草湯四劑全差。諸方均不離桂枝。又越日，孫椒君

以進梅漿，病下利，惡風，冷汗出，頭脹，胸悶，骨疼，腿軟，不欲食而嘔，一如沈君，給方與沈同。惟孫君以午夜市藥，藥肆不備紅棗，任缺之。服後，一時許，熱汗熱熱遍體，舒然睡去。翌早醒來，不知病於何時去。然則桂枝湯實爲夏日好冷飲而得表證者之第一效方，又豈惟治冬日北地之傷寒而已哉？夫傷寒而必限于北地，北地而必限于冬日，抑何固執之甚邪？俗醫無識，以耳爲目，使其見我治沈孫之方，必曰：「桂枝生薑皆辛熱之品，值此炎令，何堪抱薪救火？甘草大棗又悉甘膩之物，甘增中滿，膩能戀邪。若芍藥之酸收更屬不合。綜藥五味，乃無一可用者。」向使病者無堅決之信仰，聆此評語，得毋擊節嘆賞，而撕吾方紙乎？嗚呼，魚目混珠，燕石亂玉，亦安知不合理之論，按之事實，不幾相去萬里乎？設有醫者焉，遇上述之證，信吾此說，願用此方，但恐藥味太少，藥值太廉（原方價僅一角許），不足以壯觀瞻，而堅信仰，則薄荷，藿香，佩蘭，苡仁，穀芽，麥芽，燈心，茯苓，豆卷，扁豆之屬，不妨邀作陪客，聊湊熱鬧。但切勿用桂枝二分，還須泡湯代水，免致無效，反損吾經方聲價。不特此也，倘有識者見此，抑慮其笑壞齒牙乎？呵呵！

然則桂枝湯證之病理果如何，桂枝湯之藥理又如何至此，不能不有所解說。在余未陳己意之前，姑略引諸家之說，以資參考。醫宗金鑑略云：『桂枝辛溫，辛能散邪，溫從陽而扶衛。芍藥酸寒，酸能斂汗，寒走陰而益營。桂枝君芍藥，是於發汗中寓斂汗之意。芍藥從桂枝，是於固表中有微汗之道。……』陸氏九芝曰：『桂枝者，能入營而出衛者也。太陽主開，今風乘之，而過於開，則必祛風外出，而太陽之氣始復其常。但中風爲虛邪，營氣已弱，是宜慢泄。又風邪已近肌肉，卽爲肝氣乘脾，故君以桂枝，而必以養血和中者爲臣。風能化熱，以芍藥之涼者監之。……』柯氏韻伯曰：『此爲仲景羣方之魁，乃滋陰和陽，調和營衛，解肌發汗之總方也。……』此皆不離營衛以爲說。然而營衛茫茫，試問讀仲聖書者，有幾人能真個了解乎？先賢有謂桂枝湯中不應有酸寒之芍藥，而時賢祝味菊先生則曰：『本湯之組合，應以芍藥爲主藥，桂枝爲重要副藥。蓋適用本方之標準，在皮膚蒸發機能亢進，而自汗出者，故用芍藥以調節其亢進之機能。桂枝則不過補助心臟之作用而已，故麻黃湯中亦用之，其非主藥可知也。』此二說也，相左特甚。湯本右衛

門皇漢醫學云：「余之經驗，凡用芍藥、大棗、甘草之證，必診得筋肉攣急，而於直腹筋最爲明確……可爲三藥之腹證……亦可爲本方之腹證……以上純屬理論，實際上當隨師論，準據脈證外證，可以不問腹證也。」此說前後參差，亦堪商矣。衆說紛紜，吾將安從？

雖然，本書以實驗爲名，自當從實驗中求解決，安可囿於前賢近哲之說，以自錮也哉？今有桂枝湯中風證患者於此，惡風頭痛，發熱汗出，諸狀次第呈現。顧汗出不暢，撫之常帶涼意，是可謂之曰「病汗」。設其人正氣旺，卽自療機能強者，其發熱瞬必加甚，隨得暢汗，撫之有熱意，於是諸狀盡失。可知一切毒素（包括外來之病原物，及內壅之排泄物）已隨此暢汗以俱去，此所謂「法當汗解」是也。設其人正氣不足以辦此，則必須假外物或動作以爲助，例如啜滾熱之茶湯可以助汗，作劇烈之運動，就溫水之沐浴，亦皆可以助汗。方法不一，致汗則同。（當炎暑之日，吾人週身舒適無汗之時，偶作此三事，則致汗甚易，可爲明證。）及此汗出，病亦尋差。然而中風證之重者，又非此簡易療法

所得而幾，何況啜水太多，胃不能容，運動就浴，又易傷風，於是乎桂枝湯尙矣。

及服桂枝湯已，須臾，當歔熱稀粥一小碗，以助藥力。且臥牀溫覆。一二時許，將遍身熱熱微似汗出，（似者，續也，非「似乎」也。）病乃悉去。此汗也，當名曰「藥汗」，而別於前之「病汗」也。「病汗」常帶涼意，「藥汗」則帶熱意，病汗雖久，不足以去病，藥汗瞬時，而功乃大著，此其分也。有桂枝證者來求診，與桂枝湯，告之曰：「服此汗出，病可愈矣。」彼必曰：「先生，我本有汗也。」夫常人不知病汗藥汗之分，不足爲責。獨怪一般醫家尙有桂枝湯能發汗能止汗之辯，啾啾相爭，無有已時。不知以中風證而服桂枝湯，「先得藥汗」是「發汗」也，「病汗」遂除，亦「止汗」也。是故發汗止汗二說，若以爲非，則均非，若以爲是，則均是，惜乎未觀其通，尙差一籌耳！

試陳桂枝湯之實際藥理。曰：桂枝能活「動脈」之血者也，芍藥能活「靜脈」之血者也。動脈爲陽，故曰桂枝爲陽藥。靜脈爲陰，故曰芍藥爲陰藥。動脈之血由心臟放射，以外達於微絲血管，其地位由小而大，桂枝助之，故曰桂枝發散爲陽。靜脈之血由微絲

血管收同，以內歸於心臟，其範圍由大而小，芍藥輔之，故曰芍藥收斂爲陰。桂枝內含『揮發油』，故能發散。芍藥內含『安息酸』，故能收斂。收斂之後，繼以發散，發散之極，轉又收斂。二者互爲起訖，如環無端，依道運行，週而復始，是故收斂並無停滯之意，發散更非不復之謂。所以分名之者，蓋但示其運行之方向不同已耳。由是可知桂芍之分工，實乃合作。况微絲血管之遍布於身，無遠勿屆，與肌肉、神經、汗腺等雜沓而居。故動靜脈血運加速之後，勢必生熱，較前此之發熱尤甚。熱蒸汗腺，勢必汗出。與吾人劇烈運動之後，心臟鼓動加速，脈搏加速，血運加速，全身發熱，因而汗出，理正相同。惟此運動而生之汗，不必有若何毒素於其間，若夫先病後藥，因而得汗，其汗必含毒素無疑。吾人雖未經顯微鏡之檢察，事實固如此也。本湯煎服法中曰：『遍身熱熱，微似有汗者益佳。……若不汗，更服……又不汗，後服小促其間……若汗不出，乃服至二三劑……』仲聖諄諄垂教，諛諛叮嚀，以求一汗而後已者，抑亦何哉？曰：蓋惟藉此『藥汗』，方能排除一切毒素故耳！毒素既去，是即西醫所謂根本療法。願排毒素於體之外，而不殺毒菌於身之內，其

間又有上下牀之別矣。

炎暑之日，汗流浹背，誠能暢進冰製飲料，汗乃遂止。所以然者，冰能涼胃故也。然則涼胃既可以止汗，今欲出汗，又何可不溫胃？於是溫胃之良藥，兼可以止嘔之生薑爲必需之品矣。又恐汗出過多，將傷胃液，於是用大棗以攝持之。（說詳吳著大棗之主治。）又慮腸居胃下，胃失和，則腸有受傳之虞，於是預用甘草以安之。（說詳吳著甘草之主治。）要之，薑也，棗也，草也，同爲溫和胃腸之聖藥。胃腸性喜微溫，溫則能和，故云。胃腸既受三藥之扶護而和，血液循環又被桂芍之激勵而急，表裏兩合，於是遍身熱熱汗出。若其人爲本湯證其一其二之表證者，隨愈，卽有本湯證其三之吐者，亦愈，或有本湯證其四之利者，亦無不愈。使更能明其孰輕孰重，加以權衡，則仲聖復生，亦猶是乎？

試更由此返溯桂枝湯證之實際病理。曰：一言以蔽之，胃腸虛寒，血運不暢而已。身熱者，血運自起救濟，以蒸肌肉，（包括神經汗腺，）惜乎救濟之力不足，終不能解除困苦。故大論曰：「桂枝本爲「解肌。」」汗出惡風者，毒素阻於汗腺，排之不能盡，涼風襲

於身旁，抗之無餘力故耳。頭痛者，殆頭部神經不堪充血之壓迫，因而不舒。以上所言，殊嫌抽象簡略，深自愧赧，然而大致不錯，却可引以自慰者。

執此以論，然後知營衛之說，本屬渺茫，談者娓娓，聽者未必津津，其定義既無一定，更不得一般學者之公認。故余以爲營衛之說雖古，暫殊不必借重，轉滋糾紛。獨柯氏隨證用藥，不拘六經中傷之說，卓爾不羣，不愧仲聖功臣。若言桂枝湯不用芍藥，豈非獨活動脈之血，難竟促進血運之全功？反之，以芍藥爲主藥，又豈非矯枉過正？餘如三藥治學急之腹證，既自破其說，將何以令人信服？夫遠哲近賢著書立說，留爲吾讀，是皆吾師，我敬之愛之。然而我愛吾師，我尤愛真理。苟真理之所在，我不能違之，以受師說。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竊有同慨。

余與吳君疑軒，先後並肩事拙巢夫子。每遇一醫學難題，必相互爭辯，務求得到真理而後快。於桂枝湯證，何莫不然？故余於本湯之一知半解，初非一人之獨得也。然而截至最近，吾二人對於本湯意見，尙有紛歧之處，並未趨於完全一致之途。可見學術問題

之爭執雖同窗密友有不可以假借阿好若此者吳君嘗作「閒話桂枝」一文述其對於本湯之意見甚詳此文併前述吳著各篇均收入本書附錄中以資參證。

曹穎甫曰 以上所陳說甚有意味惟破除營衛之說則殊有未安仲師於桂枝湯條問不曰衛不與營和乎蓋中風一證皮毛本開衛氣之行於皮毛中者自能挾太陽寒水作汗外泄故病常自汗出風邪在肌肉腠理衛閉不開營氣之行於肌腠中者乃不能自發其汗皮毛中自汗故曰衛強肌腠凝閉不能作汗故曰營弱脾主肌肉故曰繫在太陰而太陰篇中桂枝湯條問與太陽篇更無差別吾嘗謂桂枝湯爲扶助脾陽之劑豈不然乎

李惟熙。宋舒州人。通醫學。善論物性。嘗曰。菱芡皆水物。菱性寒而芡性暖者。蓋菱開花背日芡開花向日故也。又曰。草木花皆五出。

性物論
惟梔子與雪花六出。此殆陰陽之理。若桃杏花六出者。結實雙仁。雙仁者殺人。失常故也。果類入水皆浮。不浮者亦殺人。果之蠹者必不熟。熟者必不蠹。

第五案 桂枝湯證其五 佐景筆記

佐景曰

虞師舜臣嘗曰：『一二八之前，閘北有一老婦。其子服務於郵局。婦患腦疽病，周圍蔓延，其徑近尺許。啓其所蓋膏藥，則熱氣蒸蒸日上。冒頭項不能轉側。余與余鴻孫先生會診之，三日不見大效。四日診時，天色已晚，見病者伏被中，不肯出。詢其故，侍者曰：『每日此時惡寒發熱汗出。余乃悟此爲嗇嗇惡寒，翕翕發熱之桂枝湯證。』即用桂枝五分，芍藥一錢，加薑草棗輕劑投之。次日，病大減。遂逐日增加藥量，至桂枝三錢，芍藥五錢，餘三味亦如之，不曾加他藥。數日後，竟告全愈云。』

佐景按 腦疽，病也。虞余二先生先用治腦疽法治之，三日不見大效。及察知患者有桂枝湯證，試投桂枝湯，用桂枝不過五分，芍藥不過一錢，薑草棗又皆和平之品，諒其爲效也當僅矣。然而功出望外，毋怪虞師之驚奇。且用獨方而竟全功，更可見惟能識證者方能治病。何況仲聖方之活用，初非限於桂枝一湯，仲聖所以於桂枝湯加減法獨詳者，示後人以楷模耳。果能將諸湯活而用之，天下尙有不治之病哉？由是細研，方知吾仲聖「脈證治法」之真價值。以視彼西醫之斤斤於病，而不知證者，其間實不可以道里計矣。人曰：西醫長外科，中醫長內科。或曰：西醫長急救，中醫長調理。我則曰：皆非也。當曰：西醫長在病，中醫長在證。彼身爲中醫，不知從證字發揮，而以病與西醫爭短長者，是未知中醫學之真諦故也。我惜之。

曹穎甫曰 丁甘仁先生有言，腦疽屬太陽，發背屬太陽合少陰。二證妄投涼藥必死。旨哉言乎！嘗記予少時，居江陰東鄉之后塍，有蔣崑田者，中醫也，嘗患腦疽，家居不出，三日先考遇之於市上，問所患，曰：愈矣。問何法治之，曰：桂枝湯耳。問用桂枝幾何，曰：四分耳。以四分

之桂枝，能愈腦疽，宜虞生舜臣用五分之有特效也。惟蔣之證情輕，故四分已足。老婦之證重，故加至三錢。若狃於蔣之四分，而援以爲例，設遇重證，當用三四錢者，則殆矣。

楮實薑豆

吳廷紹。南唐人。爲太醫令。烈祖喉中癢澀。進藥無驗。廷紹進楮實湯。服之頓愈。宰相馮延巳嘗病腦痛。醫工旁午。累日不痊。廷紹至。先詰其家人曰。相公酷嗜何物。對曰。每食山鷄鷓鴣。廷紹進薑豆湯。一服立差。羣醫默誌。他日以楮實治喉癢。以薑豆湯治腦痛。皆無效。或問其故。廷紹曰。烈祖常服餌金石。吾故以木之陽實勝之。木王則金絕矣。馮公嗜山鷄鷓鴣。二鳥皆食烏頭半夏。薑豆乃解其毒爾。羣醫大服。

第六案 桂枝湯證其六 佐景醫案

王右

無表證，脈緩，月事後期而少，時時微惡寒，背部為甚，納穀減，此為血運遲滯，胃腸虛弱故也，宜桂枝湯以和之。

川桂枝 三錢

大白芍 三錢 酒炒

炙甘草 三錢

生

薑 三片

大

棗 十二枚

佐景按

吾國舊式婦女平日缺少運動，每致食而難化，冬日限於設備，又未能勤行

沐浴。而家庭組織龐雜，妯娌姑嫂每難和睦，因而私衷抑鬱，影響氣血。始則氣逆腕痛，納穀不暢，自稱曰肝胃氣，書則謂木侮土。名雖有雅，俚顯晦之分，實則無二致也。馴至頭暈心悸，經事不調，成西醫所謂貧血症。按其脈，常緩而無力。若貧血甚者，反成細小而數。不待風寒之侵襲，而常蕭瑟惡寒，尤其在冬日為甚。余逢此等證狀，常投桂枝湯原方。病者服後，陡覺周身溫暖，經脈舒暢，如曝冬日之下，如就沐浴之後。此無他，桂芍活血之功也。

而向之大便難者，今乃得潤滑而下，因甘草安腸，本有緩下之力。若大便仍堅踞不動，不妨加大黃每劑一錢以微利之，生者固佳，製者亦可。二三劑後，便乃暢行，且胃開矣。其用甚妙，親歷者方能言之。若嫌大黃近於霸道，則不妨改用研麻仁每劑四五錢，亦可緩緩奏功。况又有薑棗以刺激其胃機能，令化穀食爲精微，淵源既開，血乃漸滋。吾師常以簡括之句表本湯之功，曰：『桂枝湯功能疎肝補脾者也。』蓋肝主藏血，血行既暢，神經胥得涵養，可杜煩躁之漸，故曰疎肝，亦曰平肝。脾本概括消化系統而言，今腸胃既健，故曰補脾，善哉言乎。

於此有一要點須注意及者，即本案王右服桂枝湯後是否汗出是也。曰：不汗出，但覺周身溫暖而已。然則桂枝湯果不能發汗乎？曰：發汗與否乃服後之現象。服後之現象等於方藥加病證之和，非方藥可得而獨專也。詳言之，桂枝湯必加中風證，乃得『藥汗』出，若所加者非中風證，而爲如本案之裏證（姑名此以別於太陽中風之表證），必不得汗出，或縱出而其量必甚微，甚至不覺也。吾人既知此義，可以泛應諸湯。例如服麻黃

湯而大汗出者，必其人本有麻黃湯證，服承氣湯而大下者，必其人本有承氣湯證。反之，加麻黃湯於承氣證，加承氣湯於麻黃證，則欲下者未必劇汗，欲汗者未必劇下，有可斷言者。然而病之形能既亂，於是壞病成矣。

或問曰：「桂枝湯既能治表證，又能治裏證，表裏不一，方藥却同，亦有仲聖之言可資證明乎？」曰：「師曰，婦人得平脈，陰脈小弱，其人渴，不能食，無寒熱，名妊娠，桂枝湯主之。」夫曰「無寒熱」，非即無表證之互辭乎？曰「不能食」，而「渴」，非即胃腸虛寒，不能化穀食爲精微乎？曰「名妊娠」，非即謂無病而更無表證乎？問者又曰：「請更作一譬喻，以開茅塞。」曰：「我前不云乎，桂枝湯者功能促進血運，溫和腸胃者也。此二事也，適猶國家之整飭軍旅，（依西說白血球能撲滅病菌）籌備錢糧（依內經脾胃爲倉廩之官）然。夫軍旅張，錢糧足，可以禦外侮，然而欲消內患，亦莫不賴此。是故胃腸溫和，血運暢行者，既可以消內病，更可以却外邪，所謂「進可以攻，退可以守」者是也。

或又曰：若是論之，桂枝湯直是一首補方，縱令完全無病之人，亦可服此矣。曰：何莫

不然乎人服此，亦猶稍稍運動，略啜咖啡而已。陸自量先生曰：「余亦曾以桂枝湯（桂枝白芍各四錢）於無病時試服十數劑，服後絕無其他細微影響。此係以身作則，非子虛之談也。」（文見蘇州國醫雜誌第六期）可爲明證。實則並非無細微影響也，蓋亦猶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耳。惟嚴格言之，平素腸胃實熱，血壓亢進之人，究不甚宜毋須一試。但亦決無「桂枝下咽，陽盛則斃」之事。余亦屬實熱之體，平時不耐辛辣煎炒之品，偶因受寒泄瀉，必進桂枝湯一二劑，良佳。若夫素體虛寒之老人及婦女服此，誠有意想不到的效力。勝世之成藥徒持廣告爲號召者多多。故仲聖以本湯爲溫補主方，加桂卽治逆氣衝心，加附子卽治遂漏不止，加龍骨牡蠣卽治盜汗失精，加白芍飴糖卽治腹中痛，加人參生薑芍藥卽治發汗後身疼痛，更加黃耆當歸卽治虛勞，去白芍加生地麥冬阿膠人參麻仁，卽治脈結代心動悸，無一非大補之方。綜計傷寒論中，共一百一十三方，由桂枝湯加減者乃佔二十餘方。然則仲聖固好用補者也。誰謂傷寒方徒以攻劫爲能事乎？

上述各節聊表桂枝湯之妙用，然而桂枝湯之妙用却決不盡於此。一言以譽之，有病治病，無病養身，其桂枝湯之謂乎。奈何仲聖以後之人，每陽譽其功，曰：是能調和營衛，却陰畏其峻，曰：我慮下咽則斃。許叔微曰：「仲景一百一十三方，桂枝獨冠其首，今人全不用，何也？」然則當日之醫士，其伎倆原若是而已。而桂枝湯抑何蹇運其甚耶？汪訥庵曰：「仲景治傷寒用麻黃桂枝，而全不用羌活防風，是古人亦有所未備也。」噫，不明其功，而責其缺，抑何陋耶？吳鞠通著溫病條辨，假三焦，抗六經，又不肯捨桂枝湯之效，故強列爲第一首要方，乃受時醫之譏諷，信矣。章次公先生曰：「自有清中葉蘇派學說盛行以後，桂枝之價值遂無人能解。病屬外感，既不敢用之解肌，病屬內傷，更不敢用之補中，不免有棄材之歎……蘇派醫生所以不敢用桂枝，其理由之可得而言者，不外「南方無真傷寒，」仲景之麻桂僅可施於北方人，非江南體質柔弱者所能勝。故若輩一遇熱病，無論傷寒溫病，一律以大豆卷，連翹，桑，菊，應付之。於此而欲中醫之不式微，難言之矣……」嗚呼，起式微而中興，伊誰之責耶？我輩學者，盍共奮起！

曹穎甫曰 本案桂枝湯證其六亦當屬諸太陰。蓋桂枝湯一方，外證治太陽，內證治太陰，仲師於兩篇中既列有專條矣，此又何煩贅說！惟以此治太陽證，人所易知，以之治太陰病之繫在太陰者，爲人所不信，自有此驗案，益可見仲師之言，初無虛設矣。夫仲師不云太陰病，腹滿而吐，食不下，自利腹痛乎？設太陰病遇浮緩之太陽脈，卽桂枝湯證矣。

以死爭乎

文摯。春秋戰國時宋人。齊閔王疾。使人至宋迎之。文摯診王疾。謂太子曰。非怒則王疾不可治。怒王則文摯死。太子曰。苟已王疾。臣與母以死爭之。願先生勿患也。文摯曰。諾。與太子期而往。不當者三。齊王固已怒矣。文摯至。不解履登牀。履王衣問疾。王怒不與言。文摯因出陋辭以重怒王。王叱而起。疾遂已。王不悅。果以鼎生烹文摯。太子與母合爭之不得。

第七案 麻黃湯證其一 穎師醫案

范左

傷寒，六七日，形寒發熱，無汗，而喘，頭項腰脊強痛，兩脈浮緊，為不傳也，麻黃湯主之。

麻黃一錢 桂枝一錢 炙草八分 杏仁三錢

佐景按 此吾師早年之方也，觀其藥量之輕，可以證矣。師近日所疏麻桂之量，常在三五錢之間，因是一劑即可愈疾。師常詔余儕曰：『予之用大量，實由漸逐加而來，非敢以人命為兒戲也。夫輕劑愈疾也緩，重量愈病也迅。醫者以愈病為職者也，然則予之重量，又豈得已也哉？』

何公度先生作『悼惲鐵樵先生』文中之一節云：『……越年，二公子三公子相繼病傷寒。先生痛定思痛，乃苦攻傷寒論……如是者有年，而四公子又病傷寒。發熱，

無汗，而喘。遍請諸醫家，其所疏方，仍不外乎歷次所用之豆豉，山梔，豆卷，桑葉，菊花，薄荷，連翹，杏仁，象貝，等味。服藥後，熱勢依然，喘益加劇。先生乃終夜不寢，繞室躊躇。迨天微明，乃毅然曰：此非傷寒論，「太陽病，頭痛發熱，身疼，腰痛，骨節疼痛，惡風，無汗，而喘者，麻黃湯主之。」之病而何？乃援筆書：麻黃七分，桂枝七分，杏仁三錢，炙草五分。持方與夫人曰：「吾三兒皆死於是，今四兒病，醫家又謝不敏，與其坐而待斃，曷若含藥而亡！」夫人默然。嗣以計無他出，乃即配藥煎服。先生則仍至商務印書館服務。及歸，見病兒喘較平，肌膚有潤意，乃更續予藥，竟得汗出喘平而愈。四公子既慶更生，先生乃益信傷寒方……

『（錄現代中醫月刊第二卷第九期）以上所引文字，不過寥寥數行。然而以吾觀之，其中含蓄之精義實多。時醫遇風熱輕證，能以桑菊梔翹愈之，一遇傷寒重恙，遂不能用麻黃主方。罹其殃者，夫豈惟惲氏三兒而已哉？此其一義也。惲先生苦攻傷寒論有年，及用輕劑麻黃湯，尚且繞室躊躇，足見醫學之難。此其二義也。然此諸義非吾所欲討究，吾之所求者，借以表白麻黃湯全證耳。

麻黃湯之全部脈證，厥爲喘，其甚者鼻扇，兩脈浮緊，按之鼓指，頭痛，惡寒，無汗，或已發熱，或未發熱，嘔逆，身疼，腰痛，骨節疼，疼等等。考其簡要病理：厥爲寒氣外犯皮毛，內侵肺藏。肺藏因寒而閉，呼吸不利，故上逆而作喘。肺藏既失職，鼻管起代償動作，故鼻扇。皮毛因寒而收，排泄失司，故凜冽而惡寒。血液循環起救濟，故發熱。血運呈緊張，故脈緊。胃受影響，故嘔。神經不舒，故痛。若欲求其詳，雖長篇累牘難以盡之。但憑脈證以施治，已足以效如桴鼓，此仲聖之教，所以爲萬世法也！

鼻

申光遜。唐人。精於醫。有友孫仲敖寓居於桂。光遜往謁之。仲敖延入臥內。冠簪相見。曰。非慵於巾櫛也。蓋謂腦痛爾。光遜卽命醇酒升餘。以辛辣藥洎胡椒乾薑等屑半杯以溫酒調。又於枕函中取一黑漆筩。如今之筥項。安於仲敖之鼻竅。令吸之。至盡方就枕。旋有汗出。其疾立愈。蓋鼻欽之類也。

飲

第八案 麻黃湯證其二 穎師醫案

黃漢棟

夜行風雪中，冒寒，因而惡寒，時欲嘔，脈浮緊，宜麻黃湯。

生麻黃

三錢

川桂枝

三錢

光杏仁

三錢

生甘草

錢半

拙巢註 漢棟服後，汗出，繼以桔梗五錢，生草三錢，炮湯飲之，愈。

佐景按

麻黃湯全部脈證固如前案拙按所云，但並不謂必如此諸狀悉具，乃可用

本湯，若缺其一，即不可施也。反之，若病者體內之變化，確屬麻黃湯證之病理，則雖見證稍異，亦可以用之而效。緣病者體氣不同，各如其面，加以受邪有輕重之別，時令有寒熱之殊，故雖同一湯證，彼此亦有差池。若前按所引，有喘而無嘔，本案所載，則有嘔而無喘是也。大論曰：『太陽病，或已發熱，或未發熱，必惡寒，體痛，嘔逆，脈陰陽俱緊者，名爲傷寒。』竊謂此『必』字猶言『多』也，並非一定之謂。蓋其人胃氣本弱，或有濕痰，故牽引

而作嘔。若夫喘，則實爲麻黃湯之主證，較嘔著要多多，此吾人所當瞭然於胸中者也。

舍親童君公邃供職江都營業稅徵收局，客冬來函告云：「弟日前亦患傷寒，初起頭痛發熱，胸悶咳多而喘，脈浮而緊。微風著身，卽毛骨竦然。服豆豉、蔥白、杏仁、桑枝等二劑，汗仍不出，反惡寒加甚。疊被三牀，亦不覺其暖。於是乃疏麻黃湯方三分之二量，（佐景註：此所謂量，諒係指本書樣本中本湯之藥量。）半服而汗出，愈矣。當其未服之先，同事無不阻之。而閱歷深富之邗上名醫亦言不可服。弟以各證既具，長沙必不我欺，毅然決然而行之。不及二小時之久，而疾頓瘳。可見時醫不讀書往往如此，可嘆也。」如皋姚世琛先生亦惠書相告，曰：「客冬余與內人形影同患傷寒，發熱無汗，體痛嘔逆，呼吸窒促，迺共以麻黃治之。一劑既已，因篤信仲聖之學。」云云。足見有此證，用此方，得此方，循此證，時不分古今，地不分中外，曾無二致也。

翳

朱杰。宋江寧人。治目如神。鍼甫下。而翳旋徹。

第九案 麻黃湯證其三 穎師講授 佐景筆記

師曰

予憶得丁甘仁先生逝世之一年，若華之母，於六月二十三日親至小西門外觀看房屋。迨回家，已入暮。曰：今夜我不能親視舉炊，急欲睡矣。遂蓋被臥，惡寒甚，覆以重衾，亦不溫。口角生瘡，而目紅，又似熱證。腹中和，脈息浮緊有力。溫覆已久，汗仍不出，身仍無熱。當以天時炎暑，但予

麻

黃_{二錢}

桂

枝_{二錢}

杏

仁_{三錢}

甘

草_{一錢}

服後，溫覆一時，不動聲色。再作一劑，麻桂均改爲三錢，仍不效。更予一劑，如是續作續投，計天明至中午，連進四劑，了無影響。計無所出，

乃請章生次公來商。次公按脈察證，曰：先生膽量何其小也？曰：如之何？曰：當予麻桂各五錢，甘杏如前。服後，果不滿半小時，熱作，汗大出，臭氣及於房外，二房東來視，掩鼻而立。人立房外內望，見病者被上騰出熱氣。於是太陽病罷，隨轉屬陽明，口乾渴，脈洪大，而煩躁。乃以調胃承氣下之。嗣後病證反覆，調理月餘方愈。周身皮肉多作紫黑色，歷久乃退。

佐景按

本案示證重藥輕難能去病之例，醫者所當深曉。惟竊意藥之能起瞑眩，亦當待相當時間。麻黃湯雖號峻方，其服後之致汗當亦須三五小時。若分量過峻，求功過急，則出汗固得，而汗後之過分化燥，亦當並顧及之。故醫者宜權衡輕重，不當有偏執之見也。若夫世之一般時醫，視麻黃若蛇蝎，終身不以入藥籠者有之，或謂麻不過三（分）桂不過五（分）者有之，是所謂畏首畏尾，身其餘幾？余恐一家之言猶不足以信服讀

者，爰再引選論一則，以爲佐證。

楚燁先生作『麻黃用量實驗記』曰：『麻黃爲利尿發汗藥，表劑之猛將。然其用量尙未有確切之考定也。仲景大青龍湯麻黃之藥用量多至六兩，近世醫家之用麻黃，其量自三分至錢半而止，未聞有至三四錢者。然以余近日所身受之經驗考之，則麻黃之藥用量固不止錢半已也。今歲季夏六月，壯暑酷熱，揮扇成風，汗下如雨。余性好游泳，體格壯實，腠理堅強，苦熱尤甚。每日必泳水三四小時，始能適意。否則鬱鬱終日，神氣不舒也。某日假期往浴，入水凡七小時。泳時赤日懸空，赤帝施威。歸途，忽密雲作態，沛然下雨。地上起白氣一陣，余大意吸之，歸而遂病。脈浮而緊，一息六至，頭疼惡寒，發大熱，全體如焚，神思憤憤，昏不知人，但全身乾燥無汗，口亦不渴耳。請甲醫診之，投以桑菊飲加梔子五錢，二劑熱退，而他證如故。乙醫以杏蘇飲，新加香薷飲投之，亦如故。後續投以清絡飲，倍其分量，二劑弗效。遷延二來復，熱雖退而胸滿氣喘，兼有咳聲無痰。至三星期後，乃就診於本地頗負時譽之劉醫，斷爲傷暑伏熱，脈沈緊而微，法仍當主表，投以滑石羌活

等清暑利濕之藥，用麻黃三錢半。余初意頗畏之，後以古人用之有至六兩之先例，且現今醫界正以其用量未得解決，亦何妨親身一行實驗也。遂如量煎服之。服後三十分鐘，覺脈搏增加，血行旺盛，體溫略覺增高，出汗三次，量不甚多，微透衣襟而已。五小時內，小便者三次，量較未服藥前約增二分之一。此外并未感覺其他不良副作用之發生。翌日復診，脈之緊張者已去其泰半，後進以他劑二服而安，今已還我康健矣。以余之實驗推之，則麻黃之藥用量可至四錢也。海內賢彥其有所研究討論而昭示焉，斯不獨余個人之幸，亦醫林之幸也。」（錄醫界春秋第六十四期）經驗之言，彌足珍貴。所謂「出汗三次，量不甚多，」堪作「微似汗」或「微續汗」三字之無上妙註。然則大論麻黃湯方後云：「覆取微似汗，」又豈非至真之言？我願天下醫士，遇麻黃湯重證，能大膽用麻黃湯！

第一〇案 麻黃湯證其四 穎師講授 佐景筆記

師曰

予友沈鏡芙先生之房客某君，十二月起，即患傷寒。因貧無力延醫，延至一月之久。沈先生傷其遇，乃代延予義務診治。察其脈，浮緊，頭痛，惡寒，發熱不甚，據云初得病時即如是。因予：

麻

黃二錢

桂

枝二錢

杏

仁三錢

甘

草一錢

又因其病久，胃氣弱也，囑自加生薑三片，紅棗兩枚，急煎熱服，蓋被而臥。果一刻後，其疾若失。按每年冬季氣候嚴寒之日，患傷寒者特多，我率以麻黃湯一劑愈之，誰說江南無正傷寒哉？

佐景按

內經一日太陽，二日陽明，三日少陽……之說，殊不足以爲訓。若本案所示，

其人作麻黃湯證，不服藥者一月之久，而麻黃湯證依然存在。及投以麻黃湯，一劑而愈，其效又依然如響。是蓋其人正氣本旺，故能與邪久持也。余在廣益醫院施診，曾遇一小兒驚厥之恙。目瞠神呆，大便不行，危在旦夕。迭用承氣下之，白虎清之，數日方定。旋竟轉爲少陽寒熱往來之證，予以小柴胡湯加味。如是數日，又略安，意其愈矣。某日偶巡視鄰近某善堂，驚見此兒又在。其母曰：多謝先生再造之恩，活此小犬。昨日作卦占兆，謂有方向吉利故，改就此處調理爲吉云云。予更細察其病情，則寒熱日數度發，又是麻桂各半湯之證矣。屈指計之，距其起病之日，已近一月。觀其病變曲折，彷彿「離經叛道」，是又豈一日二日之說，所得而限之哉？

驅蟲 鍼

李明甫。宋東陽人。精鍼法。義烏令。病心痛垂死。明甫視之曰。有蟲在肺下。藥力所不及。惟砭之可愈。乃給謂於背上點穴。密取水以噴之。令方驚而鍼已入。既而腹大痛。下黑水數升。蟲盡出。疾遂愈。

第一一案 麻黃湯證 其五 穎師醫案

俞右 住高昌廟維德里一號

傷寒，頭項強痛，惡寒，時欲嘔，脈緊，宜麻黃湯。

麻黃_{五錢} 桂枝_{五錢} 杏仁_{三錢} 生草_{三錢}

佐景按 病者服此方後，絕不汗出。閱者或疑余作詐言，安有服麻桂各五錢，而無反響者乎？非也，有其故在。緣病者未進藥之先，自以為大便不通，誤用瀉鹽下之。及其中氣內陷，其脈即由浮緊轉為微細，故雖服麻黃湯，而汗勿出。二診，師加附子以振心陽，救逆而差，此不汗出之因於誤治者也。余更目親師治史惠甫君之弟，發熱，惡寒，無汗，用麻桂各三錢，一劑，亦絕不汗出。二劑加量，方得微似汗解。其故安在？蓋史君弟執業於鴻昌造船廠，廠址臨江，江風颯颯，史弟平日督理工場之間，固曾飽嘗風露者，此不汗出之因於地土者也。又余在廣益醫院治一人，衣冠楚楚，發熱，惡寒，無汗，頭痛，與麻桂各三錢，餘藥

稱是。次日二診，謂服藥後，了無變化。囑再服原方。三診又然。予疑院中藥量不足，囑改從藥鋪購服。四診，依然未汗出，予百思不得其故。及細詢其業，曰：『吾包車夫也。』至是，予方恍然。蓋若是之人，平日慣伍風寒，本不易受風寒之侵襲。若果受其侵襲，則其邪必較常人爲重，此不汗出之因於職業者也。然凡此諸例，其不汗出，猶可理解。余又曾治一妊婦腫病，面目手足悉腫。一時意想所至，逕予麻黃湯加味。次日覆診，腫退其半。問曾汗出否？曰：否。問小便較多否？又曰：否。然余未之信也。予原方加減。三日，腫將退淨，仍問其汗與小便各如何？則又絕口否認。倘其言果屬真切，則若不曰：水化爲氣，無形外泄，而承認生理學上之所謂『潛汗』，直無理足以釋之。嘻，病情萬變，固有不可以常理格之者，惟親歷者能信是言。

曹穎甫曰 發熱惡寒無汗，而兩脈浮緊者，投以麻黃湯，無不應手奏效。辛未六月，有鄉人子因事居舍弟裔伯家，卒然覲病，發熱惡寒，擁被而臥，寒戰不已。長女昭華爲疏麻黃湯服後，汗出神昏，裔伯大恐，不踰時，沈沈睡去，日暮始醒，病若失。大約天時炎熱，藥劑太重，以

致神昏，非有他也。今年陰歷十一月初一日，予在陝西渭南縣，交通銀行行長曹欣莊之弟志松病，發熱無汗，脈浮緊，予用麻黃三錢，桂枝四錢，生草三錢，杏仁五錢，服後微汗出，脈微嗜臥，熱退，身涼，不待再診，病已愈矣。又記昔在丁甘仁先生家，課其孫濟華昆季，門人裴德炎因病求診於濟萬，方治爲荆防等味，四日，病無增減，亦不出汗。乃招予往診，予僅用麻黃二錢，桂枝一錢半，杏仁三錢，生草一錢。明日，德炎不至，亦不求再診，予甚疑之。越日，德炎欣然而來曰：愈矣。予按傷寒始病脈之所以浮緊者，以邪正交爭於皮毛肌腠間，相持而不下也。一汗之後，則皮毛肌腠已開，而邪正之交爭者解矣。世人相傳麻黃多用亡陽，而懸爲厲禁，然則病太陽傷寒者，將何自而愈乎？

佐景又按 以上錄桂枝麻黃二湯證既竟，請再略伸數語，以明二湯之異趣。前人恆謂桂枝湯治風傷衛，麻黃湯治寒傷營，卽今日之學子亦有篤奉此說者，竊意此說大非當關之。

余曰：桂枝湯爲治太陽病之屬於腸胃虛寒者，麻黃湯爲治太陽病之屬於肺藏寒

實者。故余伸述桂枝湯之義，凡六則，計八千餘言，獨不一及肺字。及述麻黃湯證，卽着重肺字，此其彰明較著者也。爲桂枝湯爲治虛，故余曰桂枝湯爲補方，麻黃湯爲治實，故余曰麻黃湯爲攻方。爲其爲補方，故桂枝湯可以常服。爲其爲攻方，故麻黃湯未可妄試。攻補互異，此二湯之所攸分。惟其對象同是寒，故曰二湯爲傷寒（廣義的）之主方。爲此二證常見於傷寒（廣義的）之初起，故曰二湯爲太陽之主方。試更以西醫之名詞爲說，則可曰桂枝湯爲消化器系之感冒方，麻黃湯爲呼吸器系之感冒方。學者能知乎此，方明二湯之真趣，更當審風寒營衛之舊說，將不堪一擊矣！

夫曰風以喻邪之輕，曰寒以喻邪之重，猶可說也。獨不聞衛氣爲肺所主，既知麻黃湯爲治肺之良方，當曰麻黃湯主治寒傷衛乎？獨不聞營氣爲血之精，既知桂枝湯有活血之桂芍，當曰桂枝湯主治風傷營乎？明明顛倒是非，人乃熟視無覩，抑亦何哉？豈其見大論辨脈法篇有「風則傷衛，寒則傷營」之文，遂致賢賢相傳，造成此失耶？然而辨脈法篇，非仲聖原文，又固盡人所知也。卽太陽篇中言營衛處每亦自相矛盾。例如原文曰：

「病常自汗出者，此爲營氣和，營氣和者外不諧，以衛氣不共營氣和諧故爾。以營行脈中，衛行脈外，復發其汗，營衛和則愈，宜桂枝湯。」又曰：「太陽病，發熱汗出者，此爲營弱衛強，故使汗出。欲救邪風者，宜桂枝湯。」夫首條言桂枝湯治營和衛不諧，次條又言本湯治營弱衛強，強固不諧之謂，若夫弱又安得謂之曰和？仲聖之言豈竟若是紛亂耶？又太陽篇原文，營衛必相提，且必與桂枝湯並論。若言麻黃湯，既不及衛，更不及營。豈後人嫌麻黃湯之寂寞寡伴，乃強分桂枝湯之營以歸之耶？故精鑿言之，傷寒論中言營衛處既不多，且決不似仲聖口吻。然則營衛云何哉，我甯暫舍之！

或曰：子以爲營衛不足恃，拜聞命矣。然則太陽經病府病之說如何？謹答曰：是說之謬較營衛尤甚，其入人之深，賢者不免。余每篤信章氏太炎之醫論，然而章氏曰：「傷寒論之太陽病，應分別論之。初起時之麻黃湯證、桂枝湯證，僅爲太陽之前驅證，猶非太陽正病也。惟水蓄膀胱之五苓散證，及熱結膀胱之桃核承氣湯證，斯爲太陽正病。」竊意未敢贊從。考此所謂經病府病蓄水蓄血說之失，其因有三。一爲本內經經絡之舊說，二

爲五苓散及桃核承氣湯悉列太陽篇中，而條文復冠以太陽病三字。三爲五苓散及桃核承氣湯中，悉有桂枝。夫處處本內經之說以釋傷寒論，無異御錦繡之衣，行荆棘之途，將無往而不掣肘，此其失一也。小柴胡湯，人皆知爲少陽病之主方，四逆湯，人皆知爲少陰病之主方，而悉列在太陽篇中，與五苓桃核並肩，故以所列篇章而論方，此其失二也。烏梅丸中有桂枝，將以爲太陽方乎？半夏散中有桂枝，將亦爲太陽方乎？此其失三也。欲免諸失，當曰：桃核承氣湯爲陽明方，五苓散爲少陽方。夫桃核承氣湯中有硝黃，與大承氣湯同例，謂爲陽明方，似猶近是，人或信之。獨謂五苓散爲少陽方，得毋離經叛道，故作驚人之論乎？曰：非也。余作此言，有實驗以爲徵，有病理以爲說，悉詳本錄第二集中，茲不先贅。或曰：依君之論，太陽將僅餘麻桂二方矣。曰：容或近之。故若謂麻桂二湯證爲太陽正病，爲六經病之前驅也可，謂麻桂二湯證僅爲太陽病之前驅，猶非太陽正病，實不可也。

敘述至此，不能不連及太陽病三綱鼎立之說。孫思邈千金翼方首謂傷寒全論不

過三方，桂枝麻黃大青龍湯是也，其餘均爲救逆之方云云。夫桂枝湯爲風傷衛，麻黃湯爲寒傷營，大青龍湯爲風寒兩傷營衛，成氏、許氏、方氏諸賢，或述於先，或繼於後，千百年來，播爲醫林美談。幸生韻翁快人，發爲快語，曰：「旣云麻黃湯治寒，桂枝湯治風，而中風見寒，傷寒見風者，曷不用桂枝麻黃各半湯，而更用大青龍湯主治耶？」吾知主三綱鼎立說之古人一聞此語，得毋俯首耶？韻翁謂大青龍湯爲麻黃湯加味，不愧名言，其不能與麻桂二湯相鼎足者，彰彰明甚。若夫麻桂各半湯之所治，雖與麻黃湯及桂枝湯悉異，然以其證情之重要言，以其病例之多寡言，更不能與二湯並駕齊驅。然則太陽病之主方似僅餘麻桂二湯矣。

雖然，尙有第三方在。但今者吾舉其名以告，又恐滋君之疑，無從解君之惑，好在吾經方實驗錄一書，以經方爲經，以實驗爲緯，以理論爲花紋。敢請諸公先察經緯，慢賞花紋，而容吾述葛根湯證治如下。

第一二案

葛根湯證其一

穎師講授

佐景筆記

師曰

封姓縫匠，病惡寒，遍身無汗，循背脊之筋骨疼痛不能轉側，脈浮緊。余診之曰：此外邪襲於皮毛，故惡寒無汗，况脈浮緊，證屬麻黃，而項背強痛，因邪氣已侵及背輪經絡，比之麻黃證更進一層，宜治以葛根湯。

葛

根五錢

麻

黃三錢

桂枝二錢

白

芍三錢

甘

草二錢

生

薑四片

紅

棗四枚

方意係借葛根之升提，達水液至皮膚，更佐麻黃之力，推運至毛孔之外。兩解肌表，雖與桂枝二麻黃一湯同意，而用却不同。服後頃刻，

覺背內微熱，再服，背汗遂出，次及周身，安睡一宵，病遂告差。

佐景按

余讀傷寒論，至「太陽病，項背強几几，無汗，惡風，葛根湯主之。」條，未嘗不

廢書長歎，曰：「何葛根湯之不幸，竟沈埋千古，無一人知其爲仲聖治太陽溫病之主方也！」夫仲聖未嘗曰：「太陽病，中風，桂枝湯主之。」（「太陽，中風，陽浮而陰弱，陽浮者熱自發，陰弱者汗自出，齋齋惡寒，淅淅惡風，翕翕發熱，鼻鳴乾嘔者，桂枝湯主之。」一條，顯非仲聖原文，不論。）更未嘗曰：「太陽病，傷寒，麻黃湯主之。」然而後人聰敏，能合「太陽病，發熱，汗出，惡風，脈緩者，名爲中風。」「太陽病，頭痛，發熱，汗出，惡風，桂枝湯主之。」二條爲一，曰，桂枝湯主治中風者也。又能合「太陽病，或已發熱，或未發熱，必惡寒，體痛，嘔逆，脈陰陽俱緊者，名爲傷寒。」「太陽病，頭痛，發熱，身疼，腰痛，骨節疼痛，惡風，無汗，而喘者，麻黃湯主之。」二條爲一，曰，麻黃湯主治傷寒者也。我今仿其例，合「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爲溫病。」「太陽病，項背強几几，無汗，惡風，葛根湯主之。」二條爲一，曰，葛根湯主治溫病者也。我知此說一出，一般讀傷寒論者必將驚駭詫愕，急欲問吾說

之何由矣。曰容陳其義。

學者當知今人所謂溫病，非仲聖所謂溫病。仲聖所謂溫病，非今人所謂溫病。吾人先具今人溫病之概觀，乃讀傷寒論溫病之條文，無怪格不相入。我姑仿狹義傷寒，廣義傷寒之例，當曰仲聖所謂溫病乃狹義溫病，今人所謂溫病乃廣義溫病。雖然，我但願學者心知此意，我却不願杜撰名辭，轉滋糾紛。今爲求名正言順計，不妨稱仲聖之所謂溫病爲太陽溫病，如是，即可別於今人之所謂溫病。稱仲聖之所謂傷寒，與溫病對稱者，爲太陽傷寒，如是，即可別於傷寒論廣義之傷寒。稱仲聖之所謂中風，與傷寒對稱者，爲太陽中風，如是，即可別於雜病中之中風。命名既定，乃論大旨。

然則太陽溫病之異於太陽中風太陽傷寒者，何在乎？佐景斗膽，敢揭一旨。曰：太陽中風太陽傷寒是皆太陽病之津液未傷者也。若其人先日傷津，續得太陽病，是即太陽溫病。是故「傷津」二字，實爲太陽溫病之內蘊，此乃絕無可疑者。惟其內津已傷，不能上承口舌，故作「渴」。故仲聖曰：「太陽病發熱而渴……者，爲溫病。」且將「渴」字

特置于「而」字之下，以彰其首要。（義詳附錄中「虛字的檢討」）惟其內津已傷，不能注輸背脊，故非但頭痛項強，且進而爲背部亦強几几矣。故仲聖曰：「太陽病，項背強几几……葛根湯主之。」是故「渴」與「項背強几几」同是「傷津」之外證，實一而二，二而一。奈何仲聖稍稍出之以隱筆，觀之以遙筆，千古讀者遂永永蒙於鼓裏耶？

學者既已知渴與項背強几几同爲太陽溫病葛根湯證之主證，更可由此左右推求，自得逢源之樂。例如由太陽溫病之渴，可以推知太陽中風太陽傷寒之不渴。故樵先生教學子謂：桂枝湯麻黃湯當同以口中和爲主證云云。學子遵此施治，不啻指南良鍼。實則口中和卽不渴之易辭，不渴卽由太陽溫病之渴字悟來。仲聖待人以智，故遂不自覺其言之約耳。更例如由太陽溫病之「項背強几几」可以推知太陽瘧病之「背反張」，「身體強几几然」者，乃疾病之傳變也。誠以「項背強几几」尙爲津傷邪襲之輕者，若治不如法，更汗下以傷其津，勢必「背反張」，「身體強几几然」而爲進一層之瘧病矣。此傷寒金匱之可以通釋者也。

閱者必將發問曰：然則傷寒論溫病條下之「若發汗已，身灼熱者，名曰風溫。」又作如何解說？答曰：此乃仲聖後人之註語，非仲聖原文也。雖然，彼爲仲聖之後人，猶爲吾儕之前賢，故其言非無理致。彼之意若曰：「假使逢太陽溫病之葛根湯證，醫者誤認爲太陽傷寒之麻黃湯證，逕予麻黃湯以發其汗，則汗雖出，表雖解，必將引起全身之灼熱，必不克一劑而竟全功。若是者，其初病非爲傷寒，實爲溫病。但嫌溫病之病字與太陽病之病字重，故不若改稱「風溫。」因葛根湯原有麻桂以治風，葛根以治溫也。」由是觀之，風溫卽是溫病之別名，初不必另眼視之。又此風溫與近日溫熱家所說之風溫亦異，爲免除混淆計，甯削而不論。抑尤有進者，學者當知發汗已，身灼熱，並非絕對壞病之謂，不過由太陽轉入陽明。此時但隨其證，或用白虎以清之，或用麻杏甘石以開之，或用葛根芩連以折之，其病卽得全差，初不必過事張皇。惟經方家之治病，其可以一劑愈者，不當用二劑，卽其可以用葛根湯一劑全愈者，不當用麻黃湯使入陽明，以致二劑愈。嗚呼，歷來註傷寒者多矣，其有能一道及此者乎？

閱者又將問曰：然則傷寒論原文「風溫爲病，脈陰陽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語言難出，若被下者，小便不利，直視，失溲，若被火者，微發黃色，劇則如驚癇，時瘈瘲，若火熏之，一逆尙引日，再逆促命期。」又作如何解說？答曰：此亦仲聖後人之言也。註家有視此爲錯誤，任意顛倒改易，以求曲符己意者矣。是乃竊所不取。細按此條大意，重在申明二禁，一禁被下，二禁被火。何以禁下？蓋下爲陽明正治，今溫病病在太陽，未到陽明，故不可下，下之將更傷其津。何以禁火？蓋溫病津液旣已內傷，安堪更以火灼爍之？如此治之，是爲一逆再逆。逆之重者，促命期。逆之輕者，或語言難出，或直視，或驚癇，或瘈瘲，合考種種證狀，無一不由津液內竭，神經失其濡養所致。或小便利，則傷津之重者，幾無餘液足以外洩。或微發黃色，則津竭血溶，血液變色，尤爲顯明之病理。夫下與被火未始合於太陽中風太陽傷寒之治，今獨在溫病條下剴切告誡者，抑亦何哉？無非中風傷寒者津液未傷，雖誤下誤火，逆猶不甚，今溫病者津液已傷，實未許毫釐誤治故也。嗚呼，前賢之旨微矣！

第一三案 葛根湯證其二 穎師親撰

師曰

葛根湯方治取效之速，與麻黃湯略同。且此證兼有渴飲者。予近日在陝州治夏姓一婦見之。其證太陽穴劇痛，微惡寒，脈浮緊，口燥，予用：

葛根六錢 麻黃二錢 桂枝三錢 白芍三錢 生草一錢

天花粉四錢 棗七枚

按診病時已在南歸之前晚，亦未暇問其效否。及明日，其夫送至車站，謂夜得微汗，證已全愈矣。予蓋因其燥渴，參用括蕁桂枝湯意。吾願讀經方者，皆當臨證化裁也。

佐景按

本案爲吾師所親撰者，竊謹敬照錄，未敢損益毫釐，拜讀再四，乃恍然悟曰：夏姓婦所病者，卽太陽溫病也。向使吾師用葛根湯原方，未始不可優治之。今更以花粉易生薑，則所謂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其技之神，歎觀止矣！

雖然，讀者於此，有不能釋疑者在焉。曰：溫病條言「不惡寒」，葛根湯條言「惡風」，風寒本屬互稱，如是得毋自相矛盾乎？答曰：此正仲聖之互文見意處，可以深長思者也。夫曰風寒爲互稱，此言不謬。但當知寒爲重，風爲輕，惡寒爲重，惡風爲輕。故溫病及葛根湯二條合一之後，卽成「惡風不惡寒」。其意猶曰：「微惡風寒」，節言之，卽本案吾師所謂「微惡寒」是也。爲其尙不能盡脫惡寒本色，而合於太陽首條提綱之旨，故仲聖稱此爲太陽病。又爲其兼口渴津傷，易於化熱，故仲聖稱此爲太陽溫病。

歷來傷寒注家有一絕大錯誤，賢賢相承，莫能自覺者，卽以溫病爲陽明病是也。佐景覺之，不容緘默。夫依吾說，溫病爲太陽病之一綱，判然異於陽明病，固矣。然竊以爲尙有辨證之法在。大論曰：「問曰：陽明病，外證云何？答曰：……反惡熱也。」然則惡熱者方

為陽明病，其但渴而不惡熱之溫病得稱陽明病乎？然則惡熱者當用膏知硝黃，其但渴而不惡熱者得用辛溫發散之麻桂，仲聖於此又豈非暗暗點明乎？佐景之旨，蓋在於此。今試排列太陽陽明之主證如下：

太陽傷寒	或已發熱或未發熱	惡風惡寒
太陽中風	發熱	惡風
太陽溫病	發熱而渴	惡風不惡寒
陽明	發熱譫語	不惡寒反惡熱

閱者試察上表，其中層次何等分明。太陽傷寒當「或未發熱」「惡寒」之時，完全為寒象，且不但曰「惡風」，兼曰「惡寒」，顯見其惡風寒之重。至太陽中風，即但曰「發熱」，顯無「或未發熱」之時，且但曰「惡風」，不兼曰「惡寒」，顯見其惡風寒之輕。至太陽溫病，不但曰「發熱」，且加「渴」以示其津液之傷，曰「惡風」，又曰「

不惡寒，「顯見其惡風寒之微。至陽明，其甚者曰「譫語」以示其津竭之後，神經且受熱灼矣。又曰「反惡熱」至此完全爲熱象，與太陽傷寒之完全爲寒象者適相反。由是吾人可得外感疾病傳變之第一原則，曰「由寒化熱」是也。此原則實爲吾人依經探討之收穫，而溫病之不得稱爲陽明病，又其餘事也！

股無恙

李瞻。字小塘。明儀真人。以眼科著。一人患目腫火炎。而性最下。愈躁而疾愈熾。瞻謂曰。子目易愈。此客火將流毒於股。不十日必暴發。其人習瞻名。遂日以股爲憂。至三日一藥而愈。股亦無恙。

衰之以屬

李奎。字石梁。明鄞縣人。洞究內外經。善起痼疾。有誤吞指甲者。喉哽幾殆。延奎視之。奎令剪指甲燒灰服之。立愈。人疑爲古方。奎曰不然。此內經所謂衰之以屬也。聞者嘆服。

第一四案 葛根湯證其三 穎師講授 佐景筆記

師曰

予昔在西門內中醫專校授課，無暇爲人治病，故出診之日常少。光華眼鏡公司有袁姓少年，其歲八月，臥病四五日，昏不知人。其兄欲送之歸，延予診視以決之。余往診，日將暮。病者臥榻在樓上，悄無聲息。余就病榻詢之，形無寒熱，項背痛，不能自轉側。診其脈，右三部弦緊而浮，左三部不見浮象，按之則緊，心雖知爲太陽傷寒，而左脈不類。時其兄赴樓下取火，少頃至。予曰：乃弟沈溺於酒色者乎？其兄曰：否，惟春間在汕頭一月，聞頗荒唐，宿某妓家，揮金且甚鉅。予曰：此其是矣。今按其左脈不浮，是陰分不足，不能外應太陽也。然其舌苔必

抽心視之果然。子用：

葛

根二錢

桂

枝一錢

麻

黃八分

白

芍二錢

炙

草一錢

紅

棗五枚

生

薑三片

予微語其兄曰：服後，微汗出，則愈。若不汗，則非予所敢知也。臨行，予又恐其陰液不足，不能達汗於表，令其藥中加粳米一酒杯，遂返寓。明早，其兄來，求覆診。予往應之，六脈俱和。詢之，病者曰：五日不曾熟睡，昨服藥得微汗，不覺睡去。比醒時，體甚舒展，亦不知病於何時去也。隨請開調理方。予曰：不須也，靜養二三日足矣。聞其人七日後，即往漢口經商云。

佐景按

前案葛根湯證其二，乃吾師晚年醫案，故其一種斲輪老手，大刀闊斧之風

度，躍然筆下紙上。若本案葛根湯證其三，則爲吾師之中年醫案，故其一種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之神情，亦顯乎字裏行間。行年之於學力，學力之於魄力，有如是者。亦可見吾經方實驗錄所言者，乃無一語虛訛。雖然，余錄本案之義，却不在此。

素問金匱真言論曰：「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於精者，春不病溫。」生氣通天論曰：「冬傷於寒，春必病溫。」此數語也，凡習中醫者類能道之。然而議論紛紛，每悖經旨。佐景不敏，請以本案袁姓少年病爲內經之註釋可也。簡言之，袁姓少年宿妓荒唐，不藏於精，故生溫病。治之以葛根湯，應手而起者，以葛根湯爲溫病之主方故也。夫精者，津之聚於一處者也。津者，精之散於周身者也。故精與津原屬一而二，二而一之物。其人平日既不藏精，卽是津液先傷，及其外受邪風之侵，乃不爲太陽中風，亦不爲太陽傷寒，而獨爲太陽溫病，乃不宜乎桂枝湯，亦不宜乎麻黃湯，而獨宜乎葛根湯。此內經傷寒之可以通釋者也。

抑尤有當知者，藏精之要，初不必限於冬時，然尤以冬時爲甚。故傷寒例曰：「冬時

經方實錄第一集上卷 第一四集 葛根湯論 其三

嚴寒，萬類深藏。君子固密，則不傷於寒。觸冒之者，乃名傷寒耳。『溫病之成，初不必限於春日，觀袁姓少年之呻吟於仲秋可知，然尤以春日爲甚。蓋春繼冬來，於時爲暹，冬不閉藏，使擾乎陽，則春不發陳，無能隨天地萬物以俱生榮也。精之洩，初不必限於男女之間，凡志勤而多欲，心怵而常懼，形勞而致倦，高下必相慕，嗜欲傷目，淫邪惑心者，是皆不藏於精之類也，然尤以直耗腎精爲甚。故吾人可作結論曰：『冬不藏精，春必病溫。』必，猶言多也。此經旨之所當達觀者也。

雖然，余走筆至此，竊不禁凜然有所懼焉。所懼者何？曰：人將以本案爲根據，而伸其溫病伏少陰之說，蓋所謂少陰云者，指足少陰經腎言也。余曰：腎精虧耗者，全身津液不足，一旦外受邪風之侵，無能祛邪，反易化熱，此猶爲抽象之言，差近於是，猶曰：平素腸胃虛寒者易患桂枝湯證，同不失爲平正之論。若必欲一口咬定溫病之邪氣久伏於腎，則猶曰中風證之邪氣必久伏於腸胃，其可通乎？不特此也，小兒天真爛漫，腎精不耗，爲何患麻疹等一類溫病特多？蓋爲其純陽之體，長育之日，需津既亟，化熱自易，初不關腎家

事也。奈何溫病伏於少陰，發於他經之說，竟亦風行醫林，斯乃不可解者。茲姑引選論一則，藉作本說之當頭棒喝。

張公山雷平議張石頑溫熱一案曰：「謂此證（石頑原案云：微商黃以寬，風溫十餘日。壯熱神昏，語言難出，自利溏黑，舌苔黑燥，脣焦鼻煤。先前誤用發散消導藥數劑，煩渴彌甚。石頑曰：此本伏氣鬱發，更遇於風，遂成風溫。風溫脈氣本浮，以熱邪久伏少陰，從火化發出太陽，卽是兩感，變患最速。今幸年壯質強，已逾三日六日之期，證雖危殆，良由風藥性升，鼓激周身元氣，皆化爲火，傷耗真陰。少陰之脈不能內藏，所以反浮。考諸南陽先師元無治法，而少陰例中，則有救熱存陰，承氣下之一證，可借此以迅掃久伏之邪。審其鼻息不鼾，知腎水之上源未絕，無慮其直視失洩也。時欽醫胡晨敷在坐，同議涼膈散加入中黃生地黃。服後，下塘糞三次。舌胎未潤，煩渴不減，此杯水不能救車薪之火也。更與大劑涼膈，大黃加至二兩，兼黃連犀角，三下方能熱除。於是專用生津止渴，多服而愈。」卽是仲師之所謂風溫，誠爲確論。然仲景原文明謂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爲溫

病，祇以外感言之，其見證同爲太陽病。但傷寒與溫病之所以異者，一則發熱惡寒而不渴，一則發熱不惡寒而渴，何嘗有外感伏氣之別？亦何嘗有久伏少陰發出太陽之說？其下文風溫一節，以若發汗三字爲提綱，則又明言傷寒以惡寒不渴，故當發汗，溫病既不惡寒且又加渴，則已是溫熱之邪，卽無發汗之例。若俗子不知，誤與傷寒發汗之法，則擾動陽邪，爲火益烈，而身之灼熱更甚，是爲風溫，卽是誤汗之變證。所以脈則陰陽俱浮，證則自汗身重，嗜臥鼻鼾，語言難出，皆汗多傷液，陽明灼熱見證。成聊攝謂發熱而渴不惡寒者陽明也，言仲景雖冠以太陽病三字，其實無寒且渴卽是陽明熱證，一語破的。可知宋金時人尙無不知是外感之溫熱，卽至誤汗灼熱已爲風溫，亦無不知是熱在陽明。聊攝於風溫爲病全節注文，又何嘗說到少陰上去？所以近賢亦有謂是節病證皆在陽明，仲景雖未有方，然治此風溫變證，宜用仲景陽明之例，以白虎爲主方。言簡而賅，淺顯曉暢，是謂正直蕩平之坦道。所最可怪者，喻嘉言自詡絕世聰明，舍正路而不由，故意索隱行怪，以仲師風溫諸證一一附會少陰，自謂能讀素問冬不藏精一語，尙論後篇幾無一

句不是牛鬼蛇神，奇形怪狀，遂開後人專言伏氣之謬。一似溫熱爲病，無一不從少陰來者，直不許世間有外感之溫熱。蓋著書者以爲但講外感爲病，盡人能知，似不足顯出作者識見之玄奧，必扭之捏之，說得伏氣若天花亂墜，方見得入木三分，造詣獨到。總是好名太過，務求其深，而不自知其走入魔道。以王孟英之臨證輕奇，處方熨貼，互古幾無敵手，而經緯一編尙沿襲嘉言之謬，完全比附於伏氣二字，令人不能索解，更何論乎餘子碌碌。然每見高談伏氣者，試一察其臨證用藥，何嘗有伏氣及外感之別，則仍是見證治證，了不異人，斷不能劃分兩路，無非故爲高論，自欺欺人。卽以仲景風溫爲病諸證言之，嘉言雖謂一一顯出少陰經證，而陸九芝辯之，謂是一一皆陽明經證，且謂嘉言所言少陰，則處處整牙，余所言之陽明，則句句脗合，至精且確。始於黑暗獄中，大放光明，功德及人，願以爲不下於孟子拒楊墨，放淫辭，最是吾道之絕大干城。世補齋文第九卷中，論喻嘉言者三篇，誠不愧字字珠璣，言言金玉。石頑此案妄稱伏氣，亦中嘉言之毒，究竟壯熱神昏，語言難出，自利塘黑，舌胎黑燥，唇焦鼻煤，無一非陽明熱證，而乃誤於發散，卽是仲

師所謂發汗已之風溫。所顯各證，亦與仲師本條處處脗合。藥用涼膈加味，仍是陽明正治，又何必妄引少陰急下之例，舍近求遠，治法是而持論實乖。不過好奇之心勝，而故以驚世駭俗爲高明，最是醫界之魔障。須知此是切理饜心實用之學，斷不可故求新穎，徒托空談。尙願好學之士，弗再蹈此習氣，庶乎易說易行，可以與人共喻。世苟有以頤爲好辯者，頤亦受之而不辭。『余讀此議，不禁折節嘆賞，謂爲擲地有金石聲，又豈溢譽之辭？張公以老成之年，發少壯之論，直可愧死今日一般青年之呆煞於舊經句下者！使當張公在日，余能早以仲聖所謂溫病爲近陽明屬太陽一說進，諒來不受呵斥。然則今日之張公誰乎？我當師事之。』

半 襜 惠

金輅。清山陰人。精保嬰術。終身不計財利。不避寒暑。不先富後貧。越俗醫家多出入肩輿。輅年八十餘猶步行。曰吾欲使貧家子稍受半襜惠耳。

第一五案 葛根湯證其四 穎師講授 佐景筆記

師曰

南陽橋有屠宰公司夥友三人，一日同病，求余往診。診視既畢，心甚奇之，蓋三人病均頭痛，身惡寒，項背強痛，脈浮數。二人無汗，一人有汗。余乃從其證情，無汗者同與葛根湯，有汗者去麻黃，卽桂枝湯加葛根。服後，皆愈。後詢三人何以同病，蓋三人於夜半同起宰豬，深宵受寒之所致也。

佐景按

高梁之人，冬不藏精，春多溫病，前已言之。若夫勞苦之人，用力不節，亦足耗精傷津，而得溫病，本案宰豬夥友卽其例也。何況宰豬者俯首從事，項背緊張最甚，更易受邪風之侵襲，故發爲項背強几几，或有汗，或無汗，不過微有不同耳。其無汗者，卽是剛瘕之初步。故仲聖曰：『太陽病，無汗，而小便反少，氣上衝胸，口噤，不得語，欲作剛瘕，葛根

湯主之。』其有汗者，亦即柔痙之先聲。故仲聖曰：『太陽病，發熱，汗出，而不惡寒，名曰柔痙。』又曰：『太陽病，項背強几几，反汗出，惡風者，桂枝加葛根湯主之。』吾師本此以爲治，效如桴鼓。然則苟不熟玩傷寒金匱，其能若是乎？

本經謂葛根主治『消渴，身大熱。』蓋病溫者，津液素傷，渴飲卽消，何況太陽病，身大熱，尤足灼津，惟用生津之葛根，旣可以潤舌止渴，更可以解肌退熱。本經又謂葛根能『起陰氣，解諸毒。』此言若譯作西醫語，當曰：葛根能喚起白血球，殺滅一切病菌。以此釋葛根芩連湯證，更覺吻合。此本經傷寒之可以通釋者也。

綜上所述，余謂葛根湯主治太陽溫病一說，合于內經，合于本經，合于傷寒論，合于金匱要略，合于吾師治驗，合于一切理論，推而廣之，將無有所不合。然則吾此說倖告成立以後，傷寒論一書將陡增萬丈光芒，乎添無限聲價。何者？前人皆以大論爲缺方之殘書，尤其缺溫病之方。今則主治溫病之方赫然在目，是大論不啻重爲完璧之寶籍，雖撰次容或有異，無傷也已。不特此也，彼溫熱諸家藉口傷寒論中無溫病方明文，指爲散佚

失傳，故敢揭溫病旗幟，求與傷寒抗衡。今溫病之真方既顯，彼溫熱陣之偽壁壘將不攻自破。從此大家攜手，同歸仲聖正道，甯非中醫學之大幸也耶！

尸

梁革。唐時人。精於醫。爲金吾騎曹。按察使于敖有青衣曰蓮子。以笑語獲罪。斥出貨焉。從事御史崔某欲購之。請革診其脈。革曰。二十年無疾之人也。崔喜留之。未一年。蓮子忽暴死。旣殯。適遇革。革呼載歸。奔告崔曰。蓮子非死。蓋尸蹶耳。革請蘇之。崔旣怒其前言之妄。又責其闢棺之謬。革曰。苟不能生之。是革術不神於天下。請就死以謝過。乃開棺使治。刺其心及臍下各數處。鑿齒納藥。衣以單衣。素練縛其手足。臥空牀上。置微火於牀下。曰。此火衰。蓮子生矣。命其徒煮慈粥以伺。曰。其氣通若狂。慎令勿起。逡巡自定。定而困。困卽解其縛。以慈粥灌之。遂活矣。俄而蓮子果醒。如其言而愈。革又以藥敷缺齒處。踰月而齒生如故。

蹶

第一六案 葛根湯證其五 穎師親撰

師曰

鎮江趙錫庠，章次公門人也，診所在曹家渡，嘗治康腦脫路忻康里四十八號蔡姓女孩，約一週歲，先病百日，效月餘未痊，忽股背間隱約有紅點，效甚劇，目赤多淚，惟身熱不揚，手足逆冷，常自汗出，皮膚寬緩，顏面淡白，無出疹狀。錫庠告其母曰：瘡疹欲出，表陽虛而不足以達之，此卽俗所稱白面痧也。方用

葛

根 三錢

桂

枝 一錢

杭

芍 錢半

生

草 一錢

薑 一片

棗 二枚

因其效也，加前胡錢半，射干錢半，桔梗八分，象貝三錢，復加牛蒡子

三錢以助其提達出表。明日覆診，顏面紅疹漸顯。神色雖佳，而手足尚冷，遂令再進一劑。二日後，手足溫和，週身紅疹透達。越二日而回，一切平安，薏苡亦愈。

佐景按 學者既已知中風傷寒溫病各爲太陽病之一綱矣，然此猶爲未足。吾今當窮根究柢，爲學者作進一步言，所請毋庸驚詫耳。其言曰，所謂中風，所謂傷寒，所謂溫病，所謂太陽病，推而至於六經病，是皆非疾病之真名，不過疾病之代名耳。更細晰言之，六經病方爲疾病之代名，所謂中風傷寒溫病，尙爲疾病中一證之代名耳。病猶戲劇之全部，證猶戲劇之一幕，故病之範圍大，而證之範圍小。更詳盡言之，謂中風傷寒溫病等爲一證之代名，猶不切，毋甯謂之曰一證之通名。何者，知此等通名病證之方治，將可以泛應萬病故也。例如吾人知太陽溫病之方治，可以泛治瘧病，可以泛治痲疹，可以泛治一切類似之病。所謂瘧病，所謂痲疹，方是疾病之真名。仲景之所以爲聖，卽在先教人以病

證之通名通治（指傷寒）後教人以病證之專名專治（指金匱）後人之所以爲愚，即在不曉病證之通名通治，獨斷斷于傷寒溫病等代名之爭。西醫之所以不及中醫，即在但講疾病之專名專治，獨不知疾病之通名通治（彼於無特效藥之病，除委之於期待外，恆束手無策）更不曉何者爲證（彼所謂對症療法，與吾所謂證大異，其義另詳）而佐景之所欲大聲疾呼者，亦即在使學者知仲聖通名通治之大道。柯氏曰：「因知仲景方可通治百病，與後人分門證類，使無下手處者，可同年而語耶？」是柯氏寧非得道之深者。

余謂吾人既知太陽溫病之方治，即可以泛治麻疹者，猶曰用葛根湯方可以治麻疹之初起也。（麻疹之順者可勿服藥，服藥而誤，反易債事。）閱者將疑麻桂之決不可治疹病者乎，則吾師遇麻疹病之遏伏甚而不透發者，且用麻黃湯。服湯已，疹乃暢發。惟竊細心考察，間有透發之後，引起灼熱者，是正所謂「若發汗已，身灼熱者，名曰風溫。」但余早已言及，此所謂灼熱並非不得了之謂，其輕者將自已，其重者亦可以補治。惟竊

意與其補治於後，寧早用葛根預防於前，故余之治小兒麻疹，葛根乃爲第一味要藥。同觀本案趙先生方中，既用前胡、牛蒡、桔梗等開發之品，卽可以代麻黃之司。故謂本方爲桂枝湯加葛根加味，毋寧謂葛根湯加味，與余之方治乃密合無間也。

海上諸醫視麻桂若蛇蝎，何況疹病宜涼之說深入人心，誰敢以之治麻疹者。吾乃不得已變通其說，曰：葛根湯以葛根爲君，麻桂爲臣，君藥不可去，臣藥可取而代也。若薄荷、桑葉、若牛蒡、桔梗、若西河柳、芫荽、若櫻桃、核蟬衣，皆可以代麻桂，獨葛根當勿易。嘻，高價不售，降格以求，其有能諒吾苦心者乎？

實告讀者，余之治太陽病，於麻黃、桂枝、葛根三藥，誠有不可一日無此君之慨。故凡余之所說悉屬言行合一，而絕非著書治病分作兩事者。余用麻黃常由八分至二錢，用桂枝常由錢半至三錢，用葛根常由二錢至四錢，若吾師之用此三藥，則更倍蓰於是。故三藥之中，以葛根最爲和平。奈何今之醫尙多不敢下筆，徒知拾前人之唾餘，曰：「葛根是陽明藥，若邪未入陽明而早用之，將引邪入內。」曰：「葛根竭胃汁。」嗚呼，邪說重重，

豈惟不必贅引，法當一焚而廓清之用是作葛根湯證按，為葛根一藥呼冤，為葛根一湯表彰。欲勿廢書長嘆，猶待舉世之覺悟也夫！

曹穎甫曰 世之論者動稱溫病無主方，而傷寒論一書幾疑為專治傷寒而設，不知越人言傷寒有五，溫病即在其中。今姜生佐景能於大論中發明葛根湯為太陽溫病之主方，真能發前人所未發。蓋葛根湯證與傷寒不同者，原以津液不足之故，故於桂枝湯中加麻黃而君葛根。中風證而津液不足者，即用桂枝湯本方而加葛根。太陽標熱內陷而下利者，即用葛根芩連湯，以清熱生津為主。蓋人體中水分多於血分，則易從寒化，故藏於精者，春不病溫。血分多於水分，則易從熱化，故冬不藏精，春必病溫。從寒化者，傷寒不愈，寢成痰飲，雖天時轉陽，猶宜小青龍湯。從熱化者，中風誤治即成熱病，為其津液少也。即此意以求之，則葛根為太陽溫病主藥，葛根湯為太陽溫病主方，不益可信乎？

佐景又按 學者既已熟稔太陽病之三主方矣，乃請進論陽明病，而以白虎湯證始可也。

第一七案 白虎湯證其一 穎師講授 佐景筆記

師曰

住三角街梅寄里屠人吳某之室，病起四五日，脈大身熱，大汗，不譫語，不頭痛，惟口中大渴。時方初夏，思食西瓜，家人不敢以應，乃延予診。予曰：此白虎湯證也。隨書方如下：

生石膏

一兩

肥知母

八錢

生甘草

三錢

洋

參

一錢

粳

米

一小杯

服後，渴稍解。知藥不誤，明日再服原方。至第三日，仍如是，惟較初診時略安，本擬用犀角地黃湯，以其家寒，仍以白虎原劑，增石膏至二兩，加赤芍一兩，丹皮一兩，生地一兩，大小薊五錢，並令買西瓜與食，二劑略安，五劑全愈。

曹穎甫曰 此證二診時，其夫名玉芳者，固一黑籍冤魂也，斬其資，謂予曰：此婦子甚不愛之，如不愈，先生不必再來。予曰：汝以錢爲重，我以人命爲重，以後我來與否，汝可不必問也。前後凡六診，兩易方，竟得痊可，爲之快意者累日。

佐景按 本案方原爲白虎加入參湯，卻標作白虎湯證者，蓋爲求說解便利，示學者以大範故耳。石膏所以清熱，人參所以養陰，養陰所以佐清熱之不逮，同屬於裏，非若白虎加桂枝湯，桂枝加大黃湯之兼有表裏者，故今姑一併及之。後人於白虎湯中加元參生地麥冬之屬，卽是人參之變味，不足異也。

陳惠民先生醫藥筆記抄曰：「浙鄞有徐姓者，居鸚脰湖浜，不農不儒，始依父兄以閒遊，繼有妻子而號苦。思欲養家，爰記醫方，懸牌療疾，冀得蠅頭之利。人知底蘊，誰肯寄之以命。冬衣敝絮，裹以棉袍，夏衣草衫，蔽以葛衫。日逐遊獵，尋病而醫。人見其濯濯也，以僕隸下人視之。進而坐談，踞身不起，必俟一飯而後歸。一日，有隔里許之姓朱者，偶觸傷寒，八日而死。徐聞之，貿貿然來入其門，其屍已移房出堂矣。徐按其胸，曰：心口尙熱，可醫

也。朱之家屬以天氣炎夏，急治棺成衣，立圖殯。且知其不精於醫也，無人聽之。徐自取楮筆書白虎湯一方，令其姪速檢藥石。其弟姪曰：子非華陀，能挽人於危乎？子非純陽，能起死復生乎？子餓難度，不如與我幫忙，同食三朝，不必以拙技嘗試也。徐曰：氣雖絕，胸尚熱，死馬還須當活馬醫之。子與我錢百枚，我往市中沽藥，能生，乃汝家之福，不能生，算我借用此錢也。其弟姪厭其纏繞，與之。徐自煎自熬，以湯藥灌死者之口，竟順受而下。須臾，死者手微動，而口有氣。徐曰：生矣。時滿堂哀哭之聲畢止，於是復昇至房，調理數日而愈。咸以此爲神醫也，不可貌相，謝銀十兩。由是名聲大振，延者有人。徐欣欣得意云：白虎一湯能起死回生，况病而未死之人乎？（佐景註，此言誤矣。）凡遇病者就之，卽開白虎湯與之。不及兩月，醫死者十餘人，被人拷打數次，醫道仍不行，而朱復活二十餘年。』（錄現代中醫）按原案出於文人之手，而非醫者之筆，故所着要之脈證毫不知曉，本無引證之價值。姑引之者，以見白虎之活用，可以肉白骨，誤用足以死病人，亦聊作吾醫界之棒喝云。

曹穎甫曰 病於寒者得火而喜，以爲天下莫火若也，病於熱者得水而喜，以爲天下莫水若也。蓋狃於一偏者必有一偏之蔽，苟非精通醫理，而隨證處方，則以薑桂取效者，或不敢用涼劑，以芩連奏功者，或不敢用溫藥，甚有偏於瀉者以瀉藥而殺人，偏於補者又以補藥而殺人，自非辨證精密，然後用藥，無論古方時方，何在非殺人之利刃哉？莊生有言，哀莫大於心死，爲其執而不化也。是故病機出入，旣不能因之斡旋，方治措施，又不能決其功效，則病者之死機未動，醫者之生理先亡，可不警歟！

冷水澆頭

徐嗣伯。字叔紹。房伯玉服五石散十餘劑。體更畏冷。夏著複衣。嗣伯曰。此大熱內伏。非多月不能治。至冬冰雪盛時。乃令二人夾捉伯玉。解衣坐石上。取冷水從頭澆之。至二十斛。伯玉口噤氣絕。家人啼哭請免。嗣伯不可。又盡水百斛。伯玉始能動。背上漸彭彭有熱氣。俄而起坐。曰熱不可忍。乞冷飲。遂以冷水與之。盡一升而病立愈。

第一八案 白虎湯證其二 穎師講授 佐景筆記

師曰

江陰繆姓女，予族姪子良婦也，自江陰來上海，居小西門寓所，偶受風寒，惡風自汗，脈浮，兩太陽穴痛，投以輕劑桂枝湯，計桂枝二錢，芍藥三錢，甘草一錢，生薑二片，大棗三枚。汗出，頭痛差，寒熱亦止。不料一日後，忽又發熱，脈轉大，身煩亂，因與白虎湯。

生石膏

八錢

知母

五錢

生草

三錢

粳米

一撮

服後，病如故。次日，又服白虎湯，孰知身熱更高，煩躁更甚，大渴引飲，汗出如漿。又增重藥量，為石膏二兩，知母一兩，生草五錢，粳米二杯，並加鮮生地二兩，天花粉一兩，大小蘄各五錢，丹皮五錢。令以大鍋

煎汁，口渴卽飲。共飲三大碗，神志略清，頭不痛，壯熱退，並能自起大小便。盡劑後，煩躁亦安，口渴大減。翌日停服。至第三日，熱又發，且加劇，周身骨節疼痛，思飲冰涼之品，夜中令其子取自來水飲之，盡一桶。因思此證乍發乍止，發則加劇，熱又不退，證大可疑。適余子湘人在，曰：論證情確係白虎，其勢盛，則用藥亦宜加重。第就白虎湯原方，加石膏至八兩，餘仍其舊。仍以大鍋煎汁冷飲。服後，大汗如注，濕透衣襟，諸恙悉除，不復發。惟大便不行，用麻仁丸二錢，芒硝湯送下，一劑而瘥。

佐景按

白虎湯證有由直中天時之熱而起者，有由自身積熱而起者，若前案所引是也。有非直起於熱，而由寒化熱者，卽由桂枝湯證轉爲白虎湯證者，若本案所言是也。

仲聖曰：「服桂枝湯，大汗出後，大煩渴不解，脈洪大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是卽

由寒化熱之明證。本條之意若曰：「有患桂枝湯證者於此，醫者認證不誤，予以桂枝湯服湯已，應熱退病除，但病者忽大汗出後，反大煩渴不解，脈且轉爲洪大。是蓋其人素有蘊熱，因藥引起，或藥量過劑所致。但勿懼，可以白虎加入參湯一劑愈之。其屬有蘊熱者可以順便除之，其屬藥量過劑者，此卽補救法也。」本條卽示桂枝湯證化爲白虎湯證之一例。

人多以桂枝麻黃二湯齊稱，我今且撇開麻黃，而以白虎合桂枝二湯並論之。余曰，桂枝湯爲溫和腸胃（若以其重要言，當曰胃腸）之方，白虎湯則爲涼和腸胃之方。桂枝證之腸胃失之過寒，故當溫之，溫之則能和。白虎證之腸胃失之過熱，故當涼之，涼之則亦能和。和者，平也，猶今人所謂水平，或標準也。失此標準則病，故曰太過等於不及，猶言其病一也。桂枝湯證腸胃之虛寒，或由於病者素體積弱使然，或由於偶受風寒使然，或更合二因而兼有之。白虎湯證腸胃之實熱，容吾重複言之，或由於病者素體積熱使然，或由於由寒化熱（卽腸胃機能自起救濟，一發而不能自己之謂）使然，或竟由直

受熱邪使然，或竟合諸因而兼有之。來路不一，證狀參差，而醫者予以方，求其和則同。方藥不一，而方意則同。桂枝湯有桂芍以激血，生薑以止嘔，同是溫胃。白虎湯之石膏知母同是涼胃。大棗免胃液之傷，粳米求胃津之凝。餘下甘草一味，同是和腸，防其下傳。兩相對勘，一無遁形。試更妙爲之譬，則患桂枝湯證者服桂枝湯，無異冬日啜咖啡茶。見白虎湯證者進白虎湯，不啻夏月飲冰雪水。溫涼旣得，舒適恰同。此情至真，此理至明，雖三尺童子，聞之首肯。然則幻鏡拆穿，令人失笑，誰謂仲聖之道猶天高而地遠耶？

吾師治白虎湯證之直起於熱者，用白虎湯，治白虎湯證之由寒化熱者，亦用白虎湯，無所謂傷寒，無所謂溫熱，是乃仲聖之正傳。乃溫熱家硬欲分傷寒溫熱爲爾我彼此，謂由寒化熱者是傷寒，由熱直起者是溫熱。然則治傷寒之白虎湯證用白虎湯，治溫熱之白虎湯證，曷不用其他神湯妙藥，而終不脫石膏知母耶？是故所謂溫熱傷寒之分，廢話而已，廢話而已。

第一九案 白虎湯證其三 佐景筆記

佐景曰

友人郁祖安君之女公子，方三齡，患消渴病。每夜須大飲十餘次，每飲且二大杯，勿與之，則吵鬧不休，小便之多亦如之，大便不行，脈數，別無所苦。時方炎夏，嘗受治於某保險公司之西醫，蓋友人也。逐日用灌腸法，大便方下，否則不下。醫誠勿與多飲，此乃事實上所絕不可能者。累治多日，迄無一效。余診之，曰：是白虎湯證也。方與：

生石膏

四錢

知

母

二錢

生

草

錢半

粳

米

一撮

加其他生津止渴之品，如洋參花粉茅根之屬，五劑而病痊。顧餘熱未楚，孩又不肯服藥，遂止服。越五日，舊恙復發，仍與原方加減，連服

十五日，方告全愈，口不渴，而二便如常。先後計服石膏達半斤之譜。
佐景按 見其大便不通，而用灌腸法，是爲西醫之對症療法。辨其脈數口渴，而用白
虎湯，是爲中醫之脈證治法。對症療法求療不療，脈證治法不治自治，此乃中西醫高下
之分。王儒大先生曰：「夫國醫，道也，形上者也。西醫，器也，藝也，形下者也。人之成藝也則
易，刻鵠不成，尙類鶩也。而其成道也則難，畫虎不成，反類犬也。故國醫之工者高出西醫
之工者遠甚。」佐景續爲之說曰：國醫之道何在，脈證治法是也。

血

陸曦。宋奉化縣人。精醫術。新昌徐氏婦病產。不遠二百里與致之。
及門。婦已死。但胸膛間猶微熱。陸入視之曰。此血悶也。能捐紅花
數十斤。則可以活。主人亟購如數。乃爲大鍋以煮。候湯沸。遂以三
木桶盛湯於中。取窗格藉婦人寢其上。湯氣微。又進之。有頃。婦人
指動。半日遂甦。蓋以紅花能活血故也。

悶

第二〇案 白虎湯證其四 佐景筆記

佐景曰

據舍親童公邃君云：『民國六七年間，於役吳門，一山東人名楊宜德者，爲先兄衛兵，患腹部膨脹，不更衣者二月有餘，而健飯特甚，腹大幾如五石瓠，甚至行坐不得。營團各軍醫百治乏效，復數更外醫，亦然，因就診於曹先生滄洲。先生閱其情，復憐其貧，卽令服生石膏半斤。次日，病依然，於是由半斤加至一斤。至第四日，復加至二斤，便乃大下，悉屬黑糞，其鞭如石，約二便桶許。體腹頓時瘦削，向之手臂如碗者至此僅有一握，神志疲倦異常，且須倩人扶掖，而後能行。於是先生令止服，改給四君子等大劑，凡調理三月始瘥。』

佐景按 此病爲中消，膽胃之火特重，故能健飯，膽汁不自下輸，故大便不行。重用石膏以清胃熱，膽汁得下，則大便通矣。其用單味石膏者，意猶白虎湯耳。曹氏之膽識固如是其駭俗乎？

前案消渴是爲上消，本案消食是爲中消。上中不同，一湯愈之，所謂通仲聖方能治百病者此也。

曹穎甫曰 予所遇白虎湯證未有若此之重者，張錫純用石膏不過二三兩，予嘗加至雙倍有奇，豈料蘇州宗人滄洲先生更有用至二斤者，然經方中正有用如鷄子大二十四枚者，是又不止二斤矣。

禳

厭

顧歡。字元平。南齊時吳郡人。精醫學。隱於會稽山陰白石村。性仁愛。有道氣。其治疾或以禳厭。嘗有患邪病者造之。歡問君家有書乎。答曰有孝經之篇。歡曰。可取置枕邊。恭敬之當自瘥。如其言果愈。後問故。曰善能致福。邪不勝正故爾。

第二一案 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證其一 穎師醫案

鍾右 住聖母院路大千世界隔壁福新電料行樓上

初診十一月初三日

傷寒七日，發熱無汗，微惡寒，一身盡疼，咯痰不暢，肺氣閉塞使然也。痰色黃，中已化熱，宜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加浮萍。

淨麻黃 三錢

光杏仁 五錢

生石膏 四錢

青黛 四分

生草 三錢

浮萍 三錢

佐景按 據史惠甫師兄言，鍾姓少婦先因外出探望其父疾，心滋憂戚，歸途白雪紛

飛，到家即病。曾經中西醫師雜治未痊，又因身懷六甲，家人憂懼萬分。耳師名，叩請出診，惠甫兄隨侍焉。初診時，病者面赤氣喘，頻頻呼痛，腹部尤甚，按脈浮緊。師謂此證易治，不

足憂，逕疏本方。

二診十一月初四日

昨進麻杏甘石湯加浮萍，汗泄而熱稍除，惟咳嗽咯痰不暢，引胸腹而俱痛，脈仍浮緊，仍宜前法以泄之。

淨麻黃

三錢五分

生甘草

二錢

生石膏

六錢

薄荷末

同打

光杏仁

四錢

苦桔梗

五錢

生薏仁

一兩

中川樸

二錢

蘇

葉

五錢

佐景按

據史惠甫兄言，二診時病者已能與師對語，神情爽適，不若初診時之但呼

痛矣。稔知服藥後，微汗出，一身盡疹者悉除。惟於欬嗽時，胸腹部尚覺牽痛耳。師謂本可

一劑全愈，適值天時陰雨，故稍纏綿，乃加苡仁厚朴蘇葉等與之。

自服第二方後，又出微汗，身熱全除，但胸背腹部尚有微痛，游移不居。又越一日，病

乃全瘥，起牀如常人。

第二二案 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證其二 穎師醫案

馮蘅蓀嵩山路尊廬帳房 十月廿九日

始而惡寒，發熱，無汗，一身盡痛。發熱必在暮夜，其病屬營，而惡寒發熱無汗，則其病屬衛，加以欬而咽痛，當由肺熱為表寒所束，正以開表為宜。

淨麻黃 三錢

光杏仁 四錢

生石膏 五錢

青黛 四分

生甘草 三錢

浮萍 三錢

佐景按

本案脈案中所謂營衛，蓋本內經「營氣夜行於陰，晝行於陽，衛氣晝行於陽，夜行於陰」之說。余則謂本案乃麻黃湯證化熱而為麻杏石甘湯證耳。觀其惡寒發

熱無汗身疼，非麻黃湯證而何？觀其欬而咽痛，非由寒邪化熱，熱邪灼津而何？方依證轉，病隨藥除。

桂枝湯證，或以服藥故，或以病能自然傳變故，可一變而爲白虎湯證。同理，麻黃湯證可一變而爲麻杏石甘湯證。此可證之以大論曰：「發汗後不可更行桂枝湯，汗出而喘，無大熱者，可與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此言本屬麻黃湯證，予麻黃湯發汗，孰知藥劑太重，竟致肺部轉熱，雖汗出而仍喘。淺人無知，見無汗變爲有汗，疑麻黃湯證轉爲桂枝湯證。初不知身無大熱，熱反聚於肺藏，而肺藏之邪，並非傳於腸胃也。經文俱在，可以覆按。

余前謂白虎湯爲桂枝湯之反面，今當續曰，麻杏石甘湯爲麻黃湯之反面。此說當更易明瞭。何者？二湯中三味相同，所異者，一爲桂枝，一爲石膏。而後知麻黃湯證爲寒實，麻杏石甘湯證爲熱實。攻實雖同，寒熱不一。麻黃湯證有喘，麻杏石甘湯證亦有喘。其喘雖同，而其喘之因不一。喘爲肺閉，而其所以閉之因不一。人當健時，肺部寒溫調勻，啓闔合度，無所謂閉。及其受寒，則閉，受熱，則亦閉。閉者當開，故均用麻杏以開之，甘草以和之，而以桂枝石膏治其原。於是因寒而閉者開，因熱而閉者亦開。仲聖製方之旨，於焉大明！

第二三案 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證其三 佐景筆記

佐景曰

前年三月間，朱錫基家一女婢病發熱，請診治。予輕劑透發，次日熱更甚，未見疹點。續與透發，三日病加劇，羣指謂猩紅熱，當急送傳染病醫院受治。錫基之房東尤恐懼，慫恿最力。錫基不能決，請予毅然用方。予允之。細察病者痧已發而不暢，咽喉腫痛，有白腐意，喘聲大作，呼吸困難不堪，咯痰不出，身熱胸悶，目不能張視，煩躁不得眠，此實爛喉痧之危候，當與：

淨麻黃

錢半

生石膏

五錢

光杏仁

四錢

生草

一錢

略加蘆根竹茹蟬衣蚤休等，透發清熱化痰之品。服後，即得安睡，痧

齊發而明，喉痛漸除。續與調理，三日全愈。事後婢女叩謝曰：前我病劇之時，服藥（指本方）之後，涼爽萬分，不知如何快適云。意者醍醐灌頂可以彷彿形容之歟？

佐景按 夫麻疹以透淨爲吉，內伏爲凶，盡人所知也。而透之之法却有辨別。蓋痧毒內伏，須隨汗液乃能外出。而汗液寄汗腺之內，須隨身熱乃能外泌。故痧前之身熱乃應有之現象。惟此種身熱亦有一定之標準，過低固不可，過高亦不佳。事實上過高者少，過低者多。故用藥宜偏於溫，萬不可濫用涼劑以遏之。及痧毒正發之時，小兒身熱往往過度，與未發前成反比。不知身熱過重又妨痧毒之外透。此時熱迫肺部則喘急，熱蒸汗腺則汗出，熱灼心君則神昏，熱薰痰濁則乾咳，此爲麻杏甘石之的證，重劑投之，百發百中，又豈平淡之藥所能望其項背哉？

疹病之兼喉病者，中醫謂之爛喉痧，西醫稱之曰猩紅熱。西醫治本病主先隔離，視

爲第一等急性傳染病。中醫治此，似無若此慌張。丁甘仁先生擅治此病，其治法大意，略曰：喉痧當以痧爲本，以喉爲標，但求痧透，則喉自愈，可謂要言不煩。而本湯之治喉痧，所以得特效者，卽此故也。

痧毒攻喉，則喉爛而爲猩紅熱。痧毒襲肺，則呼吸急迫而爲肺炎。余嘗治稔友摯甫之大公子發痧疹，用麻杏甘石湯加味而安。其疹頗稠，其證非輕，余坦然愈之，不以爲意也。越日，二公子續發痧疹，治以同法。惟其性情較爲強頑，不肯聽母言安睡被中，常自一牀跳躍至他牀。疹發已逾四日，滿面悉紅，尙無回意，忽加呼吸急迫，鼻扇不已。余曾見鼻扇之證甚多，但從未有若是之劇者。當其吸氣時，鼻葉自動，用力向裏吸入，兩葉幾合而爲一，又加肩動以助之，呼氣之後，又如是吸氣，鼻葉直無寧時。使依西醫法診斷，此爲痧疹併發急性肺炎無疑。時摯甫遠客川中，嫂夫人倉皇無主，余乃延虞師舜臣主診。先用開水送服琥珀抱龍丸一顆，以折其熱邪，續投湯藥，仍師麻杏甘石法，內用麻黃納入蘆根莖中，兩頭扎好入煎，並加桑白皮以透肺熱。其夜，撫孩四肢，忽覺微微作冷，鼻扇略緩，

面赤略淡，屬吉屬凶，孰能決之？此嫂夫人次早所告余者。幸自次早起，四肢即轉溫，顏面之疹倍稠於前，色加紅，鼻扇漸定，至是方敢云出險。此又中醫能治急性肺炎之一例。至西醫謂肺炎乃麻疹之合併病，就醫師立場之利害言，我可從其說，就醫學立場之真理言，我不能無疑。何者？彼患麻疹者，倘能服藥合度，調護得法，即不致續發肺炎，抑亦何耶？

顧本湯之用，却又不限於喉痧及肺炎，凡屬肺熱生痰，因痰生喘者，本湯皆能治之，且已驗之屢矣。然攷之西醫說，於肺病有急性慢性，氣管枝炎，肺炎，肺水腫種種名目，究其理，不外因細菌或塵埃之侵入而生炎灶，以致氣管枝等部分分泌粘液，閉塞孔道，轉致呼吸窒塞，豫後不良，與吾中醫說謂肺律為熱熏灼，變為痰涎，因而痰聲如鋸者，如出一轍。使用麻黃杏仁以開其肺氣，生石膏以清其熱，甘草以和其中，吾知其必可效也。

本湯條文曰：「發汗後，（又曰下後）不可更行桂枝湯，汗出而喘，無大熱者，可與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云云。而惲鐵樵先生竟欲易之為無汗而喘，大熱者。不知麻黃湯證，由或未發熱進為發熱，其證勢為由鬱而發。麻杏甘石湯證，由身大熱轉為身無大

熱，其證勢爲由表入裏。（如邪由肺傳腦，則身熱更微矣。）惟其逐漸由表入裏，由寒化熱，故無汗漸轉爲汗出。獨其喘則必不除。然後知「熱喘」二字實爲本湯之主證。得此一隅，庶幾三反。而經文煌煌，乃可憑私意以塗改之耶！

惲先生又曰：本湯可治白喉初起，此言殊可商。蓋真正之白喉忌表，當以養陰解毒爲主。或者惲先生之所謂白喉實喉痧之誤。王潤民先生曾暢發此義，茲不贅。

烹
趙卿。唐時人。善以意治疾。一少年。眼中常見一小鏡子。百藥不效。

。詣卿診之。卿約來晨以魚膾奉候。少年如期往。卿延於閣內。忽聞客至。卿出見客。令少年少待。俄久不至。迨日中。少年飢甚。聞酢香甚美。及顧桌上止芥醋一甌。無他物。乃輕啜之。逡巡又啜之。覺胸中豁然。鏡忽不見。心大異。乃竭甌啜之。未幾卿出。少年慚謝。

會
卿曰。君因食膾太多。醬酢不透。有魚鱗積胸中。故眼花。適所備醬酢。正欲君因飢啜之耳。烹鮮之會。乃誑君也。

第二四案 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證其四 佐景醫案

王左

乳蛾雙發，紅腫疼痛，妨於嚥飲，身熱，微微惡風，二便尚自可，脈微數，舌微絳，宜辛涼甘潤法。

薄荷

荷一錢
後下

杏仁

三錢

連翹

二錢

象貝

三錢

桑葉

二錢

生草

錢半

赤芍

二錢

蟬衣

一錢

疆蠶

三錢

桔梗

一錢

馬勃

八分

牛蒡

二錢

活蘆根

一尺
去節

另用玉鑰匙吹喉中

佐景按 當九十月燥氣當令之時，喉病常多，其輕者但覺喉中梗梗然妨於咽飲，其

略重者則咽喉兩關發為乳蛾，紅腫如桃。西醫稱此為扁桃腺腫，治之每用刀割。報載影

后胡蝶嘗患此，受治於西醫，費千金而愈。中醫治此，似不須如此小題大做，但須照上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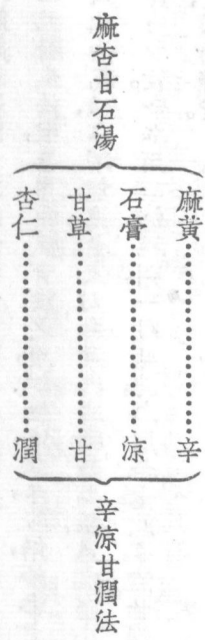
方隨意加減，可以一劑知，二劑已。計藥所費，當不出一元之數，與千金相較，奚似蛾退之

後，悉如常態。若夫言割法，試問皮膚受蚊咬而發腫，可以削之使平乎？至若乳蛾漸由紅腫而化白腐，或生白點，可加玄參一味以治之，其效如神。若更由白腐而化膿，乃可用刺法，使膿出亦愈。然使早用辛涼甘潤，必不至如此地步，此辛涼甘潤法之所以可貴也。

有一派喉科醫生治喉，喜用苦寒之藥，如板藍根，川連，地丁，人中黃之屬。服後，雖可暫折邪氣，每致鬱而不宣，牽延時日，甚或激成白喉之屬，至堪危慮。凡患乳蛾因服苦寒藥不解，續進辛涼甘潤藥者，則見效必較緩，甚或初劑二劑竟毫不見效，余試之屢矣。又有一派醫生治喉，喜用重膩育陰之藥，如生地，麥冬，石斛，沙參之屬，竟重用至八錢一兩者。以此治乳蛾，亦不能速愈。友人謝君維岐籍隸吳縣，患喉痛小恙，名醫與以育陰重劑，多費而少效。余卒用辛涼輕劑，一服見功，二服全愈。此辛涼甘潤法之所以可貴也。吾重言之，不覺辭費。

至是，讀者必將譁然曰：辛涼甘潤是溫熱家法也，今乃詭誕稱之，姜佐景殆神昏譫語乎？豈其捨經方實驗錄，而改作時方實驗錄乎？敬答曰：非也。辛涼甘潤乃仲聖大法，溫

熱家不過伸言之耳。何以謂辛涼甘潤乃仲聖之法？曰：辛涼甘潤四字乃麻杏甘石湯之別稱也。謂吾不信，請察下表。



吾知讀者得此，必將啞然失笑曰：有是哉！然此猶為未足，我今更道其詳。夫依鞠通言，所謂辛涼輕劑者，桑菊飲是也，所謂辛涼平劑者，銀翹散是也。我今竭此二方之藥，更益以近人所習用者，分為四組，列之如下：

- 第一組 淡豆豉，芥穗，浮萍，薄荷，桑葉，菊花，連翹，蟬衣，佩蘭。
- 第二組 貝母，杏仁，竹茹，萊菔，僵蠶，牛蒡，桔梗，薑皮，枇杷葉。
- 第三組 銀花，赤芍，滑石，竹葉，葦莖。

第四組 人中黃，甘草，梨皮，蔗漿，地栗。

以上第一組藥九味功在解表，試問能出麻黃之範圍否？第二組藥九味功在化痰，試問能出杏仁之範圍否？第三組藥五味功在涼血，試問能出石膏之範圍否？第四組藥五味功在生津，試問能出甘草之範圍否？然則統辛涼甘潤法之妙藥，總不出麻杏甘石湯之範圍，一經指出，彰彰明甚。故謂辛涼甘潤藥係從麻杏石甘湯脫胎，向平淡方向變化，以治麻杏甘石湯之輕證也可，若謂辛涼甘潤法爲溫熱家創作，能跳出傷寒圈子者，曷其可哉？

葉氏幼科醫案曰：「春月暴暖忽冷，先受溫邪，繼爲冷束，欬嗽痰喘最多……夫輕爲欬，重爲喘，喘急則鼻掀胸挺。」此實麻杏甘石湯之的證，使及時投以麻杏甘石湯重劑，則藥到病除，何致有「逆傳心包」之危？依佐景臨牀所得，本湯證以小兒患者居多，且多發在冬春之間，與夫白虎加桂枝湯證之多發於夏日及大人者，悉相反，與葉氏所言頗合，是葉氏乃明知麻杏甘石湯者也。吳氏鞠通亦知之，故雖在條辨上焦中焦二篇

隱而不言，及在下焦篇第四十八條，卽不復藏匿。曰：「喘，欬，息促，吐稀涎，脈洪數，右大於左，喉啞，是爲熱飲，麻杏甘石湯主之。」然則溫熱諸家果能識麻杏甘石湯證，並卽以此爲基礎，更從而變化之，擴充之，欲自成爲廣義之溫病學說，實無疑義。惜乎不肯道破根源，反欲求分庭抗禮。其學力獨到處，可以令人佩仰，其禮貌未修處，殊不可效尤。獨怪今之一般醫師，讀溫熱書而忘傷寒論，更不曉溫熱病在傷寒論中之出處，欲求愈疾，抑亦難矣。故余敢作公平之論，曰：溫熱家之說並非全錯，時方輕方並非全不可用，但當明其與傷寒經方間之師承貫通處，然後師經方之法，不妨用時方之藥，且用之必更神驗，此爲親歷之事實，所可忠告於同仁者也。

余前謂白虎湯證有非由桂枝湯證傳變者，同理，麻杏甘石湯證有非由麻黃湯證傳變者。使其一見而爲麻杏甘石湯證，醫必曰：此溫病也。葉香巖曰：「溫邪上受，首先犯肺。」旨哉斯言。於是桑菊銀翹滔滔而來，病輕者倖愈，病重者竟至「逆傳心包」。嗚呼！若而人者，不學無術，其安知麻杏甘石湯本可免逆傳心包乎？安知首先犯肺者不但爲

溫邪，且有時屬寒邪上受，卽是麻黃湯證乎？安知麻黃湯證化熱之後，卽是麻杏甘石湯證乎？又安知傷寒傳足，溫病傳手，悉是殺人之邪說乎？我敢實告讀者，我非神昏，我不謔語！

今歲臘月，一同鄉何姓小孩，住菜市路一百號煤炭店樓上，病鼻扇，喘息不甯，汗出微粘，便溏帶臭，身微熱，先日曾經他醫投辛涼輕劑，絕不見效。余曰：汗出而喘，無大熱者，麻杏甘石湯主之。因卽予本湯輕劑，略加蟬衣、桔梗、蘆根，以助透發。次日據報，病大減，喜吮乳矣。乃就原方去麻石，加輕藥，懸擬予之。三日，病又急，不得已抽暇前往親診，依然賴麻石而安。嘻，麻杏甘石之足以去病，辛涼淡藥之莫能逐邪，有如是者！是故余謂辛涼甘潤是發源於麻杏甘石，但治麻杏甘石之輕證一說，乃從臨牀實驗中細心體察而來，絕非文字上之偶合。使我但藉雕蟲之小技，空添諸君酒後之資，茶餘之助，則經方實驗錄同是可焚之書，安有價值足言？使其不然，諸君中有未曾用過麻杏甘石湯者，他日遇此的證，不解於他醫之辛涼輕劑，乃用此湯而獲效者，方是本錄發揚權威之時，亦正仲聖

絕學復興之日也。

曹穎甫曰 治病用藥，當觀其通，苟得其空靈妙悟，則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何嘗非活人之聖藥？予亡友丁甘仁先生云，古人於重證始出方治，今人用之於類似之證，往往失效，非古方之不可用也，爲其藥石之太過也。藥力太過，則當擇藥力稍輕者而代之。無如近代醫生見避重就輕之有效，竟廢古方而不用，一人倡之，百人和之，遂成積重不反之勢，醫道所以日趨於苟簡耳。今姜生具此通識，使甘仁先生可作，吾知必許爲通才，謂不料有此再傳弟子也。

蛇

形

任度。宋時人。精醫。有患者嘗飢。吞食下至胸。便即吐出。醫作噎疾。膈氣治之。無效。度視之曰。此疾蓋因蛇肉不消所致。但揣心腹上有蛇形也。病者曰。素有大風。常求蛇肉食之。遂合硝黃以治。微利而愈。

第二五案 葛根黃連黃芩湯證其一 佐景醫案

李孩

疹發未暢，下利而臭，日行二十餘次，舌質絳，而苔白腐，脣乾，目赤，脈數，寐不安，宜葛根芩連湯加味。

粉葛根 六錢

細川連 一錢

淮山藥 五錢

生甘草 三錢

淡黃芩 二錢

天花粉 六錢

升麻 錢半

佐景按 李孩服後，其利漸稀，疹透有增無減，逐漸調理而安。湘人師兄亦在紅卍字

會醫院屢遇小孩發麻疹時下利，必治以本湯，良佳。又有瀉泄發於疹後者，亦可以推治。

麻疹之利屬於熱者，常十居七八，屬於寒者，十不過二三，故宜於葛根芩連湯者十常七八，宜於理中湯或桂枝人參湯者十不過二三。一或不慎，誤投湯藥，禍乃立至，可不

畏哉！

今人每以葛根芩連湯證之利爲協熱利，實則葛根芩連湯證之利雖屬熱性，仲聖並未稱之爲協熱利，至桂枝人參湯證之寒性利，反稱之爲協熱而利。蓋協熱者，猶言挾表熱也，此不可不知。

太陽病，當解表，若不予解表，而用治陽明法以下之，則變證。但或從寒化，或從熱化，每無定局。正氣盛者多從熱化，正氣衰者則從寒化。仲聖云：「太陽病，外證未除，而數下之，遂協熱而利，利下不止，心下痞鞭，表裏不解者，桂枝人參湯主之。」此從寒化之例也。又曰：「太陽病，桂枝證，醫反下之，利遂不止，脈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黃連黃芩湯主之。」此從熱化之例也。本條有餘意，有省文，若欲知其詳，而不嫌辭贅者，可在「也」字下，加「宜葛根湯，若利不止」諸字樣，則經旨明矣。意謂桂枝湯證因下傷津，利不止亦傷津，而脈促近於浮，爲表未解，故宜葛根湯以解其表，而養其津。若表解之後，內熱甚熾，肺受熱灼而喘，汗受熱蒸而出者，當用葛根芩連湯以直折之。

余前謂桂枝湯證化熱，則爲白虎湯證，麻黃湯證化熱，則爲麻杏甘石湯證，今當續

爲之說，曰：葛根湯證化熱則爲葛根芩連湯證。徵之於臨牀，考之於經文，歷歷不爽，我豈好爲異說，故作矜奇者哉？

曹穎甫曰：表未解者，必不汗出，蓋利不止而脈促爲表未解。表未解者，宜葛根湯。利不止而喘汗爲表病入裏，則宜葛根芩連湯。脈促爲脈緊變文，前於傷寒發微中已略申其旨。固知葛根芩連湯惟已經化熱者宜之耳。惟其化熱者宜之，而舌苔白腐，脣乾目赤，乃無乎不宜，不惟熱利爲然也。

土

錢經綸。字彥臞。清康熙間秀水縣人。醫術精覈。有人仲冬病寒。諸醫雜治不效。獨經綸投青蒿一味而愈。遇貧者常謝不受。值富人以厚幣遠來。則又却之。且謝曰。若幣重。不難致他醫。何必我。我隣里孤窮疾病者若而人。待我診治。安能舍之他適哉。或道逢他方人。問錢先生安在。輒應曰。死久矣。用是名不出鄉里。而貧亦如故。歿後。鄉人相傳爲土地神。

地

神

第二六案 葛根黃連黃芩湯證其二 佐景醫案

孫寶寶住廳西路

初診

滿舌生瘡，環脣紋裂，不能吮飲，飲則痛哭，身熱，溲少，脈洪而數，常煩躁不安，大便自可，擬葛根芩連湯加味。

粉葛根

四錢

淡黃芩

錢半

小川連

六分

生甘草

三錢

燈

心 三扎

活蘆根

一尺

佐景按

孫君維翰，友人也。其小公子未二齡，甚活潑可愛，體肥碩，肖其父。每患微恙，

余必愈之。顧以事繁，常無暇面診，有時僅憑孫君之陳述而疎方焉。一日，孫君又言其孩身熱，欬嗽，口渴，不安云云，當遙擬辛涼輕劑與之。服之二日，不差反劇。謂口舌生瘡矣。當請面診，允之。細察之下，乃知本為葛根湯證，今乃化熱進而為葛根芩連湯證矣。葛根湯

證何以化熱變劇？蓋辛涼輕劑不勝重任故也。

孫孩服此之後，將一劑而愈乎？曰不然。次日，其病不增不減，僅維原狀而已。何以故？蓋藥量不足故也，尤以黃連之量殊輕，隨俗浮沉，我病不能自拔。

二診

口瘡，投葛根芩連湯，不見大效，宜進一步，合承氣法。

粉葛根 四錢

細川連 八分

生川軍 二錢

生甘草 三錢

淡黃芩 錢半

枳實 錢半

玄明粉 錢半

佐景按 又次日，孫君來告，此方之效乃無出其右，服後一小時許，能飲水而不作痛狀，夜寐甚安。越宿醒來，舌瘡大退，肯吮乳。囑減量再服，遂愈。乃知大黃內服，却勝冰硼外搽，因此散我固會用於二三日前者也。

葛根湯證化熱，為葛根芩連湯證，葛根芩連湯證化熱，則為承氣湯證。我因失治緩

治於先，故補治急治於後，不待其大便閉結，而審其即將閉結，預用硝黃以圖之，此急治補治之說也。然設使我能及時重用葛根芩連，又何需乎硝黃？我能及時重用葛根湯，又何需乎芩連？溯本窮源，為醫者不當若是乎？

昔我治一婦人，舌尖下發一白點，漸內蝕，飲食輒痛，不能觸鹹味，尤不可碰熱菜。我曰，此屬熱，宜師白虎湯，服石膏。婦服之數日，腐點不動，而胃納反差。聞人言，服黃連可效，竟一劑而愈。我乃恍然若聞道，知葛根芩連湯與白虎湯本屬並肩，各有主治，不容混淆，設使互易為治，必兩不奏功。閱者倘猶以此為未足，而欲詳二湯之異趣者，請續察下案拙按。

曹穎甫曰 葛根芩連湯既為化熱而設，服之不效，腸胃燥實即為熱病之結果，故佐景謂合承氣法為進一步也。

嫡傳

杜度。受業於張機。識見宏敏。器宇冲深。淡於驕矜。尚於救濟。

事仲景多獲禁方。名著當時。

第二七案 葛根黃連黃芩湯證其三 佐景醫案

自服方

案缺

粉葛根 四錢

生甘草 三錢

淡黃芩 二錢

黃連 一錢

京赤芍 三錢

密蒙花 錢半

佐景按 本方余備以自服者也。然余不下利，不生口瘡，用此安為者？曰，用此以治目

赤，西醫所稱眼膜炎者是也。余先微傷於風，風去而目赤，晨起多眵，封目不易張，張則梗梗然若有物觸犯之者，隨服本方。服藥之時，適史惠甫唐崇景二兄來訪。余告以病情，並請試猪藥屬何方，二兄莫能中也。不須再劑，不必忌口，眼膜炎退。

惠甫默識吾葛根芩連湯可治目赤之言，越日訪姨母，適見表弟病目赤不能張，身大熱，神糊譫語，不下利，頭中劇痛。其人服務於江南造船廠，曾經醫治，不愈反劇，僉謂冬

溫難治。惠甫與葛根芩連輕劑，不加他藥。又次日，往視，神昏譫語，頭痛目痛悉愈，惟眼膜之炎未退。囑服原方。又越二日，往視，眼膜之炎退其半。仍囑服原方。其全愈可操左券者，不待言矣。

適北平文醫半月刊遞至，內載張玉珍先生作「經方驗案」一則，頗足與本案互相發明。敢摘錄如下，以證吾言。張先生曰：「本村有張志瑞者，年六十，業農。七八年前，偶得眼鼻劇痛之症，醫治月餘乃愈。二十三年秋，復犯一次，半月乃愈。上月初間，（舊歷）舊症復發，眼睛鼻孔疼痛異常。先延某西醫眼科專家施以止痛治療，絲毫未效。翌日，其家人向余求治。余與病者既為同鄉，又為同姓，立即馳往。及至其家，見其以頭觸地，弓腰伏臥，呻吟呼喊之聲達於戶外。問之，則曰：眼睛鼻孔疼痛異常，非如此呼喊呻吟，以頭觸地，不能減其疼也。且每次都是這樣，惟此次又加泄利，身熱耳診之，脈象洪數，因思傷寒論中陽明經症有目痛鼻乾之文，腑症有胃家燥熱之說。今泄利雖非燥熱，亦定為胃腸濕熱所致。彼傷寒論中之葛根黃芩黃連湯恰與此症相合。遂以此湯加桑葉、菊花、夏枯

草，滑石與之，一劑而愈。考吾國古聖之經方，苟用之對症，莫不效如桴鼓。今西醫束手無策之症，而我國古方竟能一藥而愈者，非一證乎？」

然則葛根芩連湯既可以治下利，又可以治口瘡，又可以治目赤，更可以治鼻疼，瀆而伸之，還可以治他病。一湯之用何其廣也？曰：欲答此題，當明葛根芩連湯證之病所何在。欲明葛根芩連湯證之病所何在，當明葛根湯證之病所何在，容順次述之。

我所謂「病所」云者，有異於西醫之「病灶」也。西醫所稱之病灶，精而詳，我所說之病所，略而約。夫約略者無如精詳者美，此盡人所知也。然而精詳者有時而窮，約略者乃可泛應萬病。故二者高下之分，似尙未可以片言折之。今姑置此而勿論，桂枝湯證之病所，言其裏，則偏於胃。麻黃湯證之病所，言其裏，則偏於肺。葛根湯證之病所，言其裏，則偏於血脈神經，而項背爲腦脊髓神經分佈之地，故患葛根湯證者，其項背獨強几几。

白虎湯證之病所同桂枝湯，偏於胃。麻杏甘石湯證之病所同麻黃湯，偏於肺。葛根芩連湯證之病所同葛根湯，偏於血脈神經。故白虎湯證與麻杏甘石湯證之病所發有

定處。若葛根芩連湯證之病所則發無定處。誠以血脈神經本週佈於一身，而一身之血脈神經未必盡病，不過病其一部。經云邪之所湊，其氣必虛，卽血脈神經較爲脆弱之部，則受邪而病之謂。發於腸部，則爲下利。發於舌部，則爲口瘡。發於眼部，則爲目赤。發於腦部，則爲癩或腦膜炎之類。觀此，葛根芩連湯之所以得泛應諸病者，實以本證之病所本無定處故也。

難經曰：「溫病之脈，行在諸經，不知何經之動也，各隨其經所在而取之。」與所謂中風，傷寒，濕溫，熱病之脈有定象者獨異，而與我所謂葛根芩連湯證發無定處者，隱約中若合符節。我不敢據此以通釋難經傷寒，然其義至足長思也。（難經中所謂五種傷寒，依鄙見，大論中皆有主方，詳第二集。）

鍾志和先生作：「吾人對於流行性感胃應有之認識」略云：「吾人連日讀報章所載，英國流行性感胃傳染極盛，死亡頗多。據調查所得，前星期因患該症而死者爲數達一千一百三十七人，而本星期則已增至一千一百五十五人，其傳佈之迅速以及其

死亡率之衆多，已足驚人。查此症係一大流行病，屬急性傳染病之一種，爲地方性流行性或散發性。在前世紀曾大流行四次。至於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年，則爲近年來第三次大流行。勢甚凶湧，流行全球，各國死亡極多。一九二一年曾流行於遠東，傳佈達於全球，但疫勢非劇。按該病之流行每一地方，大抵經六至八星期之久，其疫潮所至，雖有倖免者。如在大流行之時，幾佔全人口百分之四十或較強，則其傳染性之劇烈，實有令人寒齒恐懼者也。今英國既經流行，一旦因交通之便，而傳入我國，雖云死亡率不甚高，然一經傳染，身體因而虛弱，影響終身康健者，爲害非淺，吾人豈可漠視不顧，而不加緊預防，更可對該症無深切之認識乎？本症依其種類之不同，分作：（一）呼吸系統類——呼吸道自鼻部以達於肺各部，均可受累，病輕者現卡他耳症狀，惟身體極感疲乏，其危重者每現枝氣管炎，胸膜炎，肺炎等狀。（二）胃腸（卽消化系統）類——現下痢，惡心，嘔吐，口臭，舌苔，厭食，頭痛，吐酸，腹痛，甚或大瀉，而呈腦力虛脫者，孕婦易起流產。（三）神經系統類——頭痛，暈眩，神經痛，不眠，精神亢奮，或因之發神經炎，腦炎，腦膜炎，癲

痲，精神病等。』（錄二十六年二月十六日申報醫藥專刊）然則西醫所謂流行性感
冒之屬於呼吸系統類者，即吾所謂麻黃湯麻杏甘石湯證是。其屬於消化系統類者，即
吾所謂桂枝湯白虎湯證是。其屬於神經系統類者，即吾所謂葛根湯葛根苓連湯證是。
其曰「大流行勢甚凶湧，各國死亡極多」者，即仲聖所謂「余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
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之二，傷寒十居其七」是。此西醫說傷寒論之可
以通釋者也。然彼重預防隔離，滋養注射，吾主望聞問切，寒熱溫涼，此治療法則之未許
強同者也。

白虎湯證不過爲熱象，其勢較緩。麻杏甘石湯證，熱之中夾閉象，其勢較急。葛根苓
連湯證，熱之中夾毒象，其勢較險。惟其毒劇，故生腐蝕，毒者，菌也，黃連苦寒，功能殺菌，故
仲聖用以爲主藥。白虎湯證麻杏甘石湯證，傳自不傷津之中風傷寒，葛根苓連湯證，傳
自傷津之溫病，然則津傷者即貽毒菌之繁殖，津不傷者反是，此中寧無一貫之妙理？讀
者請自釋之。

曹穎甫曰 凡病入於血分，則易於化熱，易於生毒。若癰疽然，爲其血分受灼，血鬱而毒生也。故癰疹之從熱化者，尤爲重要。推而言之，葛根芩連一方可以治下利，可以治目赤鼻疼。去歲，予長孫患疹，目赤，下利，脈數，予適患眩暈重證，以此方語長子湘人。湘人竟不敢用，以致夭死。至今猶爲心痛。附記於此，以誌吾過。蓋當時予不能握管，若使他人書方，或當有救，可惜也！

佐景又按 語云，旁觀者清，當局者昧，信然。余能愈他人之腸癰，而不克治家岳之肺癰，卽是一例。蓋醫者之治家人，或至戚，每多情感作用於其間，反爲理智之蔽。若治他人，省却顧慮，反易奏功。湘人師兄以一時姑息曲愛，竟遭喪明之痛者，恐亦坐此弊耳。師兄自後在紅卍字會醫院施診，屢遇小兒癰疹下利之重證，悉用葛根芩連愈之。病家感戴之真誠，有非言語可以形容者。然則三折肱成良醫，亦情勢之所必然也歟。

瓜蒂散

吳中秀。字端所。明松江人。工岐黃之學。高仲陽三年不寐。諸醫以爲虛。中秀按其脈皆洪。曰此上膈頑痰也。以瓜蒂散吐之而愈。

第二八案 葛根黃連黃芩湯證其四 穎師醫案

徐左 美亞十歲 六月十二日

小便已，陰疼，此本大腸燥氣，熏灼膀胱，傷寒論所謂宜大承氣湯之證也。乃治之不當，服某種丸藥，以致大便日滯，小便轉數，陰疼如故，足腿疲，上及背脊俱痠。而胃納不減者，陽明燥氣用事也。闕上略痛，陽明餘熱為病也。右脈滑大，仍宜大承氣湯。惟虛者不可重虛，姑宜葛根芩連湯加萊豆，以清下陷之熱，而兼消丸藥之毒。

葛

根一兩

淡 芩三錢

川 連一錢

綠 豆一兩

生 草一錢

佐景按 吾師所謂小便已陰疼，宜大承氣湯者，義詳傷寒發微。

本湯之加萊豆，與葛根湯之加粳米，有異曲同工之妙。

本證當用大承氣湯，以其虛，故退一步用葛根芩連湯。前案，以其實，故進一步合承

氣法。能進者病以速愈，能退者疾乃無危。夫進退之法，兵家之事也，今吾於醫術亦云。且凡百證治皆然，第於本案發之。

曹穎甫曰：予用此方不過因熱利而設，初未嘗有退一步想，然亦何嘗非退一步想也。小便已陰疼，原屬當下之證，設非經西醫妄下，何至不用硝黃。此與佐景加硝黃於本方中者適得其反。固知治病用藥，當觀其通，墨守成方，直土木偶人耳。觀後文佐景所說病機之變化，與用藥之同異，可以恍然大白矣。

佐景又按：今合以上自桂枝至葛根芩連共六湯，列為一表如下：

麻黃湯證（太陽傷寒）——麻杏甘石湯證……病所偏於肺
桂枝湯證（太陽中風）——白虎湯證……病所偏於胃
葛根湯證（太陽溫病）——葛根芩連湯證……病所偏於血脈神經

六湯中桂枝湯以桂枝為君藥，麻黃湯以麻黃為君藥，葛根湯以葛根為君藥，葛根

苓連湯以黃連爲君藥，白虎湯以石膏爲君藥，麻杏甘石湯似無君藥可言，非無君也，合他湯之君以爲君也。設有好事者欲爲麻杏甘石湯立專君，我當首推葶藶。此君乃千金之子，最堪爲萬乘之君者也，一笑。

於此有一賸義焉，我將發之以爲快。曰：桂枝湯證麻黃湯證葛根湯證皆帶有表證，一經化熱之後，則表證悉罷，而爲白虎湯證麻杏甘石湯證葛根苓連湯證之純裏證，於是知『由表入裏』乃外感疾病傳變之第二原則。

天 子 血

秦鳴鶴。唐時人。高宗苦風頭眩。目不能視。召鳴鶴診之。曰。風毒上攻。若刺頭出少血愈矣。天后自簾中怒曰。此可斬也。天子頭上豈是出血處耶。上曰。醫人議病。理不加罪。且我頭重悶。殆不能忍。出血未必不佳。朕意決矣。命刺之。鳴鶴刺百會及腦戶出血。上曰。我眼明矣。言未畢。后自簾中頂禮以謝之。曰天賜吾師也。躬負綸寶以遺之。

第二九案 大承氣湯證其一 穎師醫案

方左

病延二候，闕上痛，渴飲，大便八日不行，脈實，雖今見心痛徹背，要以

大承氣湯主治。

生川軍 四錢 後入

小枳實 四錢

中川朴 一錢

芒

硝 二錢 後入

全瓜萋 五錢

拙巢註 下後胸膈頓寬，惟餘邪未盡，頭尙暈，乃去硝黃，再劑投之，即愈。

佐景按 大論曰：「問曰：陽明病外證云何？」答曰：身熱，汗自出，不惡寒，反惡熱也。」此

概統白虎承氣而言之。若求大承氣湯之全部證狀，當為：一，大便不行，腹痛拒按，此以胃中有燥矢故也。二，闕上痛，內經以闕上屬喉間病，此概以氣色言之，若陽明燥氣上衝及腦，則闕上必痛，其不甚者則但脹耳，王慎軒先生首言之，而吾師親驗之。三，右髀有筋牽掣，右膝外旁痛，此為吾師所獨驗而得之者。四，脈洪大而實，然亦有遲者。五，日晡潮熱。他

若舌苔黃燥厚膩，大渴引冷，當在應有之例。然此不過言其常耳，若下列諸案所引，則其變也，知常知變，乃可與言大道。

吾師善用諸承氣湯，歷年治陽明實證，十九全愈。雖不能盡如陸九芝氏所云陽明無死證，然似可告無罪於仲聖矣！人見吾師用承氣之善，乃有曹一帖之尊稱，復有曹承氣之雅號。不知若而入者，皆非真能知吾師者也。何以言之，吾師之用藥也，麻桂膏黃，柴芩薑附，悉隨其證而定之，絕不似世之名家，偏涼偏熱，以執一爲能事者。嗟乎！時至今日，醫道陵替，桑菊梔豉，貝杏萸杷，凌亂雜湊，不復成方，治輕病以此，治重證亦以此。驟見一二名士，能用桂附，乃輒驚爲天人，甘拜下風。適見其病之起，則咋舌歎服，以爲虛扁復生，而其故莫知也。不起，則搖首太息，曰：醫能醫人之病，不能救人之命，竟忘桂附而外，猶有硝黃在也。故當其險證臨前，束手無策之時，偶見一能用硝黃之醫，一劑而愈之，又不覺茅塞頓開，矇瞶遽啓，曰：此某承氣也，此某一帖也。噫，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何其陋也！余敢宣告於衆曰：凡仲聖所稱某某湯主之云者，此皆一劑知，二劑已之方也，倘能藥量適合，

則一帖愈病，原屬平淡無奇之事，安足怪者？而傷寒論中之陽明病佔全書篇幅四之一，于承氣湯尤反覆推論，其詳備明確遠出三陰諸方之上，然則硝黃之用，復有何疑者？閱者能明此旨，是為知吾師者，是為知仲聖者。

今日中醫之弊在不敢用下藥，既如上述，而西醫之拙，却在過用下藥。凡外感病初起，西醫大抵以清滌腸胃為先着，不知表未解，有內陷之虞，彼不暇問也。夫先解其表，後攻其裏，是乃仲聖之大法，順之者生，違之者危，中西醫各宜矯正也。

曹穎甫曰：予遇貧病之家，病太陽而大便累日不行者，於方牋必書二方，一為麻黃湯，一為承氣湯，令其先服前方，有汗即用後方，得下則表裏之病皆愈。昔年治趙庭槐家用之，治繆桂堂亦用之俱效，餘則不復記憶矣。存此以為先解表後攻裏之明證。

盆砭舌收

周真。元人。一婦因產子。舌出不能收。真以硃砂敷其舌。仍令作產子狀。以兩女扶掖之。乃於壁外投大瓦盆砭訇作聲。婦聞之。舌即收入。

第二〇案 大承氣湯證其二 穎師醫案

若華

忽病頭痛，乾嘔，服吳茱萸湯，痛益甚，眠則稍輕，坐則滿頭劇痛，咳嗽引腹中痛，按之，則益不可忍，身無熱，脈微弱，但惡見火光，口中燥，不類陽明腑實證狀。蓋病不專係腸中，而所重在腦，此張隱庵所謂陽明悍熱之氣上循入腦之證也。按卽西醫所謂腦膜炎之類。及其身無熱，脈微弱之時，而急下之，所謂釜底抽薪也。若身有大熱，脈大而實，然後論治，晚矣。

生川軍

三錢

芒

硝

三錢

枳

實

四錢

厚

樸

一錢

佐景按

若華女士服本方後約三小時，卽下，所下非燥矢，蓋水濁也，而恙乃悉除，不

須再診。是時，余按日從師受課，故知之稔。

夫滿頭劇痛，病所在腦也。一下而愈，病源在腸也。合而言之，所謂上病下取，治求其本也。蓋腸中既燥，胃居其下，聲氣互通，乃亦化熱。胃有神經上通於腦，輾轉相傳，腦神經受熱熏灼，故發爲滿頭劇痛。抑又腸胃燥實者，周身血液亦必隨之化熱，其敷陳血管壁間之諸神經，自受同一之影響。而腦部爲全身神經之總匯，樞機重要，所係更鉅，故非特滿頭劇痛，甚且神昏譫語，發狂喜妄。攷之抵當湯證有發狂之象，桃核承氣湯證有如狂之狀，此皆血熱影響於腦神經之明證。故用藥總不離乎硝黃，無非脫胎於承氣湯，深足長思也。然腸熱有易犯腦者，有不易犯腦者，則其人之神經脆弱與否殊爲一大主因，要以脆弱者易被犯，如本案所載者是，其理極顯。又小兒神經脆弱，故驚厥之病特多。

曹穎甫曰

陽明證之頭痛，其始則在闕上，甚則滿頭皆痛，不獨承氣湯證有之，卽白虎湯證亦有之。且陽明府實證燥氣上衝，多致腦中神經錯亂，而見譫語頭痛。或反在大便之後，無根之熱毒上冒，如大便已頭卓然而痛可證也。惟腸中有濕熱蘊蒸，其氣易於犯腦，爲

水氣易於流動，正如湯沸於下，蒸氣已騰於上，不似燥矢之凝結必待下後而氣乃上衝也。此證但下濁水，即可證明濕熱之蘊蒸陽明。不然，目中不了了，無表裏證，大便難，身微熱者，何以法當急下乎？

搗

螃

蟹

崔默庵。清太平人。醫多神驗。有一少年。新娶未幾。出痘。徧身皆腫。頭面如斗。諸醫束手。延默庵診之。診時六脈平和。惟稍虛耳。驟不得其故。時因乘輿。道遠腹飢。即在病者榻前進食。見病者以手擊目。觀其飲啖。蓋目眶盡腫。不可開合也。問思食否。曰甚思。奈醫者戒余勿食何。崔曰。此證何礙於食。遂命之食。飲啖甚健。愈不解。久之。視室中。其牀榻桌椅漆氣熏人。忽大悟曰。我得之矣。亟命別遷一室。以螃蟹數斤生搗徧敷其身。不一二日腫消痘現。則極順之證。蓋其人受漆氣之毒也。

第三一案 大承氣湯證其三 穎師講授 佐景筆記

師曰

予嘗診江陰街肉莊吳姓婦人，病起已六七日，壯熱，頭汗出，脈大，便閉，七日未行，身不發黃，胸不結，腹不脹滿，惟滿頭劇痛，不言語，眼張，瞳神不能瞬，人過其前，亦不能辨，證頗危重。余曰：目中不了了，睛不和，燥熱上衝，此陽明篇三急下證之第一證也。不速治，行見其腦膜爆裂，病不可為矣。於是遂書大承氣湯方與之。

大

黃四錢

枳

實三錢

川

樸一錢

芒

硝三錢

並囑其家人速煎服之，竟一劑而愈。蓋陽明燥氣上衝顛頂，故頭汗出，滿頭劇痛，神識不清，目不辨人，其勢危在頃刻。今一劑而下，亦如

釜底抽薪，洩去胃熱，胃熱一平，則上衝燥氣因下無所繼，隨之俱下，故頭目清明，病遂霍然。非若有宿食積滯，腹脹而痛，壯熱譫語，必經數劑方能奏效，此緩急之所由分。是故無形之氣與有形之積，宜加辨別，方不至臨診茫然也。

佐景按 余嘗見一男子病者，神志恍惚，四肢痠厥，左手按額上，右手按其陰器，兩足相向彎曲而嚙起。傍人雖用大力，不能使之直伸，目張而赤，近光則強閉，脈凌亂隱約，大便多日不行，數日來頭痛，病起僅七八日，服藥五六日，卽至如此地步，據謂前曾宿娼患瘡，外治而愈。余曰：此大承氣證失治者也。顧口噤藥不能下，侍者用簡便法，納甘油錠於其肛中，凡三次，毫無效驗。惜無親人作主，不能試膽導法。次日汗出夜驚，是可憫也。又一男子病者，感病數日，腹中微痛，醫以四逆散作湯與之，痛略差，而目中不了了，更顯與之言，半是半非，其夜卽斃。

由上實驗證之，目中不了了，睛不和，確爲至危至急之候，雖傷寒不過六七日，無表裏證，身但微熱，大便但難而不結，卽爲實，當急下之，宜大承氣湯。仲聖筆之於論，固甚明瞭也。果能治之得法，獲效亦捷，如本案所示者是。

以今日之生理釋之，目中不了了，睛不和，卽爲腦病之外徵。緣腦神經纖維出於後腦之下部者十有二對，其繫於目睛者四對焉。曰視神經，曰動眼神經，曰滑車神經，曰外展神經。故外見目疾，內實腦病。較之上案所言僅滿頭劇痛者，其病爲更勝一籌，其情爲更急一等，其方藥分量當更重若干，而治無第二法門，舍大承氣莫屬也。

雖然大論又曰：「傷寒，若吐，若下後，不解，不大便五六日，上至十餘日，日晡所發潮熱，不惡寒，獨語，如見鬼狀，若劇者，發則不識人，循衣摸牀，惕而不安，微喘，直視，脈弦則生，濇者死，微者，但發熱譫語者，大承氣湯主之。」可見腦神經病至于不識人，至于獨語如見鬼狀，至于循衣摸牀，至於脈濇，其微者大承氣湯尙可得而主之，其劇者縱投本湯，亦無效矣。試推求其無效之故安在，曰大承氣但能治腸熱之病源，不能治神經之病所，病

源雖去，而病所燎原之勢已成，諸神經悉受燒灼，故外見種種惡狀，卒致不救也。然則當此時也，將何藥以救之乎？曰：有之，其惟羚羊角乎。本草綱目曰：本品平肝舒筋，定風安魂，散血下風，辟惡解毒，治子癇瘧疾云云。所謂惡者，毒者，因熱而生也，所謂肝者，筋者，即指神經也。熱毒熏灼神經，則見瘳攣抽搐，是即所謂肝風動陽。羚羊角能涼和神經，使之舒靜，故用之得法合量，可以治大承氣所不能治之證。他藥如石決、鈎鈎、蝎尾、蜈蚣，皆可以為佐。張氏錫純善用本藥，余心折之。

曹穎甫曰： 惲鐵樵治王鹿萍子腦膜炎，用羚羊角犀角奏效，此王鹿萍子親為予言之。證以佐景所言，益復可信。足見治危急之證，原有經方所不備，而藉力於後賢之發明者，故治病貴具通識也。

戰

吳綬。元錢塘人。以名醫徵至京師。有馮英者。病傷寒。諸醫議用承氣湯。邀綬視之。曰。將戰汗矣。非下證也。當俟之。頃刻果得戰汗

汗

而解。

第三二案 大承氣湯證其四 穎師講授 佐景終記

師曰

陳姓少年住無錫路矮屋，年十六，幼齡喪父，惟母是依，終歲勤勞，尙難一飽。適值新年，販賣花爆，冀博微利。飲食失時，飢餐冷飯，更受風寒，遂病腹痛拒按，時時下利，色純黑，身不熱，脈滑大而口渴。家清寒，無力延醫。經十餘日，始來求診。察其證狀，知爲積滯下利，遂疏大承氣湯方，憐其貧也，並去厚朴。計大黃四錢，枳實四錢，芒硝三錢。書竟，謂其母曰：倘服後暴下更甚於前，厥疾可瘳。其母異曰：不止其利，反速其利，何也？余曰：服後自知。果一劑後，大下三次，均黑糞，乾濕相雜，利止而愈。此金匱所謂宿食下利，當有所去，下之乃愈，宜大承氣湯。

之例也。

佐景按

大論曰：「少陰病，自利清水，色純青，心下必痛，口乾，咽燥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可以互證。溫疫論曰：「熱結傍流者，以胃家實，內熱壅閉，先大便閉結，續得下利，純臭水，全然無糞，日三四度，或十餘度，宜大承氣湯，得結糞而利止。服湯不得結糞，仍下利，併臭水，及所進湯藥，因大腸邪勝，失其傳送之職，知邪猶在也，病必不減，宜更下之。」

延陵吳又可先賢能言此，誠不愧爲仲聖之入室弟子矣。

客曰：「仲景論傷寒，又可論溫疫，予烏可混而一之？」曰：「吁！是何言也？仲聖曰：「觀其脈證，知犯何逆，隨證治之。」客知此大義乎？吾中醫之長處，即在能識此證字，苟察病者所犯爲大承氣湯證，則投以大承氣湯，所犯爲四逆湯證，則投以四逆湯，服湯已，其效若響斯應，則其前病之何名，初可勿拘拘也。傷寒家曰：此傷寒也，此自利清水也，此嘔吐而利，是名霍亂也。溫熱家溫疫家曰：此溫病也，此溫疫也，此熱結傍流也，此絞腸痧也。推而至於西醫師曰：此急性傳染病也，此腸炎也，此虎列拉也。余曰：凡此所稱，皆是也。然

使醫者不識其證，而誤投方治，則其所稱之病名雖合，皆非也。由是論之，有清二百餘年，醫家輩出，只知傷寒溫病之爭，不研數百證方之辨，此皆矇懂人也。降至近年，國醫館成立，爲中醫界闢一新紀元，彌足慶賀。然而袞袞諸公，嘗惟病名之是論，或主從中，或主從西，筆墨紛爭，窒牘載途。反將中醫學最着重之證與方，置而未問，卒也築室道謀，用不漬成，冷眼靜觀，得毋與清人之失，同一覆轍，而無以副舉國人士期望之殷殷乎？余也無似，於醫學並未深造，初不敢妄有論列，致犯當世大家。然而骨梗在喉，稍吐亦快。凡此所附論者，尙不過爲吾所見之一極小微點，他日有暇，當暢陳拙懷，以就教也。『客唯唯而退。』

曹穎甫曰 治病必求其本，故醫者務識其病根所在，然後可以藥到而病除。若泥於病名之殊異，多有首尾兩端，始終不敢用藥，以致人於死者，豈不惜哉？

佐景又按 柳氏毅孫，吾醫中之賢者也。所著溫熱逢源一書，膾炙醫林。茲錄其治驗二則，曰：「光緒初年冬仲，徐君聲之因欲服補劑，屬爲定方。予診其脈，兩尺浮數弦動而不靜。予謂據此脈證，當發冬溫補劑，且從緩進。因疎方黃芩湯加生地，囑其多服幾劑。當

其時，飲啖如常，並無疾苦，勉服三兩劑，即停不服。迨十二月十七，忽振寒發熱，兩日後漸覺神情昏糊困倦，熱勢蒸鬱不達，神呆耳聾，面垢。此少陰伏邪化熱外達，其勢外已入胃，而內發於陰者，尙未離少陰之界，而并有竄入厥陰之勢，病情深重而急。予以至戚，誼無可諉，不得不勉力圖之。先與梔豉黃芩二劑，繼進清心涼膈法兩劑，均無大效。而瘧厥昏譫，舌燥脣焦，病勢愈急，乃用調胃承氣加洋參生地犀角羚羊元參養陰清泄之品。兩劑之後，始得溏糞如微醬者二遍。間進犀角地芍豆豉梔丹芩元參養陰熄熱清透少陰之劑，而熱似不減，乃再與調胃承氣合增液法，又行垢糞一次。此後即以此法與養陰清泄之法，相間迭用。自十二月二十三起至正月初十，通共服承氣八劑，行宿垢溏黑者十餘次，裏熱始得漸鬆，神情亦漸清朗。用養陰之劑，調理兩月而痊。按此證少陰伏邪本重，其化熱而發也，設熱邪全聚於胃，即使熱壅極重，猶可以下泄之藥，背城借一，以圖倖功。乃中焦之熱勢已劇，而伏熱之潰陰分者，又內熾於少厥兩陰之界，岌岌乎有蒙陷瘧厥之險，不得已用助陰托邪之法，從陰分清化，使其漸次外透。其已達於胃者，用緩下法，使之

隨時下泄。戰守兼施，隨機應變。如是者將及兩旬，邪熱始得退清。假使攻下一兩次後，卽畏其虛而疑不能決，則其險有不堪設想者。然則焦頭爛額得爲今日之上客者，幸也！

又曰：「長媳徐氏，戊戌七月患感冒，挾肝氣發熱，脘痛嘔噦不納者五六日，八月朔，得大解頗暢。余謂大便一通，病可鬆也。不意至夜，寒熱大作，噦心乾嘔，徹夜不止，與左金平胃溫膽瀉心均無寸效。至初五日，煩躁口渴，舌燥起刺，予以其質弱陰虧，慮其不耐壯熱，急思乘早擊退，冀免淹纏。遂用涼膈合瀉心法，佐以洋參石斛等，連進兩劑，得大解兩遍，嘔噦卽止，而裏熱不減。間服養陰泄熱藥一二劑，大便仍不行，而舌苔灰熱轉厚，乃改用調胃承氣合增液法，間日一進。每進一劑，卽行一次，糞色或黃或黑，或塘或結。又進三次，至十五日，方中大黃重至五錢，乃腹中大痛，宿糞暢行。當時冷汗肢厥，幾乎氣脫不同，急進人參以扶正氣，始能漸定。自此大暢行後，裏熱漸鬆，用藥總以養陰扶胃爲主。每間三四日，大解不行，卽用人參湯送大黃丸藥一服，或瀉葉湯一盞，大便始行。而糞色仍黑紫如醬。至九月初，乃能漸進米湯稀粥，然每至三五日大解不通，卽覺胃熱熏鬱，須與清泄得

大解始平。至九月十九日，服瀉葉湯後，忽然宿垢大行，得黑垢半桶之多。然後積熱獨熱始得一律肅清，不再有餘熱熏蒸矣。自初病至此，共用大黃三兩零，元明粉一兩零，人參參鬚二三兩，洋參麥冬各十餘兩，鮮地石斛各一斤，其犀羚珠粉等味用數少者不計焉。此證因陰虛質弱之體，患此大病，米飲不沾脣者一月，而得全性命者，緣自病迄今，始終以扶正養陰爲主。故雖屢類危殆，而卒獲保全。其積垢行至一月有餘，而始淨，則初念亦不及料也。然從此可知時病之餘熱不解，皆由積垢不清所致，斷不可顧慮其虛，轉致留邪生變也。又此證最易惑者，其脈始終細弱，毫無實象，惟將見證細意審察，究屬體虛證實，惟有用洋參鮮地石斛大黃，以養陰泄熱爲至當不易之治，確守不移，始得回一生於九死也，亦幸已哉！足見柳氏治陽明實證，用承氣湯法，使邪從澹糞宿糞而解，近師又可，遠宗仲聖，不失爲治病能手。乃氏始終念念於少陰，不忘於伏氣，得毋與張氏石頑同坐一失，而難免張公山雷之議乎？斯乃不能不爲柳氏惜矣！

第二三案

大承氣湯證其五

穎師親撰

師曰

傷寒論曰：『厥應下之，而反發汗者，必口傷爛赤。』按寒鬱於外，熱伏於裏，則其證當俟陽熱漸回而下之，俾熱邪從下部宣洩，而病愈矣。若發其汗，則胃中液涸，膽火生燥，乃一轉爲陽明熱證，爲口傷爛赤所由來。此正與反汗出，而咽痛，喉痺者，同例。由其發之太過，而陽氣上盛也。此證余向在四明醫院親見之。其始病，余未之見，及余往診，已滿口爛赤。檢其前方，則爲最輕分量之桂枝湯，案中則言惡寒。夫病在太陽而用桂枝，雖不能定其確當與否，然猶相去不遠。旣而病轉陽明，連服白虎湯五劑，前醫以爲不治。老友周肖彭屬余同診。

問其狀，晝則明了，暮則壯熱，徹夜不得眠。夫營氣夜行於陽，日暮發熱屬血分，晝明夜昏與婦人熱入血室同。熱入血室用桃核承氣，則此證實以厥陰而兼陽明燥化。病者言經西醫用瀉鹽下大便一次，則中夜略能安睡。診其脈，沈滑有力。余因用大承氣湯，日一劑，五日而熱退。肖彭以酸棗仁湯善其後，七日而瘥。

佐景按

大論曰：『厥深者，熱亦深，厥微者，熱亦微，厥應下之，而反發汗者，必口傷爛

赤。』今已口傷爛赤，致其原，咎在發汗，則更應下矣。此經文之可據以用承氣者一也。陽明病，有日晡所發潮熱之證，大論言之者屢，今病人晝日明了，暮則壯熱，殊相合，此經文之可據以用承氣者二也。更診其脈，沉滑而有力，是爲實，此脈象之可據以用承氣者三也。西醫曾以瀉鹽微下，則中夜略得安睡，此前治之可據以用承氣者四也。有此四證，已可謂細心，若仍不能大膽用救命之方，尙得稱爲醫家乎？

曹穎甫曰。口傷爛赤，胃熱也。大便燥結，腸熱也。手足陽明俱熱，不急寫之，病何能去？內經云，「陽氣當隔，隔者當寫，不亟正治，粗乃敗之。」此之謂也。

吐

褚澄。字彥道。建元中爲吳郡太守。百姓李道念以公事見。澄謂曰。汝有重疾。李曰。舊有冷疾。至今五年。衆醫不瘥。澄爲診脈。謂曰。汝病非熱。非冷。當是食白淪鷄子過多所致。令取蘇一升。煮服之。始一服。乃吐出一物如升。涎裏之動。開看是雛雞。羽翅爪距皆具。足能行走。澄曰。此未盡。更服所餘藥。又吐得如向者雛鷄十三枚。而病都瘥。

雞

雞

汁與散

朱肱。自號無求子。宋湖州人。邃於傷寒。南陽太守有疾。時醫用小柴胡散。連進三服。胸滿。延肱。曰。用藥是也。但宜煎汁。乃能入經絡攻病。今爲散滯膈上。宜乎作滿。因煮二劑服之。疾頓瘳。

中醫內科全書

南宗景著

中醫內科全書分爲急性傳染病，新陳代謝病，呼吸器病，消化器病，循環器病，血液及脾病，神經系統病，泌尿生殖器病，運動器病等十大部，上自內經傷寒金匱千金外臺，下迄宋元明清近代諸書，旁及東邦漢醫名家之說，搜羅殆盡，洋洋數十萬言，大有可觀也。

全書上下二冊

上册定價五元

張長沙原文讀本

南宗景校

凡欲得傷寒金匱二書之真理者，必先熟讀白文，精思冥悟，然後瀏覽各家註釋，則各人之心思，始不爲註家所束縛，鄙人寢饋於斯，十有餘載，老馬識途，深知此中訣竅，特印成張長沙原文讀本（附有經方歌括）每部定價法幣一元，不折不扣，外埠另加寄費一角。

總售處

上海閘北虬江路森異里十六號南宗景醫藥事務所

第三四案 小承氣湯證 穎師醫案

史左

闕上痛，胃中氣機不順，前醫投平胃散不應，當必有停滯之宿食，納穀日減，殆以此也，擬小承氣湯以和之。

生川軍

三錢後入

中川朴

二錢

枳

實

四錢

拙巢註

服此應手。

當世之醫

王肯堂。明金壇縣人。年八十。忽患脾泄。諸醫以為年高體衰。輒投滋補藥。病益劇。最後延李中梓治之。中梓曰。公體肥多痰。愈補則愈滯。當用迅利藥盪滌之。能勿疑乎。肯堂曰。當世之醫。惟我二人。君定方。我服藥。又何疑乎。乃用巴豆霜下痰涎數升而愈。

現代中醫雜誌

上海蓬萊路四號
公祠路廿四號

第四卷起大刷新

每卷連郵一元五角

內容廣博

巨細不遺

為參考之佳籍

裝訂整齊

書面精緻

亦案頭之精品

請速購備
俾成全份

『一二卷合訂本』係以兩卷二十四期合訂一全部。一期不缺。

洋裝硬面一大厚冊。內附詳細目錄索引。

每部實價一元八角 寄費在內 掛號者加八分

另有一二兩

卷分開訂 每一卷各訂為一部者 裝訂相同 每部連寄費一元

上海醫報

上海醫報係前中醫學會執委主編。為當年風行一時之週刊。效方多，切實用。文筆淺顯。乃其特色。此書即該報一至五十期全部所重印者。

彙訂本

本書十六開大本。充皮面燙金。五百餘頁。八十萬言。每冊定價二元。現售特價只收一元。寄費七分半。掛號另加。

診餘集

本書廣誌內外各科治案。文字活潑。紀述真實。非尋常者可比。已印三次。銷行近萬。學者咸尊為醫案之傑作焉。全書凡百篇。連史紙古式印一厚冊。實價連郵六角二分半。掛號另加。

余聽鴻遺著

上海蓬萊路歸詠坊四號余鴻仁醫寓出售

第三五案 調胃承氣湯證 穎師醫案

沈寶寶上巳日

病延四十餘日，大便不通，口燥渴，此即陽明主中土，無所復傳之明證。前日經用瀉葉下後，大便先硬後溏，稍稍安睡，此即病之轉機。下後，腹中尚痛，餘滯未清，脈仍滑數，宜調胃承氣湯小和之。

生川軍 二錢 後入

生甘草 三錢

芒硝 一錢 沖

佐景按 調胃承氣湯小承氣湯併前大承氣湯為三承氣湯。三者藥味各異，分量不

同，煎法既殊，服法亦差，仲聖分之至詳，用之至精。歷來注家能辨之至稔，言之至明者，當

推柯氏韻伯，學者當細心參究。惟竊有一二小義，當略略補充如下：仲聖常言「胃中有

燥矢」，此「胃中」二字，當連讀成一名詞，即「腸」字之別稱，並非言「胃之中」，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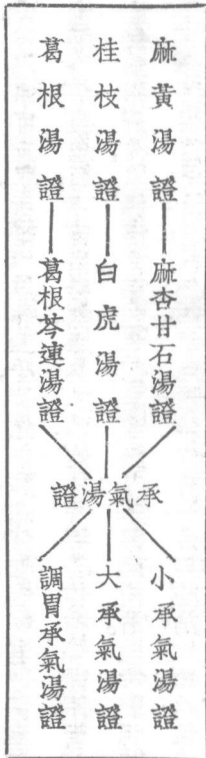
「調胃承氣」之胃，「微和胃氣」之胃，均可作「胃中」，或逕作「腸」字解，此其一。

柯氏謂調胃承氣湯爲太陽陽明併病之和劑，並謂「此外之不解，由於裏之不通，故太陽之頭項強痛雖未除，而陽明之發熱不惡寒已外見。」不知陽明亦有頭痛，惟痛在關上，而不在太陽穴，陽明亦有發熱，惟熱屬蒸蒸，而不屬翕翕，故大論曰：「太陽病三日，發汗不解，蒸蒸發熱者，屬胃也，調胃承氣湯主之。」此「不解」二字並非表不解，乃太陽熱去，陽明熱繼，亦不解之謂也。柯氏硬加「頭不痛」句，反逆此其二。柯氏謂厚朴倍大黃是氣藥爲君，大黃倍厚朴是氣藥爲臣，「謂之曰「氣」，似尙見含糊，蓋厚朴是腸藥，能直達腸部，寬放腸壁。彼腸結甚者，燥矢與腸壁幾密合無間，硝黃雖下，莫能施其技，故必用厚朴以寬其腸壁，而逐其矢氣，如是燥矢方受攻而得去，此其三。

雖然，竊於大承氣一法，猶有疑義焉。仲聖於本方中用厚朴至半斤之多，以吾師什一之法折之，當得八錢。但吾師用此，似未有至八錢者。吳氏又可爲承氣專家，而其大承氣湯用大黃達五錢，至厚朴則一錢而已。吳氏鞠通較爲闊步，本方用大黃六錢，用厚朴亦僅及其半量，至三錢而止。吳氏辨謂治傷寒本證，當重用厚朴，治溫熱本證，當減用之。

者，此乃點綴之語，非通人之論也。由是觀之，使用嚴酷之眼光，細計藥量之比重，世乃無有真大承氣湯。閱者博雅，曾有慣用真大承氣湯，而能識其底蘊者乎？辱承賜教，下工之願也。

以上論自桂枝湯至調胃承氣湯九證既竟，乃可合列一表如下：



此表之意猶曰：麻黃湯證化熱入裏，為麻杏甘石湯證。桂枝湯證化熱入裏，為白虎湯證。葛根湯證化熱入裏，為葛根芩連湯證。而葛根芩連湯證白虎湯證麻杏甘石湯證化熱之後，則均為承氣湯證。其腸結輕，可攻補兼施，所謂和之者，是為調胃承氣湯證。其腸結較重者，亦用和法，即為小承氣湯證。其腸結最重者，當用下法，又曰急下法，又曰攻

法，卽爲大承氣湯證。實則三承氣湯方對於麻桂葛之汗法，及白虎湯之清法言，皆得曰下法也。又吳凝軒師兄於三承氣之分辨，另有高見，詳本集附錄中，可參閱。

麻杏甘石湯證之傳爲承氣湯證，在以上諸實驗醫案中，似尙未有述及。實則此種病例雖較白虎湯證傳爲承氣湯證爲少，却並不渺見。蓋經謂肺與大腸相表裏，腸熱可以移肺，肺熱亦可及腸。所謂「溫邪上受，首先犯肺，逆傳心包」者，卽係麻杏甘石湯重證，不能解於桑菊銀翹，乃傳爲腸熱，腸熱不已，灼及神經，發作神昏譫語，遂指爲逆傳心包耳。依余臨牀所得，肺熱傳爲腸熱之後，其肺熱每不因此而消。此時若但治其肺熱，縱用麻杏石甘湯極重之量，必然無濟，當急用承氣湯法，去其腸熱。如嫌承氣傷肺，伐及無辜，則導法甚佳。（法詳中卷）余屢用之獲效。腸熱既去，續用麻杏甘石以治肺熱，乃得有濟。故大論曰：「下後，不可更行桂枝湯，汗出而喘，無大熱者，可與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本條條文極似重出，當刪，而事實上卻有此例，奈何？甚有既下之後，而肺氣自開，欬嗽自爽者，余亦屢屢逢之。有一俞姓小孩，于某月初三日，患咽痛，紅腫，兼見白點，胸悶不

舒。初四日，皮膚發出細點如痲。甲醫斷宜清血保咽，用生地川連黑梔淡芩之屬。夜間，病孩喉腫譫語，齟齬目赤。初五日，甲醫用玄參生地山梔左金丸之屬。易乙醫，改投解肌透痧之劑，如豆豉薄荷葛根牛蒡之屬。初六日，乙醫主喉痧以透痧爲要，重予透發之藥。初七日，痧密佈，夾白痞，熱度更高，入夜夢囈。乙醫慮其傷津，又與存陰清熱之法，如連翹銀花竹葉黛蛤散等。如是延至十一日晚，痧雖回而熱不退，欬嗽氣粗，鼻扇口燥，胸悶不舒，神識不清，加以腹痛拒按，耳下漫腫。丙醫有識，曰：宜通腑氣，逕用生大黃三錢，元明粉一錢，並合透發之藥，以達其餘邪。其夜大便既行，神煩即安，鼻扇耳腫悉漸退。覆診，依然用硝黃，直至糞色轉黃，方予調理而安。由本案觀之，凡肺熱之轉爲腸熱者，苟不設法去其腸中熱結，但知透表生津，豈有濟乎？

然則麻杏甘石白虎葛根芩連三湯證皆能化熱而爲承氣湯證，在病所方面言，三湯證之病所爲較上，承氣湯證之病所偏於腸，爲較下，由此吾人得外感疾病傳變之第三原則，曰『由上傳下』是也。大論曰：『陽明居中，主土也，萬物所歸，無所復傳。』其斯

之謂乎？

吾人研究上列九方，有一事當注意及者，卽此九方中用甘草者竟達七方是也。麻桂葛上列三湯既不離甘草，中列三湯又不脫甘草，下列調胃承氣湯亦用甘草。因知甘草安腸一說，不爲無見。蓋疾病由上傳下，由表入裏，由寒化熱，既爲必然之趨勢，今安和其腸，卽所以保其在裏在下之津者，自爲着要之法矣。至於大小二承氣湯證因病已傳腸，邪已內實，故不必用甘草。及其邪去腸虛，又當重用甘草以益之，不待再計者也。余治小兒病，喜用甘草自一錢至三錢，既取其有和中之能，更樂其有調味之功。小兒服吾藥之後，乃不喜他醫之劑。寄語兒科郎中，善用甘草，可以使天下父母省強藥之煩也。

我今姑捨甘草一味之小者近者不論，而論九首湯方之大者遠者。學者當知此九方者處同等重要之地位，各有專功，不容漠視。集此九方，卽成傷寒論中太陽陽明二經之骨幹。識此九方，卽能治傷寒，亦能治溫病。學者將疑吾言之誇乎？吾敢實陳讀者，歷來大醫竟無有能盡識此九方者。或但識其一，而莫識其二，或能識其二，而莫識其三。謂予

不信，請略論之。

尤氏在涇曰：「無汗必發其汗，麻黃湯所以去表實，而發邪氣。有汗不可更發汗。桂枝湯所以助表氣，而逐邪氣。學者但當分病證之有汗無汗，以嚴麻黃桂枝之辨，不必執營衛之孰虛孰實，以證中風傷寒之殊。是無汗爲表實，反云衛虛，麻黃之去實，寧獨遺衛能不膠於俗說者，斯爲豪傑之士！」柯氏韻伯曰：「桂枝湯證唯以脈弱自汗爲主耳。粗工妄謂桂枝湯專治中風，印定後人耳目，而所稱中風者又與此方不合，故置之不用。愚常以此湯治自汗盜汗虛瘧虛痢，隨手而愈。」又曰：「予治冷風哮與風寒濕三氣合成痺等證，用麻黃湯輒效，非傷寒證可拘也。」其言何等精闢，然則尤氏柯氏皆能識麻桂二湯者也。陸氏九芝曰：「葛根芩連一方獨見遺於陽明者，以人必見下利始用之，不下利卽不用，而不以爲是陽明主方也。孰知此方之所用者宏，而所包者廣也。」然則陸氏能識葛根芩連湯者也。又曰：「無人知溫熱之病，本隸於傷寒論中，而溫熱之方，並不在傷寒論外。」然則陸氏又能看破傷寒溫病之畫地爲牢者也。

吳氏又可曰：「應下之證，見下無結糞，以爲下之早，或以爲不應下之證，誤投下藥，殊不知承氣本爲逐邪而設，非專爲結糞而設也。必俟其糞結，血液爲熱所搏，變證迭起，是猶養虎遺患，醫之咎也。况多有溏糞失下，但蒸作極臭，如敗醬，或如藕泥，臨死不結者，但得穢惡一去，邪毒從此而消，脈證從此而退，豈徒孜孜糞結而後行哉？」此言超拔非凡，然則吳氏能識諸承氣湯者也。葉氏天士曰：「溫邪上受，首先犯肺。」吳氏鞠通曰：「凡病溫者，始於上焦，在手太陰。」法曰辛涼輕平，方號桑菊銀翹。雖無麻杏甘石之名，而有泛治肺熱之實。苟吾人不求酷論，謂葉氏吳氏能識麻杏甘石湯可也。而吳氏之用白虎，或以化斑，或以解暑，頗具變化之觀。苟吾人不吝譽語，可稱之曰微有仲聖用桂枝之風，然則吳氏亦能識白虎湯者也。由是言之，諸氏皆仲聖之功臣也。

九方中惟葛根湯未得知已，彼垂青於葛根芩連湯之陸公九芝，且勿能道之。陸公選溫病方二十有二首，以葛根芩連爲首選，而獨遺葛根湯，亦不及麻杏石甘湯（本湯反附溫法麻黃湯下）又曲解「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爲溫病。」條爲太陽陽明

合句，曰「太陽病發熱」五字爲句，是太陽，「而渴不惡寒者」六字爲句，卽陽明，不免牽強附會，於是知陸公誤矣。尤公在經以葛根湯主太陽陽明合病，不知葛根芩連湯（卽大論小註所謂一云用後第四方）方是合病之主方，於是知尤公誤矣。柯公韻伯釋太陽溫病條，引麻杏甘石湯爲主方，不知太陽溫病非陽明病，特近陽明，故其所釋乃與陸公所引者相類，總未免似是而非，於是知柯公誤矣。

然而以上所誤猶不甚，獨鞠通曰：「按仲景傷寒論原文，太陽病，但惡熱，不惡寒，而渴者，名曰溫病，桂枝湯主之。」是乃驚人之語！夫能發仲聖之秘，卽使易仲聖之辭，容何傷？今乃不然。以吾觀之，此中有太陽病（原文）有陽明病（但惡熱不惡寒）有太陽溫病（不惡寒而渴者名曰溫病）有太陽中風（桂枝湯主之）鞠通乃悉合之爲一，猶如併牛頭馬脯豬腿羊脚於一器，得毋滑天下之大稽，荒宇宙之大唐。又旣知麻杏甘石湯證爲上焦當清之熱飲，何以反列入下焦篇裏，寒濕門中？鞠通善辯，何以自解？迴視上焦篇第八條所謂「太陰溫病，脈浮大而芤，汗大出，微喘，甚至鼻孔扇」者，顯是急當

救肺，宜麻杏甘石之候，乃偏偏用白虎加入參湯代之。當知脈訖汗出，不至即死，鼻扇肺閉，命乃立傾。故即使應用參米救逆，亦當在喘平鼻定之後，乃萬無可疑者。鞠通當此日暮途窮，竟欲倒行逆施，以此教人，貽害曷窮？於是知鞠通誤矣。至又可明明以傷寒表裏之法，傷寒和下之方，治溫治疫，乃偏曰：「傷寒溫病自是兩途，未有始傷寒而終變爲溫病者。若果溫病，自內達外，何有傳經？若能傳經，卽是傷寒，而非溫病明矣。」於是知又可誤矣。至香巖指南捏造河間溫熱須究三焦，藉抗傷寒之分六經，陸公已揭其非。又曰：「傷寒多有變證，溫熱雖久，在一經不移，以此爲辨。」又曰：「溫邪手經爲病，今世多以足六經主治，故致此。」（此言壞病也。）又曰：「初病手經，不當用足經方。」賅其意，蓋謂傷寒屬足經，溫病屬手經，傷寒之足經以太陽爲首，溫病之手經以太陰爲首。又曰：「再論三焦不得從外解，必至成裏結。裏結於何在？在陽明胃與腸也。」夫胃旣爲足陽明，何得曰傳手不傳足？三焦旣能傳胃，何得日久在一經不移？於是知香巖誤矣。（參考謝著溫病論衡）由是觀之，諸家所言，皆未能盡合仲聖意也。

今更捨人而論方，麻桂二湯擁龐大之美，名人皆知其爲傷寒中風之主人。實則僅有少數傷寒家與之交納，一般溫熱者流恆敬而遠之，故其名彌彰，而其實彌亡。麻杏甘石湯因得葉吳等向平淡方面發揮，故其名愈湮，而其用反宏。白虎承氣諸湯，坐不改姓，行不易名，溫熱家莫奈之何。雖或加養陰之品，以資點綴，徒見其掩盜而已。葛根芩連湯得陸公爲知己，堪慰生平。所嘆者，葛根一湯，在傷寒論中，不埋於形，而埋於神，千古萬人讀傷寒論者，不盲於睛，而盲於心。推原其故，有可得而言者：本湯證爲期至暫，因其化熱至速，瞬入陽明，病家延醫稍緩，醫者即不及見，非若麻黃湯證竟有延至一月之久者，此其一。仲聖述此，出之以隱筆，後人讀此，依然用大意，此其二。成氏無已，首註大論，功次叔和，其註太陽溫病條曰：「發熱而渴，不惡寒者，陽明也。」自此一「也」，竟誤盡仲聖奧旨，引起無底紛爭。使當日成氏添用一字，作「近陽明也」，方毫釐不失，千里無差乎，此其三。有此三因，竟使葛根湯之治太陽溫病，莫明於世。噫！

上表九方，範圍本小，以六經言，不過三之一，以一百一十三方言，不及十之一。設以

傷寒諸方爲一大圈子，則此九方者不過大圈子中之一小圈子耳。不意在此小圈子中，任爾傷寒鴻儒，任爾溫熱大家，孰爲五十步，孰爲百步，悉已如繪如畫，莫能遁形，異哉！傷寒家尊其師承，篤其禮貌，我無間言。獨彼溫熱家者，每傲然自得，曰：我能跳出傷寒圈子。嗚呼！天下之人非盡盲者，孰能信之？邵子餐芝曰：彼謂能跳出傷寒圈子者，將折足傷脛也。我則曰：遑論不折足傷脛，任伊添千翅百翼，又安能越雷池一步哉？陸士諤先生曰：『余方求跳入傷寒圈子而未得，』是又豈滑稽之言哉？

溫病別於傷寒之說，不始於葉吳，前乎葉吳者多家，說解不一，誠如陸公所謂如弈棋然，直無一局之同者，但以葉吳爲甚。今日一般市醫之佼佼者，又每以葉吳爲宗，故我卽以葉吳之說爲討論之對象。我今以細密之眼光，分析葉吳之學說，不外陽襲溫病之名，陰統陽明之實，杜撰濕溫之論。（彼輩所謂濕溫，非古醫家所謂濕溫）擷取少陽之華，（說詳本書第二集）如是而已。是故今日之醫，遇白虎承氣證，指是溫病，無論矣。遇麻杏甘石葛根芩連等肺熱血熱之證，亦曰溫病。遇葛根湯證，雖不識，同曰溫病。遇桂枝

湯證，猶曰溫病。（見溫病條辨）遇麻黃湯證，心知其爲傷寒，無可說矣，却曰：不久卽成溫病。果也，病旣不解於輕劑，而已於太陽，遂逐漸化熱，轉入陽明，而成彼之所謂溫病。於是凡入之病皆是溫病，不是傷寒。庸工盟盟，人云亦云，不禁居常嘆曰：「當今之世，何溫病之多，而傷寒之少也？」不知彼之所謂溫病，正仲聖所謂傷寒耳！我今退一步言，使彼能用驗方，一一愈之，卽呼之爲火病、疫病，容何傷？奈何一律豆豉豆卷、桑葉菊花，但知計日用藥，不審辨證，疎方，毋怪譫語神昏，「逆傳心包」，以至於死，可哀也已！夫病家之病一也，溫熱派之醫至，曰：此溫病也。傷寒家之醫至，曰：此傷寒也。病家矇矇，莫知道從。不知傷寒爲雅士之稱，溫熱乃田舍之號。傷寒爲仲聖之大論，溫熱乃後賢之附驥。然則後者何如前者美？捨溫熱而從傷寒可矣！

雖然，傷寒論六經之說亦安得無小疵？依傷寒論六經提綱，「太陽之爲病，脈浮，頭項強痛而惡寒」，桂枝麻黃葛根三湯得分據之。「陽明之爲病，胃家實是也」，白虎承氣諸湯得分據之。若夫葛根、芩、連、遂無所依附，不得已目之爲太陽陽明合病。至麻杏甘

石湯所主，既爲肺家實，不關胃家事，不能附於陽明，又以不頭項強痛，甚不惡寒，不能附於太陽。其被擯於二經之外，彰彰明甚，更無論於少陽三陰矣。况條文僅存其二，若去其疑似，將僅存其一。毋怪後賢少有用意及之，是誠一絕大罅漏之處。彼葉氏天士聰明絕頂，得此遺寶，驚喜若狂。乃曰：「溫邪上受，首先犯肺。」卽以此爲新溫熱病之總綱。然則與人以隙，使人易乘者，又寧非六經說之小疵也耶？惟小疵含於大純，小疵將絕，不損於大純。

抑學者當知，水至清則無魚，人至明則無朋。學至精則無書可讀，理至澈則大智若愚。格致不已，則返爲老子之無爲。心存無爲，則經方實驗錄將自毀。自毀陋籍，了不足惜。惟念此又非愛吾勵吾者之所期。無已，姑止吾格醫之言，而作本卷之結論曰：

傷寒溫熱之爭辨，至有清一代爲最烈，傷寒家之斥溫熱，猶嚴父之逐劣子，認爲不屑教誨。溫熱家之排傷寒，如蠻族之抗敵國，指爲不共戴天。竊意則殊不爾，夫傷寒溫熱同屬中醫，一則陳義較高，範圍較廣，一則述理稍淺，範圍稍小，其淺者小者悉從高者廣

者化出。故我不惜筆墨，悉指出其真憑實據，使無遁辭，又表彰其片長隻善，俾有足錄。一言以蔽之，我將融溫熱於傷寒之中，而不拒溫熱於傷寒之外。此乃余數年來私人整理中醫學術之原則，亦即吾一家學說之鮮明旗幟也！

夫中醫之在今日，危岌極矣。外有西醫之侵，內有寒溫之爭，中難得民衆之信賴，上未獲政府之優視。正似山雨欲來，疾風將起。憂時之士，早效杞人。然佐景不敏，頗具自信之力。信吾此旗幟一出，定可息狂風，止暴雨，而永永飄揚於光天化日之下者也！

曹穎甫曰 豐城之劍，埋光氣於塵沙，荆山之璞，被猜嫌於燕石。傷寒溫病之聚訟，惟有歷年，非經剖析，分明貫通融會，不惟仲師立方之功不能大白，而又無以箝溫熱家之口，使不敢抗衡於先聖。無怪近代庸工讀仲聖之書，陽尊之而陰棄之也。佐景此論實能發仲聖之藏，使用古方者不迷於駢枝邪說，夫而後可以治傷寒，可以治溫病，而泛應曲當，可以免聚訟矣。

經方實驗錄第一集上卷終

江陰曹穎甫先生著

「傷寒發微」「金匱發微」特價通告

先生爲海內耆宿，詩文書畫，名重當代，醫術宗法張長沙，歷任上海中醫專門學校等教務主任，門牆桃李，徧及海內，先生以長沙傷寒論一書，實爲千古治病準繩，嘗以數十年研究醫學之心得，及歷來治病之經驗，闡發其精義，成傷寒發微一書，刊行以來，學者爭先購訂，現擬再版，先生於金匱一書，亦爲一生用力之所在，蓋金匱與傷寒相表裏，其中若瘧濕喝篇，嘔吐噦下利篇，多與傷寒論所載大同小異，學者所當借爲參證者也，惟其書傳寫訛謬，不減傷寒，而同證異治與異證獨治之方，尤多於傷寒，故治金匱者，自徐尤外，頗鮮傳人，先生旣於傷寒貢獻其一生之心得矣，故復以注釋傷寒之法，注釋金匱，訂其錯誤，發其精蘊，並於各條下附以歷年治驗，以昭大信，而使學者有所依據，夫傷寒金匱皆爲研習醫學者所必讀之書，惟書微奧深蘊，學者粹難吸其精髓，今先生爲誅茅斬荆，指示塗轍，導引入勝，故無論初學及已在社會行醫者，案頭置此二書，則研究參證，洵有左右逢源之樂矣。

優待

傷寒發微

定價四元優待價二元四角(加掛號寄費一角三分) (中裝四冊)

金匱發微

定價三元優待價二元(加掛號費一角三分) (洋裝一冊)

目

兩書合購

同時合買兩書者共收四元(加寄費一角五分半) (均不備樣本)

總發行所 上海小西門外江陰街三二三號曹穎甫醫寓

(函購者請聲明由本錄介紹)